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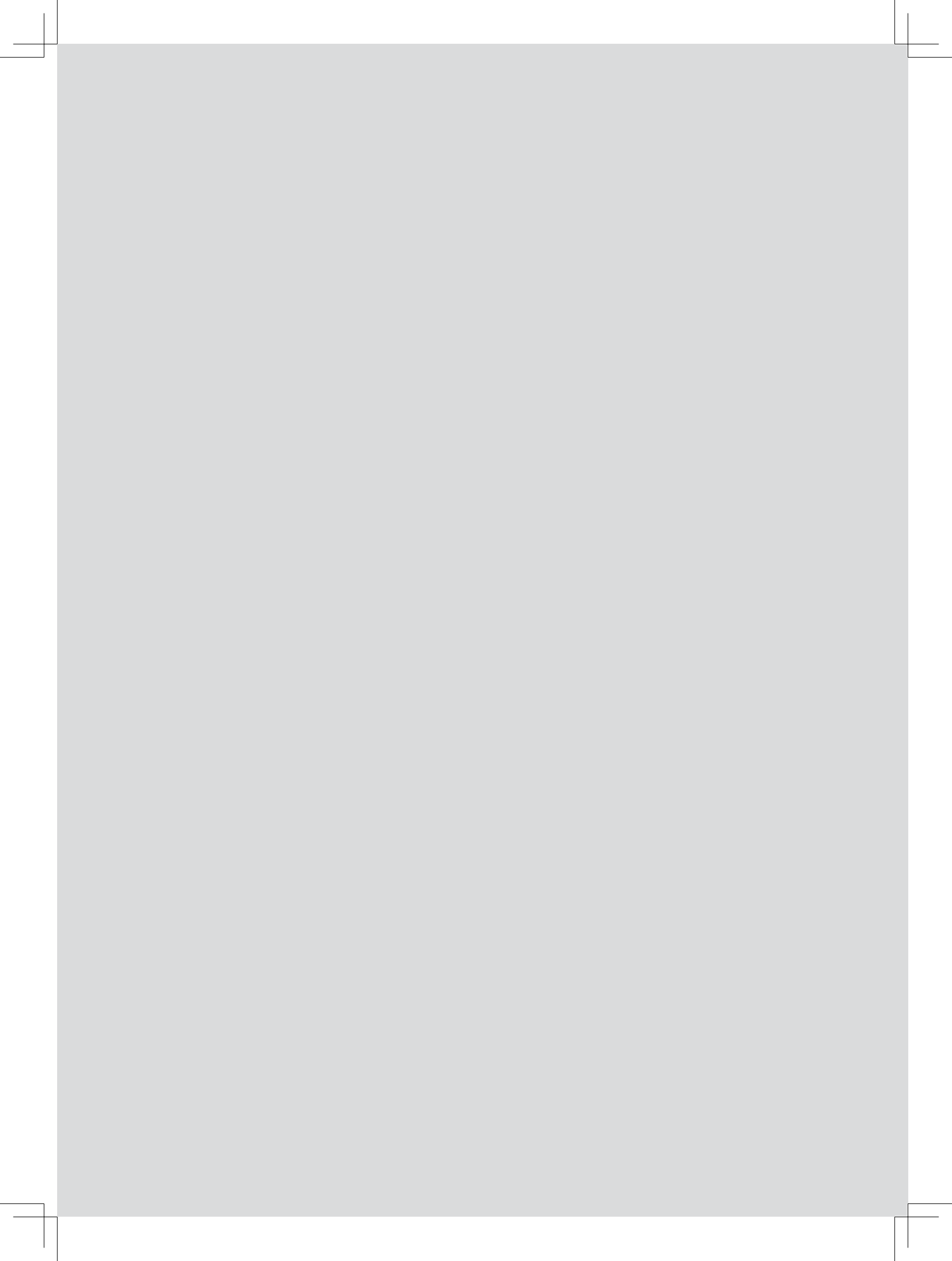
〔憲問第十四〕

徐醒民先生 主講

論語講要講記

雪明講習堂 印行





憲問第十四

目錄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一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七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一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	一七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	三一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四一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五一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	五三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五七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六五

目錄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六九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	七一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七七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八五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八九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	九三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九七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	一〇三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一〇五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一〇九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	一一三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一一九

目錄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一二一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一二五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	一二九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一三三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一三七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	一四一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一四九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一五三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一五七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一六一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一七一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	一七五

目錄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	一七九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	一八五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一九一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	一九五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	一九九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二〇九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二一三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	二一七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	二二五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	二三一

論語講要講記 憲問第十四

徐醒民先生 主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請看《講要》五五九頁，〈憲問〉這一篇，開頭一章就是憲問恥，所以這一頁的題目就叫〈憲問〉。這一章有兩段，第一段講恥，第二段講仁。「憲問」，憲就是原憲，在《上論》〈雍也〉篇裏面，「原憲為之宰」，那裏原憲就是這裏憲問的憲。憲就是原憲的名，他姓原，原就是原來、原本的那個原，號子思，原子思。他來問孔子，「問恥」。學《論語》在稱謂方面，或是講稱呼方面，我們也要了解。我們稱呼朋友，不能直接叫朋友的名，要叫朋友的字或者號，對於長者更不能直呼其名。但是對於長者，自己不能稱呼字，對長者，比如說我對家裏的長者，我對社會上的善知識，他的年歲、他的道德比我長，我對他稱呼自己，不能講我，也不能拿我的

字號稱呼自己，要拿我的名對長者稱呼自己，稱呼自己名。這裏原憲，憲是他的名，他對孔子稱自己的名。他問恥，孔子答復他。

「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這個文法我們也要了解。古人注解，有的把，邦有道，穀，恥。邦無道，穀，也是恥。宋朝朱子就是這個注解法，他說「邦有道，穀」，你在有道的國家作官，穀就是俸祿，你拿了俸祿，沒有什麼作為，那就是恥辱。邦無道，這個國家沒有道的時候，你拿這薪水，幫助國君作無道的事情，也是恥辱。這個講法跟我們真正研究這個文法，固然可以講得通，但是不是把孔子的原意講出來，很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雪公老師，過去是選擇這一種講法：「邦有道，穀。」在這裏就是斷句。國家有道，你在這國家作官，幫助國家辦事，穀，你拿這個俸祿，就等於現在作公務員。你在公家機關作公務員，你把公務的事情辦好，拿到適當的薪水，這是應該的，這個沒有什麼好恥的；作公務員拿正當的薪水，這有什麼恥呢？所以在古時講，邦有道，你在有道的國家，你幫國君來辦事，你拿這個俸祿是該拿的。穀，

就是拿的俸祿，這裏就是句點，俸祿你應當拿的。下面，邦無道，這國家沒有道，無道之君，你也去作事情，這怎麼呢？既是國家無道，你所辦的事情，無非是迎合那個無道之君的所好，那個無道之君不是叫你，替全國人謀求長遠的利益，他是叫你替他個人辦事情。替他個人辦事，無非是把民間的財富搜括過來，自己在享受；或者鞏固自己的權位。你幫這種無道之君來辦事情，你拿俸祿，這個俸祿都是來自民間的完糧納稅，你拿了民間的這些財力，幫無道的國君，在無道國家作些無道的事情，拿了俸祿這是恥辱。這樣講合乎道理，合乎這一章的文法。明明上面講，邦有道，穀，那是一段，邦無道，穀，這才是恥，所以這樣講好。

雪廬老人過去講到這一章的時候，他教我們遇到這些事情，我們對於文章的章法，也要下點工夫來研究。他老人家曾經舉例子，比如說，唐朝人作詩，往往作了詩，覺得這個當中有一兩個字要改，想了一兩年的時候，往往有的。他下這個工夫不是隨便的，這一個字想好了，那就是非常重要了，詩眼就在這裏。學文章也是這樣，文章往往那一個字，或者這一節，要分得清清楚楚。古人作詩、作文，如果說，

作的這一首詩，或者這篇文章，人家把它指出那個字不對，他這篇文章寧願不要，有這樣的講究。這章書，我們就照這個講法來學習。

後面這一段，「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這一段在《皇侃疏》，以及後來《邢昺疏》，清朝劉寶楠的《論語正義》，都把這一段跟前面那一段併為一章。併為一章就是兩個要點：一個是問恥，一個是問仁。他們雖然有這主張，也不是沒有根據，根據什麼呢？司馬遷寫的《史記》裏面，提到原憲，他就講，這兩段，在克、伐、怨、欲不行焉，上面加上了子思曰三個字，子思就是原憲的字號。在司馬遷的話，他引用《論語》有這三個字，這樣看就很明顯，跟前面是合為一章。

現在就講了，「克、伐、怨、欲。」克是什麼呢，在這裏講克就是不要好勝過人家，拿自己的長處來跟人家比，認為自己勝過人家，這叫克。所以古人注解，這叫好勝，我們一個人不要好勝。伐，這就是顏淵所講的，無伐善，伐善就是自己說出自己的好處，自己有什麼比人高明的地方，自己到處宣揚自己，這叫伐善。怨，

怨是不要跟人家結怨，我們在世間對於一切人不要有怨恨心。為什麼不要怨恨心呢，人與人之間互相見面，都是緣分，既是有緣分見面了，我們不應該怨恨任何人，是好人是壞人，對我好或是不好，我們都不要怨恨人家。欲是貪欲，貪欲更要不得，怨、欲在佛法裏面都是煩惱。克、伐、怨、欲「不行」，都不要讓克、伐、怨、欲用出來。「可以為仁矣」，這可不可以算仁呢？孔子說，難能，能夠克、伐、怨、欲不行，這是難能可貴，但是「仁則吾不知也」，是不是仁，孔子說，不知。那意思就是說，還不能算是仁。仁是什麼，更有作為的。你克、伐、怨、欲，是自己脩養自己；仁的時候，不但脩養自己，還要作很多有利於人的事情，那才是仁。所以孔子講，不知也。雖是不知也，但是這幾個，克、伐、怨、欲不行，都是好，我們就要學著克、伐、怨、欲不行，脩養自己的品德非常重要。品德脩養好了，一步一步的學仁就快了。

論語講要講記【憲問第十四】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請各位找出《論語講要》五百六十一頁，士是古時候士、農、工、商，四種身分，這是士。士在四民之中第一位，他是指讀書人；農人、學農的，他是在農業上從事農業生產；工，從事工業方面的事業；商，去作生意；士就是讀書人，讀書讀好了以後，他的事業就是從事政治，他從事政治，跟我們現在所講的政治，不是完全相同的。我們現在講政治，當然也是為了治國；在孔夫子那個時候從事政治，純粹為全國民眾來辦事情，不是為自己辦事，沒有自私自利的意思。為什麼沒有自私自利呢？這個必得講到脩道才了解。不講脩道的話，我們這樣說，人家就問了，我們從事政治，自己絲毫不為自己，那究竟為什麼呢？在邏輯上難以答復現代人的疑問。因為現在的政治，無論國內、國外，那一個國家，完全不為自己，找不到。但是古時候，我們學政治，是學道作功德。學道是學什麼呢？都是要學作聖人。孔子的學術，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堯舜都是聖人，三代就是夏、商、周，這些開國的君主都是聖人。聖人他的生老病死這些問題都解決了，他到世間純粹來教化一般

人，從自己的國家擴充到天下人。教天下人學聖賢，就是要解決人人不能解決的生老病死問題。所以孔夫子講，教這些學生讀書就是要學聖人，學聖人學成功了，在世間教化眾生。你在學的時候，怎麼樣才能成為聖人呢？在學的時候就要作功德，就要把自私自利的心，完全放棄掉，就是要捨己為人，不能像一般人一樣，損人利己。在學的時候就要捨己為人，這樣才能學成聖人。不知道這個道理的話，人家就問，辦政治怎麼能夠一點私心都沒有呢？你要從脩道這一方面來講，那就通了。所以孔夫子講的政治學，跟我們現在各國講的政黨政治，這個政治學迥然不同。

這個道理我們明瞭了之後，孔子就講這章書，「士而懷居」，一個讀書人將來要從事政治的話，就是要學聖人；你懷居，懷就是心裏想的，居是代表他只想到自己的衣食住行，生活育樂一切的條件，只想到這個，這裏就拿居字作代表，一個讀書人心裏想的，就是找到自己找到一個好的地方，或是建築很理想的一個住家房屋，在那安居。這樣的一個讀書人，「不足以為士矣」，不足，這是講不完全符合一個讀書人了。要足以為士的話，懷居就不需要。為什麼呢？你讀書心裏就想著，將來要從

事政治，從事政治是幫助國君，你的心就要照顧全國的民眾；你要是到天子朝廷裏面，幫助天子治天下的話，心就要放開，要照顧天下人，那就不能只想到自己的安居。所以要是只想到自己安居——這當中包括有其他的生活條件，只是拿這個居作代表——只求自己的生活一切都安然，那你就不足以成為一個士人。所以這兩句話，從學道這個理上面來解釋的話，就看出了我們固有的文化，就是這樣的。

拿這一個準則來看後代、尤其是現代，你想想看，現代的政治，它講的是那個意思。雖然現在人所講的，跟孔夫子所講的不一樣；但是我們學《論語》，是學聖人，天下任何一個國家，都不這樣的話，我們就不能跟天下人學，要跟孔夫子學。我們有機會從事政治的話，我們就這樣辦。這樣辦，各位也許要問：你這樣辦，競選的話，未必能選得上。選得上、選不上，我自己心裏輕鬆自在，選上更好；選不上，自己無得無失，沒有得失，心裏就輕鬆。不管怎麼，自己還是在脩道，沒有把這個道放棄掉。這是我們學道的人，應該這樣的學。過去雪公講這一章的時候，他就提醒我們可以這樣辨別。作一個讀書人，不管你是在那一界工作，都要讀書，不

像古時候讀書專門指的士人。現在你學農、學工、學商都是讀書，雖然是農、工、商、法、學醫，你都要讀書，將來作的事業不同，但是大家共同都是要學道。儒家講學道跟佛家學佛是一樣的，一個意思。佛家要成佛，儒家要成聖人，意思一樣，我們共同的目標就是要學聖人。

雪廬老人跟我們講，一個讀書人眼睛不要只看為自己營利，不要講功利。要講什麼呢？要講道義。你不管作那一行業，作生意將本求利，這是應該的，但是不能拿不正當的方法，來求取暴利，不能夠那麼作的。跟現代、特別是西方，他們講功利，他講他們的，我們講道義。孟子講仁義，孟子對梁惠王講。梁惠王見到他的時候說，你老人家這麼遠路到我們的國家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對我們這個國有什麼利益呢？有帶來什麼利益嗎，孟子就說：「王何必曰利」。孟子那個時候，是一個普通的讀書人，他就直接了當的跟梁惠王講，你何必講利。不講利，講什麼呢？接著就說了，「亦有仁義而已矣」，要講究仁義，學道要成聖人的話，就是要講仁義。我們今日之下，不管那一界的，從事農業、工業、商業、學法的、學醫的，都要講

仁義，講仁義就是學道，你從事那個行業，就藉著那個行業來脩道。所以我們這一章是不要講功利。

這章書這樣的研究，就跟研究佛經一樣，這樣我們在世間作那個行業的話，我們都是學道，我們對於任何一個人，都有好處，你的仁心道義都是為他們好。從事農業生產的，他決不敢把農藥灑在農作物上面，他不敢在農藥還沒有消失時，他就採收。他必定按照一定的時候——現在不用農藥是不行的，除非特別的有機生產，那是可以，不是有機生產一般都是使用農藥——使用農藥照規定的話，必得等到農藥消失掉了，他才採收拿到市場賣給消費者，你有仁義之心的話，才這麼作。沒有仁義之心，那管他，他吃了就吃了，那不管了，那就害人了。工業也是如此，你工廠裏面機器的一個小螺絲釘沒有作好，用在汽車上面、飛機上面，用在其他各種機械上面，一使用就發生問題。你是個學道的人，你有一顆仁心在那裏，你就要求你工廠裏的員工，作任何一個零件，都要檢查得實實在在的，檢查得沒有一點缺點，它才能夠出廠，這都是仁心。

所以我們讀了這章書，了解孔子講這個士，士就是要將來辦政治有利天下人，來作功德，才能學成聖人。學成聖人以後怎麼樣呢？學成聖人以後到世間來，還是這麼作。聖人到世間來，永久在世間，一方面教育世間人學聖，一方面替世間人辦那些必須辦的事情。夏禹王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三次經過自己家門，都沒有時間跑到家裏看一看，為天下人來治水，他不是自私的。從堯舜禹湯辦公的地方，古時叫天子的皇宮，後來的天子皇宮那不得了，建築得在人世間是最美好的一個宮殿；堯舜的宮殿，是土建的臺階；孔子講，禹王，卑宮室，他的宮室很卑下，這都是這裏講，士而懷居，就是根據古代那些聖人，別說自己居住的地方，就是宮殿、辦公的地方，他都不講究。所以中國講的聖人，成了聖人以後，永久、生生世世到人世間來，作的事情都是不要自己懷居，完全來教育天下人，為天下人辦事情，這是我們講固有的文化。現在人一提到固有文化，就說中國文化講的不合乎現在的自由民主。你拿孔子講的政治學聖人，跟現代的政治學一對照看看，固有的政治學，那一樁不好？必須有這個認識，我們學《論語》的人，學道的人，自己才有堅定的信心，不要跟現代人來學，我們要跟孔子學。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請看五百六十二頁，「危」字，在古人注解，這個危字有三個講法，一個是當很高那個高的意思講；一個是當厲字講，厲是很厲害；一個是當正字講；三個意義，這三個意義按照字來講都可以講得通。《說文解字》裏面講，這個危字，你看上面是個人字，中間這一橫一撇代表地上很深的一個厓，下面是個卩字，表示要有所節制。一個人跑到很危的地方，你看中間那個一橫，橫到前面來，後面一撇，下面代表是空的；比如說，你跑到山上，遇到一個懸崖，懸崖下面是空的，你站在懸崖上，心裏想一想，要好好的節制，在這上面不能夠亂動，這叫危。所以危當高字講，人在很高的地方，心裏有所畏懼。另外當厲字講，厲就是很厲害，厲害就是說，在這個高的地方，一有厲的話，他就感覺心裏有危機，覺得這地方很厲的，厲接著就有害處，他心裏覺得這地方很厲害。再講正字，在這樣一個地點，心裏要正，身體要正，稍微有偏的話，恐怕就要掉下來，所以有三個意義，雪廬老人說當正字講好，這裏這些危字都當正字講。

孔子說，「邦有道」，國家有道的時候，是君主他懂得道理，是有道之君，他來辦政治是為政以德，他這個政治是不能離開道德，這樣的君主來治國，這個國，邦就是國，就有道。在這樣的有道之國裏面，「危言，危行。」言語要正，說話要正，正當當，佛法裏面有正言，正當的言語。那什麼是不正當的言語，總原則來講，凡是引起別人煩惱，或有害於人的這些言語，說出來教人家學壞了都是。佛法裏面講言語，口業很多，不造口業的話，那就不要說些什麼呢：兩舌，撥弄是非；綺語，說那些話人家聽起來很歡喜，結果人家聽了之後學壞了；惡口，說出話來，就叫人家受不了，惡，口業是惡的，罵人的話。這言語很多，講那些違背道理的話，講些是是非非的話，那都不是正言；甚至於讚歎人家吃海鮮去，讚歎人家打獵去，這教人家殺害眾生，這都不是正言。所以在這裏講正言，不必講得那麼多，就是對於社會人羣，都能夠安定人心的這個言語，才是正言。凡是言語說出來，叫人家起煩惱的話，都不是正言。比如說，在古時候，國家有道的時候，應該建議辦政治的，建議國君作那些事情，這都是正言，可以說，叫危言。因為在有道的國家，君主有道，你的言語說出來，君主他能夠接受。一般人聽到你這個正言，他也歡喜接受，教他

學好，要講究信用，講忠信，這都是正言，不要欺騙人家，這都是正言。行，危行，自己作事情、行為也要正，這是有道。

「邦無道」，這個國家沒有道，就是國君沒有道，在這樣的一個國家。「危行」，行為還是要端正，這個國家雖然是無道，君主也沒有道，在無道之君之下的一般人，多半都是搶奪、偷盜，說話不講究信用，欺騙人家，詐騙，這都是一般人的行為。但是你是一個讀書人，你是學道的人，你不能看大家都無道，我們的行為也跟大家一樣，也沒關係了，那可不行，自己行為還是要正。就算全國人都互相詐騙的話，你這個學道的人，你也不能跟他學，你行為還是要端正。你懂得因果，國家無道的时候，不講究這個，但是因果放不了人，違背因果的話，自己將來還要受報，這個道理要懂得。所以危行，行還是要端正，但是「言孫」，這個孫讀遜，謙遜，孫當順字講，順，一般人在說話方面，不要跟他起衝突。但是這個順字，也不是同流合污，人家說詐騙，大家都詐騙，不妨自己不守信用也可以，你贊成，不是的，不是這個順法子，你不要跟他起衝突就是。他的行為要詐騙人家，你不贊成就好了，也

不要表示出來，也不要勸告他，你一勸告這些黑道人物，你告訴他，你不能這樣作，這樣作的時候，害了人，你自己將來變畜生，要墮地獄，這樣講那你馬上災難就來了。這個言孫，是指不要跟他起衝突，這種人你跟他勸也勸不過來，婉轉的跟他講就可以了。所以在無道的時候，危行，言孫，不要得罪這些小人；小人一得罪他，馬上就有災難，所以言語要孫。

這是孔夫子教我們，一個讀書人要學，一方面你要教化世間，一方面自己要保護自己。自己在無道的國家裏面，自己不能保護自己，那個書讀得有什麼用。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現在請看五六二頁這一章，這裏「有言」，古人注解說：有德的人有這個言，這個言是好的言語，叫作善言。孔子講，有德者必定有好的言語，所謂好的言語是教人學善，這叫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說的言語說得很好，不見得都是有德的人，這是一段。後面一段，「仁者必有勇」，他是個仁人，必然有道德的勇氣，必然有勇。「勇者」，作事很勇敢，「不必有仁」，不盡然他是個仁者，這是經文的意思。

什麼叫作有德？什麼是仁者？這個要從《上論》，孔子講的：「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這章經文，雪廬老人曾經作了兩張講表，把它分析得非常詳盡。這兩張講表大意就把道、就是講的本性，我們人人都有本性。成佛、成就聖人就是把我們自己本性開發出來，這就成就了。「志於道」，一開始學的時候，志向就定在道上面，這個道就是要證到自己本性，這個「道」是靜態的，佛法講如如不動的；那麼要起作用了，那就要動，我們普通人一動就是迷住了，一動的話對於這個道、

對於本性就不認得了，那就談不上這個「德」。

我們學聖人就是要知道這個道是靜態的、如如不動的。要在世間辦事、要教育、要作任何事情，要起作用，從道起來的時候，叫作惠。惠這個字，現在這個德左邊雙人邊，右邊上面是個十字，中間那個四不是四，是目、眼目，目字下面有一橫——楷書是一橫，篆字先是一直，然後彎過來，那個字是古體字，叫隱字，隱藏的意思——十目所視，十個人的眼睛所看的，隱藏不起來了。下面那個心字，心裏想著：我有任何私心，就如同有十個人在那看住，我隱藏不起來。有這個心裏，他就不敢損人利己了，甚至於心裏一動私念頭，也不敢動了。現在用不要雙人邊，專門右邊這個字，這是古體惠字，古體道德的德字就是這個字，後來再加上一個雙人邊，這就是現在的德字。這個惠字是合兩個字來講，直心。這個直心指的什麼？真如本性起來的時候、動的時候，心沒有變化，直接從本性起來的，沒有變壞。起來不是直心的話，動的時候就是《起信論》裏所講，「一念不覺起了無明」，無明起來就不認得自己的道，不認識自己的本性，那個德，不是明德。《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明德就是這個直心，沒有起變化的、沒有迷惑的，那就是惠；起了變化、迷了之後，那個德不是明德、那是昏德。比如說現在講求發明，沒有德、沒有智慧，他發明不了。即使他發明任何成品出來，要享有智慧財產權，想著自己可以得利，這是昏德；明德，他絕對不要智慧財產權。古人著作那些書公開的，誰印都可以，他自己印的書，也不賣錢，那才是明德。這個道德，道不容易了解，德也不容易了解。普通講這個德，一般人不學，你叫他完全捨棄私心，不要有智慧財產權，他辦不到，所以必得要懂得這個道理，不必人家要求。能夠自己寫的書也好，工業上任何研究一個新的產品出來也好，都可以公開，那才是德。

這個德不容易了解，再次一等講「仁」。仁這個字，左邊人字邊，右邊是二字，兩個人很接近，彼此互相關照，就如同兩個竹片子，或是木片子，一片比較薄，兩片加起來就厚了。比如說，竹字頭兩片竹子、下面二，兩片竹子加在一起，叫天竺的竺，那講厚字，兩片竹子加在一起是厚了，比一片要厚，拿這個來解釋仁字，兩個人的意見非常密切，互相關照，互相同情，這叫厚道。拿這個道理對待一切人，

就是以厚道待人，拿這個來辦政治，就是仁政。作醫師的，拿這個給人家治病，就是仁心仁術，就是有仁德的醫師；其他各行各業都是如此，就是仁。道德仁藝，第四個字是「藝」字，藝是各種藝術、技能。我們固有文化，四個字連在一起講，這個教育連在一起講，由這個道德仁，尤其以這個仁為中心來指導這個藝。藝、各種藝術，包括技能、工藝品、工業上面各種生產的事業；藝術方面，畫畫也好、寫字也好、音樂也好，這都是藝，由仁來指導的話，這種藝術就可以教人家從藝術上面，一步一步的學仁、學德、學道，成就聖人。

如果沒這個道德仁作根本，沒有那個指導的話，只講藝術，那就完全為自己謀利，對於天下人有什麼好處呢？好處雖有，但是副作用很多。講經濟學，現在的經濟學家，你促進經濟繁榮，你多消費，才有多生產，多生產的話，經濟才能夠繁榮。但是你現在看看，多消費、多生產；現在這個生產跟古時候不一樣，能源要多少，大工廠裏面，不管是那一類的工廠，一發動操作的時候，那個能源要多少，這個地球總共算起來有多少能源；你照這樣子發展下去，盡量鼓勵下去的話，總有一天地

下那個油料總有完的時候。這樣說起來，還是古時候，我們固有文化好，講勤勞節儉，這就是合乎仁。講那樣大量的生產，大量的享受，造成地下的能源有一天耗竭，就在這個時候，空氣污染，天上的臭氧層也破壞了，地球也逐漸逐漸暖化了，這都是副作用，很多。所以純粹講藝，不講道德仁，那些反作用就有那麼多。

這些道理不是一般人能明瞭，所以孔夫子講，「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你叫所有的人、天下人都能了解這個道理，那到幾時才能夠辦得到。你不如國家在政治方面、教育方面，制定那些政策，教人家從行為上面去學習，那才有效，這是知與行這方面，孔子講：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教人家，從行上面去學。你要從知上面去學的話，那好了，過去我們雪公老師，他的醫術很高明，他就舉例子，你要把這個病人治好，你先開藥讓病人吃藥，那個病人如果說，我不先吃這個藥，你把為什麼吃這個藥？這個藥性是怎麼樣的？它針對我這個病，我這個病是怎麼發生的？好了，你這樣分析分析，他完全懂了；病人早就完了，那就是說，你要治好病人，你先讓他吃藥。病理、藥理，慢慢講，他有興趣慢慢教他；沒有興趣，把病

治好就好了，就沒事了，這是中國學術注重行這方面。這裏講的，指一般古人注解，德與仁沒有分清楚。

「有德必有言」，有德的人，那個德是性德，成就聖人了一定都是性德，他不是昏德。我們普通人還沒到聖人程度，我們的德是昏德，但是只要我們有興趣，有志願來學聖人，我一開始走上正確路的時候，我就要把這個德的意思明白，然後我們在世間作任何事情，開始就要要求跟這個仁相合，一但跟仁相合了，自然的，每一件事情都合乎這個性德。有這個性德的人，必有言，聖人到世間講的一切話，沒有反作用，都是教人有好處，沒有妄語的。成佛也是這樣，釋迦牟尼佛在《法華經》裏面講，我的言語都是如實語、真實語，沒有一句是妄語。孔夫子說話，那一句是妄語呢，都是真實語，真實語就是從性德起來的。有言就是這個言，聖人每一句話都是教人學善的、學好的，最高的目的就是教學作聖人。所以這樣有德的人，必然有善言。在《書經》裏面叫作常言，常言是善言。

「有言者不必有德」，這就是一般人。一般人他的性德還沒有發現，他也有志

願來學聖人的言語，但是這個言語他說是說了，他本身能夠作得到嗎？未必，為什麼呢？他學的程度還淺，性德還沒有完全出來，或者學了一點點，有時候我們普通人都是迷惑顛倒，偶然他的性德一出現了，沒有好久，被昏德又蓋起來，為什麼昏呢？利令智昏。我們一個人不是這一生才是人，我們多生多世，有時候到人道來，有時在畜生道裏，有時也在天上，有時在地獄，在六道裏來回輪迴生死，你講有個開始，實際上沒有開始，我們自己迷惑不知道，叫作無始。無始以來，我們就在六道裏面輪迴生死，每一次生死痛苦得不得了，這個我們都忘記了。現在有心思來學道，學道還沒到那個程度，學聖人的言語，學一般有仁心的這個言語，會講；但是自己這個行為、這個德，有時候還跟不上聖人言語，所以有言者不必有德，這不是很清楚嗎？在學的時候，還沒有學到家就是這樣。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仁，就是講厚道，對待一切人都要同情人家，看見人家有災難，我們就是設身處地替災民來想一想。我們同情人家，有能力，我們盡量救人家，能力沒有，財力不足以來救濟那麼多人，我們量力而為；甚至於自

己一點財力都拿不出來，我們學佛的人都作早晚課，遇見那些受災的人，我們替他迴向，這也是盡到我們的心，我們這個仁心也能用得出來。所以一個仁者必然有勇，仁者要作一些事情。有一些人他有勇氣作事情，作得很積極，不必有仁。仁者必有勇，過去雪公講的時候，在歷史上像文天祥，類似文天祥這個歷史上的人物很多，他的心裏就是仁，人家逼他投降，你不投降就有殺身的患難，但是文天祥說：殺身可以，要投降他是決不幹的，他的心裏只有仁，殺身之禍，眼睛看都不看，心裏想都不想，這就是仁者必有勇。不像文天祥這樣的，其他的，在世間實行仁政，作些事情，雖然不像文天祥那樣的壯烈，他作一切世間有利於人的事情，他有勇氣，只看到這個事情對人有好處，他勇敢去作，至於這個作的事情，對他自己是有害或是什麼，他自己不考慮，這是勇氣在這裏。他作的事情，甚至於很多人不諒解，還是照樣有勇氣去作，「民可使由之」，你作出事情，讓老百姓跟著作，「不可使知之」，老百姓他不知道、不諒解，他還勇敢的去作，這是仁者。不是仁者就不是這樣了，不是仁者，他是勇者的話，處處考慮到自己，像這樣他不必有仁。

再比這個境界高的人，他有心想作一些合乎仁義的事情，對人有好處，但是在這裏，為什麼「不必有仁」呢？仁這個字，不那麼容易的。孔夫子教那麼多的學生，學生問孔夫子，仁怎麼樣學？孔夫子答復他們都不相同的，只有答復顏回：「克己復禮為仁」，克服自己的那種私心、欲望。復禮，禮就是教人家守規矩，心裏不亂。心裏不亂才有定工夫，才有智慧，所以教顏回以克己復禮。禮是我們學聖人，聖人學成功了，他到世間來，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是合乎禮。孔夫子講他自己，「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到七十歲，聖人成功了，爐火純青，他還是不踰矩，矩就是禮的規矩。要這個矩幹什麼呢？規矩就是辦事不亂，待人接物守住禮就不會亂：自己在家裏辦任何事情，家務事情也好，在外面，業務上面、工作方面都有規矩，守住禮才有效果，才不亂，所以教顏回克己復禮，這才能夠把仁學得好。孔夫子講「回其心三月不違仁」，顏回連續三個月，心裏這個仁心在那裏，沒有違背。三個月是一季，一年四季，三個月連續不違仁，言語、行為都是不違背仁的話，三個月不違，其餘的一年四季都不會違了。這樣的程度，在孔門之中，顏回才如此。其餘的弟子都還辦不到，孔夫子講，「其餘日月至焉而已矣」，或者是一天，或者是

一個月，心裏仁心出現了，其餘的呢，其餘的違仁。

為什麼孔門之中很多學生，不能完全像顏回那樣三月不違仁呢？學的程度有淺有深，為什麼有淺有深？我們一個人多生多世以來，染上世間損人利己的習氣，而又不了解自己有真如本性，這都是惡的習氣。染上惡的習氣太多太多了，要這一生就把他所有的惡習氣除掉，誰能辦得到。顏回雖然是三月不違仁，他也不是這一生才開始學，過去世不知道學了幾輩子又幾輩子，然後這一生才有這個成績出來。其餘的那些弟子，雖然日月至焉，我們普通人還比不上。大家看看我們現在社會一般人，日月至焉那個仁心，就是一般人講良心發現，孟子講的良知良能，良知良能那就是仁心，仁心是本有的，仁從那來，仁從德出來的，德從道出來的。我們普通人多生多世染上那些惡的習氣，沒有像顏回那樣長久的時間來、一生一生的，那個習氣、把它減少又減少，才有這個成就，普通人沒有這樣學法，他或者學個一兩生而已，所以他日月至焉而已矣。我們現在學了佛了，也學孔夫子的儒學了，大家知道，這也不是這一生才開始的，佛家講善根，善根也不是這一生才有的。所以有善根，

容易良心發現，良知良能容易出現，一聽到儒家學術這麼好，他就有興趣來研究、來學習，這就是他的善根深厚，不是這一生才學的，過去就學了。這種人他這個仁心容易發現、容易學得好，所以仁者必有勇，他作事情下定決心，不會退轉。

相反的，「勇者不必有仁」，剛開始聽到儒學好，他有勇氣來辦事情，辦事情不容易的。比如說學佛的人，一聽到佛學這麼好，自己一研究佛經這麼好，他就發心到外面弘揚佛法，但是弘揚佛法不簡單。過去雪公就講「厚積薄發」，初級的學得愈多愈好，積得很厚；向外面跟人家講，還要淺講，不要把所學的完全講出來，你這樣才有效果，這還是講能夠厚積薄發的。現在有些人，他自己看看佛經，佛經講的道理，他自己還沒有徹底明瞭，他就跟人家講，很有勇氣跟人講，一講出來是錯的還是不錯呢，他自己也不知道，勇氣是有了，講的結果，是不是符合仁，對人家是不是有好處，這就很難說了。辦事情，比如說慈善救濟，無論是學佛的人、學儒的人，對於天下那些貧窮災難的人，須要救濟，當然我們去救濟是好，但是也要明瞭道理，不明瞭這個道理的話，同樣是救濟事業，發生反作用的也不少。所以同樣

是個救濟事業，不是說你積極勇敢的去作就好，有些不一定有好的結果，所以是勇者不必有仁。這個意思就是說，你要積極的作那些好的事情，包括慈善救濟，包括弘揚聖人的道理，都自己要明瞭，自己對於道理都還不明瞭，作出去，勇是勇，不見得都合乎這個仁。孔夫子講這個話，教我們仁者必有勇，成為一個仁人了，必然是有勇氣去作那些有仁的事情；反過來講，有勇氣作那些事情，未必合乎仁。

孔子講這個理，我們現在要照孔夫子學，我們怎麼學法子呢？雪廬老人講到最後說，我們唯有多讀聖賢書，把聖賢的書多多念了，這還不算，念了之後，自己脩行還要配合。比如說，儒家講脩道從那裏脩，從五倫開始學。五倫，家庭是最基本的天倫。我們要懂得，學道要從天倫開始，然後推廣到社會上君臣朋友，家裏最基本的結構是夫婦，再就是父子兄弟，從這開始學。怎麼樣開始學呢？道理明白了，自己不去用行為表現出來，家庭裏的那個道，未必能夠學得好。所以在家庭裏面開始作的時候，以和為貴。孟子講，父子之間不責善，不是叫父親不要教兒女學善，不是的，首先教作父母的人，你跟兒女感情要拉在一起，你過於嚴格要求兒女，處

處要求，那你不是父母了，你是老師了；父母兒女在家裏，天天生活在家裏，你像老師要求學生那樣，父子之間慢慢就是疏遠了，一疏遠的話，兒女對父母的話，他不跟你講話了，他就跟你離心離德，然後你再要他學好，他根本就不接受。所以父母之間、兒女之間、兄弟之間，先要取得感情融洽，有了和，然後你講的話，教他學善，他接受，他會學，這個有次序的。

論語講要講記【憲問第十四】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請各位找到《論語講要》五百六十三頁。南宮适就是《下論》〈先進〉那一篇裏講南容，「南容三復白圭」，這裏就是南宮适。他問孔子：「羿善射」，羿射箭那他是最會了，可以說當時沒有人比得上他。再呢，「奭盪舟」，這當中注解很多，奭的力量很大。「俱不得其死然」，這兩個人到後來都不得其死，就是沒有善終，死於非命。另外，「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是夏禹王，親自在天下治水；稷是后稷，周家的始祖，教一般人稼穡，種五穀。他們後來，禹本身受到舜帝把天下交給他；后稷到後來，他的子孫也有了天下，這是南宮适問孔夫子。「夫子不答」，對於這個問題，當時夫子沒有給他答復。「南宮适出」，出去之後，孔子就講：「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這句話是讚許南宮适的話，南宮适能夠知道講這樣的話，他是個君子，而且是尚德，他是崇尚道德。

這裏面我們把經文文字，看了一遍之後，這當中在夏朝，我們讀歷史的人就知道，夏禹王接受舜帝讓天下給他之後，到他的兒子、孫子，到了夏后相，夏后相是他的曾孫，禹王的曾孫。禹王的兒子是啟，啟的兒子是太康，太康的弟弟是仲康。禹把天下傳給他的兒子啟，啟傳給他的兒子太康，也就是禹王的孫子，太康之後，天下交給仲康，仲康就是太康的弟弟，還是禹王的孫子，到了仲康的時候，仲康的兒子就是夏后相，是禹王的曾孫。到了禹王曾孫——就是相，天下就被羿奪取了。這個羿就因為他的武力很強大，然後就把夏后相趕出去了，他自己作了天子。他要用，用寒浞。各位可以看《論語講要》五百六十四頁，這個注解裏面。羿把夏后相、夏朝的天子、也就是禹王的曾孫趕出以後，他作了天子。他作天子要用人，用臣子，用誰？用寒浞，這裏《講要》有的。寒浞後來反而把這個羿陷害了，古人注解裏面就說，寒浞就直接把羿殺了；但是另外有人注解，他不是寒浞殺他的，是一個逢蒙。根據《孟子》講，逢蒙就是跟羿學射箭，故事有這兩種講法。但是根據有關的注解，是寒浞殺了羿，就把羿的妻子奪取過來，作為自己的妻子，然後養了兩個兒子，其中一個就是梟。《論語》裏面是這個梟，在《左傳》裏面是另外一個字，那個字左

邊三點水，右邊一個堯舜的堯字，那個字一般讀澆，但是《左傳》裏面讀冪，那個澆就跟《論語》裏面這個冪是一個字、一個人。夏后相是夏朝天子被羿趕出去以後，羿用寒浞，寒浞又殺了羿，又把羿的妻子取過來，養了兩個兒子，其中一個兒子就叫作奯，這裏冪就是《左傳》裏面講的那個澆。這個關係我們明瞭了，到後來，我們讀歷史就知道，夏后相被羿趕出去以後，夏朝這個天子的位子，就是等於亡國了。到了少康，少康中興。少康怎麼出來的呢？夏后相當時跑到另外一個地方，他的夫人就懷了孕，後來生了這個少康。少康然後又把冪殺了，這是夏朝這一段的歷史。夏朝從亡國到少康中興，中間經過幾十年，這是夏朝這一段大事情。

了解這個以後，現在就看了。「南宮适問孔子」，把這個事情問孔子。孔子當時沒有答復，後來等南宮适出去的時候，孔夫子才跟其他的弟子說出來，南宮适這個人是個君子，尚德。尚德是崇尚道德，而不崇尚武力。這一段是講這個，重點是在此，尚德不尚力。這裏在南宮适問孔夫子的時候，開頭講，「羿善射，冪盪舟」，后羿這個人，根據古人注解，他是有窮國一個小國的國君，他善射。冪，就是寒浞的

兒子，盪舟這個事情，古人有很多的注解。其中可能的這一個解釋，比如說這個舟，就是船，古人講在陸地上可以盪舟，船在陸地上怎麼盪呢？所以古人也有一種講法，可能這個船原來在水裏面，然後船接近陸地是擱了淺，水退了，船就停在水邊的陸地上，盪不能說是划船，可以推，梟的力量很大，可以把一個大船，把它從陸地上推到水裏去，古人有這個講法。這就證明梟能夠盪舟，所以古人講在陸地上能夠盪舟。講在陸地上划船，那是講不通，那就是把這個船，從陸地上推到水裏去，這個力量也要很大，小力量也不夠，所以他的力量很大。這兩個人，羿被寒浞殺了，寒浞殺了羿之後，養了梟，梟後來也被少康把他殺掉了，所以這兩個人「俱不得其死然」。然這個字，這是當語助詞講，當焉字講，焉是之乎也者矣焉哉的焉，不得其死然，就是不得其死焉，不得其死焉這個焉在這裏完全是用語助詞。就是他們這兩個人都是尚力的，一個是會射箭，一個是他這個大的力量可以推動一個船，但是到後來都被人家殺了。而且要懂得因果，他所以被人家殺，因為他是殺了人家，然後他才被殺，就不得其死然。

反過來講，一個是禹王，一個是后稷。禹王本身就得了天下，禹，大家知道，夏禹王能夠得到舜帝讓天下給他，也不是那麼簡單，禹王那時候十多年在外面，全心全力治天下的洪水，三過家門而不入，三次經過自己的家，都沒有工夫回家裏去看看，這個不是聖人辦不到，所以舜把天下讓給他。后稷傳了好幾代，到了文王的時候，文王的道德學問不得了，我們講儒家的經典，儒家一部《周易》，為什麼講《周易》呢？就是《易經》，開始是伏羲氏發明的，伏羲氏發明時沒有文字，到了周文王的時候，才用文字來解釋這一卦的意思，叫卦辭。每一卦有六爻，在爻後面用文字解釋，就是周公、文王的兒子周公旦，所以我們現在研究《易經》叫作《周易》。由這裏可以知道文王、周公是了不起的聖人。《易經》在這以前，聖聖相傳，那些聖人、在位的聖人可以看得懂，我們普通人看不懂，經過文王、周公用文字解釋，一般人應該看得懂，還不那麼簡單，經過孔子作的〈彖傳〉、〈象傳〉，這個也還不是普通人看的，賢人可以看得懂，我們普通人還是看不懂，所以我們今日之下，研究《周易》還要看古人的注解，是這樣的。一部《易經》講中國文化，非常完整的，就是教人學作聖人，在儒家講成聖人，就佛教來講，那就是成佛，一部《易

《經》就講這個道理。所以周家從后稷到了文武的時候，他這個聖人的道德、能力，那是沒有人比得上他，所以就在文王，到了文王的兒子、武王的時候，伐紂成功了，而有天下。所以周家得了天下，從始祖后稷開始，后稷教老百姓來種植五穀，這個功德了不起的，那麼到後來周家有了天下。這裏講的時候，「夫子不答」，孔夫子對於南宮适用這兩者，一反一正，反面的就是后羿、奡這兩個人，這兩個人就把別人的天下奪取過來，搶奪過來還不算，還把前人殺了，這個因果當然要負責任。夏朝跟周朝它的天下怎麼得來的？完全靠道德來的。兩相對比，就是後面孔子讚歎的，南宮适能夠提出這個問題來問的話，可見得他問的用意，是尚德，崇尚道德，而不崇尚武力，尚德不尚力。

這一章經，除了了解夏朝這個歷史、周朝開國的歷史，最重要的就是孔夫子讚歎南宮适的話，「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若人就指這個人，指的就是南宮适。中國自古以來治國平天下，有道德，而且這個道德是聖人的道德，然後有天子之位，有德有位，他來治理天下，這是固有文化講政治，就是這個傳統的政治。

有聖人之德，有天子之位，就是教我們學作聖人，就是這樣學。我們今日之下要學聖人，在佛家來講就是要成佛，我們怎麼學呢？我們就要學周家的，從后稷到文王、武王、周公；夏朝的夏禹王，這些人都是沒有一絲一毫的私心，純粹為天下人、為公。為什麼不能有私心呢？《易經》講太極，太極就是人人本有的真如本性，我們有了私心就把太極污染了，障礙起來。你要學聖人，一方面我想學聖人，我想把我自己本性能夠開發出來；一方面自己私心又放棄不了，這個怎麼學呢？所以要學聖人，要把自己心中的太極開發出來，把私心去掉，這才是正確的道路。開始學的時候，就不要再有私心，學成功了，像禹王、周家的文武，一直到孔夫子。孔夫子當然是聖人，可是他沒有天子之位，聖人他是成就的。孔夫子周遊列國的時候，為的是誰？他不是為作官。他要為作官的話，在魯國現成的官、大司寇，那多好呢，他不是為這個。他要到天下，看看天下那個時候，有那一個國家君臣懂得學作聖人的道理，他來幫助他治理天下，所以孔夫子一點私心都沒有。

從這裏看，我們在學的時候，就要把私心去掉。開始去，不那麼容易，當我們

私心一起來的時候，自己就要提高警覺，這個要不得的。私心一起來，就自己提醒自己——這一起來，學聖人這個路反了，學不到——這樣一提醒自己，馬上把私心壓伏下去。就佛法來講，把私心、貪瞋癡慢疑這個私心伏得住，我們開始能夠伏得住就好。伏到最後，整個的私心都沒有了，成就聖人了。成就聖人，那個生死沒有了。太極上面沒有生死，不但沒有生死，病、老，也沒有，那就成就聖人。成就聖人以後怎麼樣呢？成就聖人以後，永久在世間教化世間人。就像孔子，他什麼時候在世間，我們不知道，我們認不得，他沒有離開世間。不但孔子，文王、周公這些人成就聖人，他不是我生死問題解決了，我自己安安逸逸的，自己在那裏享受，不是這樣。永久到世間來教化世間人，就跟釋迦牟尼佛一樣。釋迦牟尼佛自己講《法華經》，講得多麼清楚。成了佛以後，他永久在這個世間教化眾生，沒得休息。這是我們固有文化，最重要的一個精神在此，只有跟佛法能夠互相比，世界其他一切學術、宗教不能比，所以我們要了解這個道理。孔子在這裏講尚德不尚力，尚力用自己的這個力，這個力就是要擴充自己的私心，奪取人家的天下，這種力量要不得的，所以要講道德。孔子在這裏講道德，含義就是那麼多，我們研究這一章經，

孔子的學術就是吾道一以貫之，在《易經》裏面孔子自己就講，「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你要學道，不是把形而下那些世間的一切事情不管、不講，不是如此。就在那些有形象的那個事實盡量的去作，作到境界提昇了，就貫通了，貫通到道上面去。道與器是一體的，不是把它分開來兩回事情。比如說治理天下要辦很多事情，這就是器。你要成聖人，要作功德，那就要去了私心。你能去私心來治理天下，那就是在開始作的時候，就把器跟道一以貫之，就貫通了。

重要的我們從這章經裏面，提示給我們的，我們現在開始要學聖人、要成佛，就是在世間，藉著世間任何事情，我們作出世間的道，學出世間的道。現在我們各行各業都有，你無論那一個行業，你在作這個事情，當然相對的有報酬，作公務員當然有公務員的薪俸，這是應得的。但是在心裏想，我作這一分公務，拿這一分的薪水，我就把這個公務作得很好，藉著這個公務，我一步一步的引導相關的人，讓他們知道學道，藉著世間任何事情在道上面體會，這就是一貫之道。所以今日之下，我們無論在那一個行業上面，我們都可以這麼作。果然這麼作，你就是在學道。學

論語講要講記【憲問第十四】

的時候是這樣，學成功的時候，還是這麼作。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現在請各位看《論語講要》五百六十六頁。孔子說，「君子而不仁者」，這個而字講下面的事情，跟君子有不同的意思，而不仁者，照說君子應該是仁，他說，而不仁者，「有矣夫」，有這樣的君子。「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小人，他不是君子，照說他是不仁，但說他是仁者，小人而仁，這是沒有這樣的事情。

這裏仁字，根據雪廬老人的解釋，不仁，是指違背仁來講的，違背仁。怎麼叫作違背仁，我們要從《上論》來講，孔子講，「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後面「游於藝」，這四句話。志於道，道就是指我們學道，就是要把我們本性能夠開發出來。本性一般人不懂，就講這德、道德的德，我記得上回也跟大家介紹過了，德這個字就是直心，我們現在這個德，左邊有個雙人邊，古時候那個惠，上面一個直字，下面心字，這就是惠字，直心什麼呢？這個心就是真心，就是我們本性。本性起來的時候，沒有變壞，還是本性，就是直心，這就是惠。這個直心是惠，一般人還是不了解，就講仁了，仁好懂了。仁，左邊是個人字邊，右邊是個二字。二就是兩個

人互相關心，互相以善意對待，這就是厚道。這個好懂，拿兩個人來作比喻，兩個人對待另一方人，另一個人，就拿善意、拿厚道來待他，彼此待之以厚，這就是仁。這個仁從那出來？仁還是從德出來的，德從道出來的。講到這裏，仁這個字，我們一般人，別說仁了，就是惠，我們自己也不懂，惠是直心，它從本性出來的作用，起的相，它沒有變化，沒有變污染，它是惠。我們普通人從太極、從本性起來的時候，怎麼起來呢，起了一個念頭，這就起來了。我們一個人起了念頭，這個念頭不起則已，起來就是自私自利的。這個惠叫作什麼呢？這個叫作昏德，不是明德，直心才是明德，所以《大學》裏面講「在明明德」。我們一般人都是昏德，大學之道就教我們把這個昏德改為明德。

至於講到仁，仁當然是從德裏面出來的。我們一般人德都污染了，仁不必說，我們這個仁，有，有這個仁，但是這個仁，念頭一起來，這個仁就被那個私心，把它障礙起來了。被私心障礙了，這個仁，在這裏講就是不仁，不仁就是違仁，違背這個仁。君子他是學道的人，他為什麼有不仁呢？就是說，學道就要把仁要先學好，

仁學好，首先就要學厚道，厚道就是講五倫的時候，印光祖師就講「敦倫盡分」，敦倫就是彼此厚道，以厚道來待對方；盡分就盡到自己本分。我們普通人先學這個敦倫，先學著厚道，待人厚道。待人厚道開始學的時候，那個仁既是從德裏面出來，德是明德，它本性沒有被私心污染，仁，要完全沒有私心的話，那就跟德是一樣的，完全是本性起的作用，這個學成功了，才有這個境界。開始學的時候，沒有這個境界。比如說孔夫子讚美顏回，其心三月不違仁。顏回可以連續三個月不違仁，不違仁就是念念都在仁上面，這個仁就是每一個念頭起來，都是純粹的沒有私心，這個仁就是性德。違仁是什麼呢？孔子拿顏回跟其他的弟子來比較，「顏回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其餘的人，同樣也是跟孔夫子學，那些弟子日月至焉，日，或者有一天，他這仁心出現了，仁心出現就是不違仁；有的或者是一個月，仁心出現了，那就不違仁，就是日或者月至焉，至焉就是仁心發現了。從這裏想，跟孔夫子學道，志於道是最高目的，就是要把自己的本性完全開發出來。

在開始學這個時候，別說是儒家，佛家也是，佛家學道要成佛，當然要把真如

本性能夠把它完全開發出來，你怎麼開發真如本性？就把那些無明去掉。有無明才有貪瞋癡慢疑這些煩惱，先察覺這些是煩惱，把這些煩惱、這些無明，開始不能講把它斷除，還斷除不了，先把煩惱伏得住，不讓它起作用，有這工夫就不得了了。長期的把這個煩惱伏得住，讓煩惱不起來，久而久之，這些煩惱，這煩惱是從無明來的，無明有枝末無明、有根本無明，一步一步的，把這些煩惱、枝末的、根本無明全部斷乾淨了，斷乾淨就把所有的無明都破除了，本性原來就是性德，性德上沒有生死、沒有老病這些現象，無明煩惱破除乾淨了，本性顯出來就成佛了。儒家也是這樣，你先學仁，仁學好了，德就學到了，德學到了，本性就是開發出來了。在開始學的這個時候，你不能說，孔子講這個道理，我們明瞭了，我就把所有這些私心、這些煩惱，馬上就把它斷除掉了，這誰辦得到？必得一步一步的，既然是一步一步的話，先把違背仁的那些私心壓下去，壓得太久了，久久的不起作用了，最後自然就斷了，就破除了。為什麼就斷除、破除掉呢？就說這個無明，這是不實在的東西，就是虛妄的東西。虛妄的東西怎麼起來？我們一念不覺，這念頭起來，就在一念之中，自己不能覺悟，這一念不覺就是把自己本有的太極迷了，太極一迷

了，就是無明起來了。我們懂得這個道理了，要把太極完全開發出來，也就是把我們自己本性開發出來，怎麼開呢？就是把這些迷惑的無明，把它去乾淨。迷惑的無明，它既然是虛妄的東西，是我們一念之中不覺悟的這些東西，這叫妄念。既然是妄念，不是真實的東西，你一覺悟，你要肯用工夫了解這個道理，你就能夠把這些虛妄的東西，先把它壓伏下去，不讓它起作用，久之它自然就會斷除掉了，原理就是這樣。

所以在這裏講違仁，就是在我們既是迷惑顛倒的時候，由迷心、由妄念在起作用。迷心、妄念，我們只能夠在這裏伏得下去，就在伏下去，那個真的仁未必還能顯出來；相似的，只要你能夠把虛妄的這個妄心，也就是私心，讓它不起作用，雖然是相似的，作用就很大了。你的看法，你的行為就跟一般人不同。你在世間就不會跟人家爭名奪利，你知道那個名也好，那個利也好，都是由無明來的。在這個學習之中，把無明這個名利心，也就是私心，壓下去，得到相似的作用，這叫作為仁。這個無明也並不是說，一破就完全破除掉，也不是那麼簡單的，都是一部分一部分

破除的，破除一部分，就是仁出現一部分。就是仁心出來了；偶然出現的時候，沒有很久，無明虛妄的那些東西又起來了，那就是違仁，仁又不起作用了，這裏講「不仁者有矣夫」，是講這個道理。你學仁，不是說馬上學，這仁完全出現，如果那樣，那好，那我們一學，馬上就成為仁者了。只要明瞭這個道理，肯用工夫，這才一步一步把這個仁學到，學到像顏回那樣，三月不違仁，連續三個月不違仁。在這三個月之中，念念都是在仁，念念這個仁都在他的心裏出現。三個月不違仁，再三個月，還是不違仁，所以顏子成功了。其餘的日月至焉而已矣，其餘的人有違仁的時候。所以在這裏講，「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君子就是學仁的人，學仁的人，還沒有到顏子那個程度，他有違仁的時候，有違仁的時候就是不仁了。一般學道、學仁的君子，他有違仁的時候。「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小人，不是君子，小人他根本不是學道的人，別說不違仁，他時時刻刻都是違仁，他連學仁的道理都不懂，這個小人根本就不學仁，他那裏有仁的時候，所以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小人不學仁，就談不上違仁。

從這裏講，我們不分析什麼是違仁的話，對於這章經，你就不能深入的了解，不能深入了解，你學仁從那裏開始學，就不知道了。這個道理都是過去雪廬老人講的，說實在的話，我们不聽雪廬老人講解，我們今日之下學《論語》，也不過是跟古人一般注解的一樣，什麼叫作不仁，不了解。不了解自己就是得不到那種受用，所以必須對這個不仁的道理徹底明瞭。在這裏孔夫子講，學仁不容易的，你要先明瞭不仁，為什麼是不仁，換句話說，為什麼是違仁，是什麼東西讓你違仁，先要悟這個道理。悟了這個道理，那就是無明。無明既是虛妄，既然是假東西，你肯用工夫的話，這些假東西，理通了，在行為上，要是肯下工夫的話，你就能把它破除掉，這是學仁。這樣說起來，了解這個違仁的道理很不容易的。然後破除違仁的這些無明，事實上來破除，更不容易，比悟這道理還要難。

今日之下，我們要問世間一切不知道學道的人，他也不肯學道的人，你問他，你作這個事情，你替誰作，答復的話，都是為自己作。一為自己作，就是私心在那裏，所以要去這個私心。我們任何一個人，我們這個生命找不出一個開始，叫作無

始，就有我們這個生命，我們這個生命有生老病死，就是被迷惑顛倒那個無明害了，我們才有生死。既然被這個無明害了，這個無明從無始劫以來就有，我們要把它破除。而且要破除得乾乾淨淨的，那多麼困難，雖然困難，學佛也好，長遠劫來學，學成一尊佛要三大阿僧祇劫，就是要去無明那麼難。我們學聖人，就跟學成佛是一樣的，就把無始以來這些染上私心、惡的習氣，把它去乾淨了，所以這個也很難。雖難，但是我們要了脫生死，要成聖人，非這樣學不可。不這樣學的話，現在我們都是人，再一轉世，還是被無明、被煩惱牽著走，在六道裏面，有時到三途，有時到天上，都是在六道裏面輪迴生死。想想看，未來是沒有終了的時候，這個多麼痛苦。所以了解這個道理，非這樣作不可。所以仁雖然是難成，只要肯用心學，最後必然能夠成功的。只要我們不要學小人，要學作君子，這就行。我們誠心要學君子，雖然有違仁的時候，大的方向是對了，就不會墮落到小人這個地位上。

在這裏我要特別提醒我們各位，釋迦牟尼佛非常慈悲，講了普通法門成佛那麼遙遠，另外他講特別法門，就是淨土宗念佛法門。你要特別、很快能成就，就要發

願到極樂世界去，到極樂世界一生就能成佛。所以我們在世間，懂得這個道理，雖然學儒家的學術，我們要是把這個學術，結合在念佛法門上面，發願到極樂世界去。我們在這個地方，一方面學《論語》，一方面念佛，在娑婆世界念佛，我們念的是阿彌陀佛，西方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到極樂世界還是念佛，到極樂世界念佛念什麼，到那個時候一念相應一念佛，就是自己的太極，念一聲佛，太極就出現一部分。在極樂世界念一句佛，本性也出現，到那個世界講這個道理，跟我們這個世間的道理還是一致的。但是我們在這個世間不要隨著一般人講，一般人講我們念佛，是自性彌陀，唯心淨土，理論是對的。可是你在世間，念的自性彌陀，唯心淨土，那就是普通法門。把自性彌陀念出來，唯心淨土念出來，要三大阿僧祇劫才能念得出來。所以我們在這裏念佛，一定要念西方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到了極樂世界，到那環境跟法身大士相處在一起，跟阿彌陀佛天天相處在一起，境界不同了，但是道理還是一致的。所以我們現在不要聽一般那些話，我們在這裏念佛，就是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

這一章了解這個之後，學仁怎麼學呢？就是這個學法子。先要覺悟違背仁的這個無明煩惱，最簡單扼要的講，就是自私自利的心，這個東西，你要是學仁，必得把這東西去掉；去掉不那麼簡單，先要覺悟這個道理，然後一步一步的，從事實上把惡的習氣，就是自私自利的那個習氣，把它斷除。用普通的方法斷除，來不及了，必得要結合發願到西方極樂世界，結合這個特別法門，成就快。我們學這一章，要從這個理、這個事實下手來學。想想看，我們要解決自己在六道裏面，輪迴生死的問題，這章書給我們教化多麼重要。這是雪廬老人把這個道理跟我們講過，我們才能够夠把這一章經看得明白，也知道怎麼樣的學這個仁。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請看五百六十七頁，「愛」，這個愛當愛護講，不是狹義講溺愛，溺愛是有偏私的，這個愛是愛護，它是平等對一切人來愛護。儒家講愛護雖然平等，但是也有不能講的時候，你講平等，天下任何人你都一樣的去愛護他，對於自己的父母、別人的父母，對於自己的國家、別的國家，總是有些差別吧。如果不講差別的話，把自己的父母跟人家的父母，一樣的來奉養，這辦不到，當然有差別。但是就這個平等的愛護來講，應該不講差別的。不講差別而又有這個差別，你怎麼辨別呢？一個緣字。自己的父母跟自己的緣最密切。家裏的先生跟太太夫妻兩個人，緣也是最密切的。兄弟、父子之間這個緣都是很密切。那就不能跟別人的父子、兄弟、夫婦也愛無差等，不能那樣講。所以儒家講的話，在哲學、道理上講是平等的；就緣這一方面來講有差別，這就沒有問題了。所以「愛之能勿勞乎」，父母對於兒女當然要愛護，對於國家也要愛護。對於自己國家所有的民眾，甚至於我們住在這一個地方，同一個鄉里，這個緣分比同一個國家國民的緣分又有不同。緣在那裏，愛在那裏，

你要把這個愛一下子普及到全世界，那誰辦得到，這是專門從緣上面講。

這裏講愛之能勿勞乎，你對於自己兒女，愛護他就為他吃了很多辛苦。今日之下要把自己兒女教好，不容易啊！兒女在現在這個時代，他在外面環境學了邪知邪見，到家裏你父母教他學好，他不聽。這個時候你要了解兒女的心理，他在外面接觸那些環境，你要隨時了解，你要針對他的心理，針對他外面所受的污染，隨時要指導他、改正他。你不能拿過去那種，我教你要聽，你不聽我就懲罰你，我就用鞭子打你，這個現在不行了，你現在要辛苦，要陪同兒女一同成長，所以能勿勞乎。

「忠焉能勿誨乎」，對待一個人盡忠，無論對朋友，對於國家，甚至於對自己的長輩。能勿誨乎，這個誨包括對於長輩的諫勸，事父母幾諫的諫字。你對於長輩盡忠，對於平輩的朋友也要盡到忠，要誨。朋友有過失，隨時要勸告，長者有什麼過失，你隨時要好好的跟他諫勸。諫勸怎麼諫勸法？首先要跟長輩處得很好，很和諧的。在家庭裏面，父母、兒女、兄弟、夫婦一團和氣，這樣你諫勸的話，他才聽得進去，所以忠焉能勿誨乎。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請各位找出《論語講要》五百六十八頁。這一章經就是講那個時候，鄭國要作一件公文書那麼慎重，這是孔夫子講的。「為命」，為命就是在當時很重要的公文，根據《集解》孔安國的注解，為命是作盟會之辭，參加國際上的盟會，《皇侃疏》他說作盟會之書，書是公文書。這也就是說，根據《左傳》裏的記載，就是一般用在外交上的，包括文書這些外交辭令，為命是這麼說的。鄭國在當時要作這一件文書，首先，「裨諶草創之」，裨諶是鄭國的一個大夫，拿現在的國家來講，他是比照國家的部長這個地位，他是個大夫。裨諶他姓裨名字叫諶，他來草創，由他來起草稿。「世叔」，這也是鄭國大夫，「討論之」，裨諶起了草稿以後，世叔來參加討論。

「行人子羽」，行人，在那時候叫行人，在現在來講就是當外交官，或者是沒有到國外去，在國內辦外交的，等於外交部長這一類的。子羽是他的名字，「脩飾之」，他既是辦外交事務的官員，外交辭令他了解，這個公文書在用辭方面，他來

脩飾，所以外交辭令不容易的。比如說，一直到現在還是這樣，外交官到國外講話的時候，他都拿事先準備好的講稿，照那講稿來講，深怕講錯了，這是正式的場合裏面。在正式場合完了以後，在其他的場合裏面，當然稍微寬一點，實際上還是不能隨便講，所以由他來脩飾。「東里子產潤色之」，子產，他是鄭國的大夫，雖然都是大夫，這時子產正是在鄭國主持鄭國的政治。東里，這個地方是子產所居住的地方，子產的名字叫公孫僑，姓公孫，最後由他來潤色。由這裏可以看出來，作一件外交文書要經過四個人，四個人各有專業，從起草稿到討論、到脩飾，經過四個人的手才完成。

要知道那個時候，鄭國是個小國，可是在子產治理鄭國的時候，在國際上，他的那些大國不敢侵犯它，他辦理政治那麼慎重，就從一件外交文書可以看出來，這麼慎重。所以我們現在看，雖然不像過去外交辭令那麼謹慎，但是還是不能夠疏忽，一疏忽之後，你是國家的一個元首也好、外交官也好，在正式的國際上說話說錯了，那影響很大。辦政治、辦外交，孔子所以特別舉出，鄭子產辦一件外交文書

這麼慎重，由這裏也可以了解，不但辦外交文書要這麼慎重，國內的一切行政，都不能隨便。一個政策制定下來，對於一般國民影響深遠，所以要考慮得非常周到，辦政治的人要特別注意了。

論語講要講記【憲問第十四】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請看五百七十頁，這是問孔夫子下面這幾位，一個是問子產，一個是問子西，再問管仲，問這三個人。《論語》在《下論》，例如說，這篇裏面評論一個人，這一類的很多。評論人也就是要認識人，我們無論是脩道，或是在世間辦事情，認識人很重要。脩道你要知道誰是善知識，誰不是善知識，要了解；在世間辦事要認識誰是君子，誰是小人，這要分清楚。一般善知識絕對自己不會告訴人家，我是個善知識，在世間法來講，君子他也不會告訴人，我是個君子。所以這樣看起來，我們要認識誰是善知識，誰是君子，不大容易。所以《論語》裏面，孔子的弟子還有其他的人，藉著問孔夫子，某人是如何如何，請孔夫子說出來，這是好人還是談不上是好人。經過聖人一評論，我們認識人就有一個標準，可以看得出來，所以有這些作用。

「或問子產」，有這麼一個人，沒有說出是誰，問子產，他向孔夫子來問，問

子產。作文言文，尤其是在《論語》，要知道，往往筆法很簡單扼要。比如說，第一句，或問子產，向誰問，下面就知道了，「子曰」，他是向孔夫子來問的，文言文是這麼簡要。現在要作語體文，那就不是這樣了。作語體文一定有個或人，向孔夫子問，問誰呢，問子產，文言文裏面問的、向誰問，開頭就不必提出來，你看下面這一句，自然就知道了。所以下面孔夫子說，「惠人也」，所謂惠人就是有恩惠於人，他這個恩惠給誰呢？子產這個時候正是在鄭國執政，他在執政的時候，惠人，對於他國內的一般民眾，給他們很多的恩惠。你看看孔夫子評論一個人，一個字就看出來，孔子作《春秋》褒貶，褒，往往是一個字；貶，也是一個字。惠這個字就是褒揚子產，從這一個字看出來，就是孔夫子很讚美子產惠人也。

「問子西」，子西根據馬融的注解，他是鄭國的一個大夫，問子西如何，「曰」，這就不用子曰，自然知道就是孔夫子說的。「彼哉彼哉」，沒有加以褒，也沒有加以貶，褒貶都沒有，就用彼哉彼哉，重複兩次。從這個語氣裏面，可以知道孔夫子對於子西這個人，不屑於評論。文言文說彼哉彼哉，按照一般人講話的語體來講，就

是說，那個或人問，問子西這個人如何，喔，你問那個人，再加一句，喔，那個人，說到這裏為止，那個人怎麼呢？孔夫子不加以評論了。就從那個語氣裏面，這個人孔夫子對他沒什麼讚許的意思，但是貶斥的意思也沒有說出來，卻有貶斥的意思在內，沒有用明確的文字言語說出來，就用彼哉彼哉。從這語氣裏面，我們可以看得出來，這個人不值得評論。

「再問管仲」，管仲這個人大家都知道，是幫助齊桓公創霸業的人。「曰」，這是孔夫子講，「人也」，這個人就是當仁義道德的那個仁字講。在《論語》裏面，也有不少地方，這個人字跟仁義道德的仁字常常互用。在這裏為什麼確定，人也就是有仁德之人呢？從後面可以看出來。雪廬老人講這一章書的時候，特別舉出來管仲他可以當得上是個仁人。下面孔夫子既然說他是個有仁德的人，事實在那裏。下面就舉出他這些事實，「奪伯氏駢邑三百」，伯氏，是齊國的一個大夫，地位也很高，他還不是普通的大夫，有三百戶的采地，采就是採收那個採，左邊挑手邊，右邊是一個采字；經典裏面不要挑手邊，就用一個采字。采字上面是個手，下面是一個木

頭，表示手採東西。這個字跟另外一個字要辨別清楚，另外一個字，解釋的釋字，我們學佛的人都知道釋迦牟尼佛那個釋字，釋字左邊那個字，那不是采，那是辨別的，在上面不是手，一撇下面那個木頭連上去。這個采上面是個手指，下面是個木、樹木。在這裏讀采，古時候大夫，國君特地給他一個地方作為采地，食采的地方。三百戶，他這一個地方給他，三百戶就在這一個采地之內的民眾，三百戶繳給他的，每一年要把這個地方農民所收成的那些，等於現在賦稅是一樣的，繳給他，他所食采就是食這些三百戶的田賦。伯氏在當時犯了罪，他的采地是在駢這個地方，就是在現在山東省駢地。犯罪的時候，管仲那時候來執法，就把伯氏三百戶的采地奪取了，就是這個地方把它收回來不給他了；也許在當時，伯氏犯的罪很重，管仲把他宣判，判他、等於後來罰金是一樣的，就把他這一個采地奪回來，免除其他的罪了。這樣看起來，在伯氏來講，采地既然收回去、他沒有了，生活一切資源從那來，沒有了。結果到後來，「飯疏食」，飯，有讀飯，有讀返，古人的讀音有不同的讀法。各位讀飯也可以，讀返也可以，古人注解有兩種讀法。疏食，吃的那些蔬菜，沒有什麼好東西吃。雖然這樣生活貧苦，「沒齒無怨言」，沒齒，終身，伯氏一直到老死

為止，沒有一句對管仲有怨言出來。可見得管仲從這一樁事情來判犯罪的人，判得很合理，使得被判罪的人沒有怨言，所以管仲是個仁德之人。

說到這裏，過去雪廬老人另外舉出一個，古時候有一個公案。在孔夫子當時，子路是孔夫子的大弟子，另外是高柴，高是高下的高，柴就是過去一般農家燒柴火的柴，高柴又叫子羔，子是男子女子的子，羔是羔羊的羔。他跟子路兩個人都在衛國作官，高柴在衛國、就是衛靈公的那個國家，作士師，士就是士農工商的士，師是老師的師，那個時候士師就是等於現在法官，國家最高的法官，他判了一個人犯罪，什麼樣的罪呢，古時候有好幾種罪，那個人的罪，高柴判他刖，刖是左邊一個月亮的月字，右邊是刀字，那讀月，刖就是把犯罪的人腳跟把它斬斷了，這個刑法也是很嚴重的，這是他當時判一個罪人，使得那個人受到斬斷腳跟的這一個罪。沒有很久，衛靈公的這個國家有了內亂，就是衛靈公的太子，因為跟衛靈公的夫人、南子沒有相處得好，這個太子、蒯聵跑到國外去了；後來衛靈公死了，就把蒯聵的兒子、就是衛靈公的孫子，由南子作主把國君的位子，交給衛靈公的孫子；沒有好

久，蒯瞶從國外回來，要作衛國的君主，這就發生內戰了。在內戰的時候，子路就在那一戰之中，被蒯瞶那一派的人把他打死了。高柴呢，因為跟衛家的交情還不夠，不像子路，在衛家跟衛靈公的孫子交情很深厚，所以高柴就逃出來。要出城門的時候，守城門的人，正好就是當初受砍斷腳跟的那個受刑人，他在守門。守門的人看見高柴來了，告訴他，你可以從城牆的缺口跑出去，子羔說，我不幹，我一個君子不要從這翻牆出去。然後那個守城門的人又說了，這一端有個洞，出去很方便，高柴又不答應。最後那個人就說，我有一間房間，你到我的房間裏面暫時避一避，高柴就進去了。進去的話，等到後來追趕的人走開了，然後高柴出來。高柴出來就問這個曾經被他判斷掉腳跟的人，他說：我過去判你這個刑，讓你受這個罪，我現在正是逃難的時候，你正好來報復我，你為什麼還要幫助我逃出去呢？那個人說：當初你判我罪，你是替國家執法，但是你在判罪的時候，我看你這個顏色很苦，而且心裏非常替我難過，我看得出來。所以我了解，你那時判罪，你是替國家執法，就在執法的時候，我看你內心有不忍之心，我看出來了，所以我認為你是一個好人，我應該幫助你逃避這個災難。

所以從這一件事情來看，無論你作公務員，尤其是執法的，在國家作法官的人，古人也講，若得其情，不要有歡喜之色。一個脩道的人，他有那種不忍之心，就被犯罪的人看得出來，就能感動人家。從這一樁事情來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管仲，為什麼奪了伯氏三百戶采地，那個伯氏一直到沒齒、到老沒有對他有怨言。所以雪廬老人再舉出高柴這一樁事情，就是說我們對於任何事情，在國家作公務員也好，我們私人方面與人之間的來往，只要拿孟子所講的良知良能來對待人家，在世間就沒有任何怨家，不會與任何人結怨，不跟任何人結怨的話，就是有怨自然也會消除的。

我們學佛的人往往說冤親債主，提到冤親債主，我們要回想一下，我們這一生有沒有待人有虧欠的地方。就是這一生，我們待人沒有虧欠的地方，我們過去世免不了。那就在今生、這一世，我們既是脩道的人，就把結過怨的人，趕快要把它解除掉。解除之後，就脩道來講，這就是沒有障礙。一個念佛的人，到壽命終了的時候，心不顛倒。為什麼心不顛倒？包括過去世很多冤家，這個時候找來，我們平常在脩道的時候，把這一生或者過去世跟人家結怨的時候，想辦法把它解除掉，到那

時候，自自然然的就沒有顛倒心。再說，往生之前，我們在世間作事情，沒有這些過去的怨恨、怨家，我們作事情沒有障礙，辦任何事情都會辦得通。就像高柴這個故事，逃難的人，過去被他懲罰的那個人，還幫忙他，這個對於我們啟發很大。我們這一生沒有怨，過去世必然有的，那麼我們現在怎麼樣跟人家解除？過去有怨的人，誰是誰，我們認不得，我們拿一切的良知良能，一切的善意來對待一切人。我們作早晚功課時，念迴向偈，你看看，「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最後，「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這就是希望過去凡是有怨的人，藉著現在脩道給他迴向，這是一個辦法。所以從這一章經書裏面，一方面我們認識誰是君子，誰是小人，誰是善知識，誰是惡知識，我們要了解，這是認識人。再說我們自己，再到世間來，我們都有怨家，你怎麼樣把這怨家解除，那就要學這個，學管仲、學高柴，拿一切的不忍人之心，來對待一切人，這就是脩道，就從這些地方來學起。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現在請翻開《論語講要》五百七十二頁，這兩句話，貧窮的人，你叫他沒有怨恨，難，不容易。富而無驕易，富是財富、有錢的人，你叫他沒有驕傲的心，對人不驕，還比較容易，一個貧一個富。「貧而無怨」，怨這個字，根據《說文解字》，怨當恚字講，就是瞋恚。這兩個字都是形聲字，怨也是心上面加個夂字是讀音的，後面恚也是，也是从心，上面那個就是注音。這兩個字，《說文》講怨字就是恚，另外按照《廣韻》裏面講，怨就當恨字講，怨恨。從《說文》以及《廣韻》所講的，怨恨或是恚，都是我們任何一個人的煩惱。大家知道，見思惑分開來講有很多，最嚴重的就是貪瞋癡。貪是貪愛心，瞋就是這個瞋恚、瞋恨心，癡是愚癡，愚癡是不明瞭因果，這是最重的一種見思惑；怨是這樣的。驕，也是煩惱，見思惑裏面有貪瞋癡慢疑，慢、傲慢，驕是從傲慢分出來的。按照《百法明門論》裏面，慢是一個根本煩惱，驕是隨煩惱，隨著慢心衍生出來。所以這裏講怨與驕，都是我們任何人生來就有的，不但這一生生來就有的，生生世世都有這個煩惱，既然每一生、每一

世都有這個煩惱，我們脩道怎麼脩？就把這些煩惱把它脩掉，自己的真如本性才能夠開發出來。這些東西脩不掉，它一直在把我們的本性遮蓋起來，或者是染污了，我們要成聖人，怎麼能夠成？學佛要成佛，怎麼能成？所以怨也好，驕也好，脩道的人必須要把它破除掉；就是世間普通人，他要想在世間作事情，作得通，沒有障礙，也要把這些東西，不能說斷除，最低限度也須要把它壓伏下去，不讓它起作用，這就佛法來講叫伏惑，惑是迷惑顛倒的惑，惑能夠把它壓伏下去。

孔夫子在這裏講，知道任何人都怨、都有驕，用難易這兩個字來講。「貧而無怨」，無怨，不是說把這個怨斷除掉，孔夫子聖人他知道，無怨就是這個怨恨不起作用，那個怨心的種子還在那裏。那個種子是與生俱來的，要把這個怨心壓伏下去，一個貧窮的人很難。貧窮的人衣食住行基本的生活需求，如果貧到衣食住行都不能解決的時候，你叫他沒有怨很難，這是聖人講的話，對於人的心理了解得非常透徹。「富而無驕」，富貴的人，驕就是一般人現在講值得驕傲，值得驕傲是現代一般人的講法，自己有什麼得意的事情，就值得驕傲。在傳統文化，你看這裏講，驕

是要不得的，自己如果有什麼得意的事情，感覺到很榮耀是可以的，不能夠對人講自己值得驕傲，驕傲就是煩惱。就財富很多的人，你叫他不起驕傲之心，驕傲種子在那裏，雖然沒有斷；但是不要看不起人家，感覺自己很驕，富的人還可以、容易作得到。

雖然這麼說，聖人講話，我們要從這個話裏面多方面研究。「貧而無怨難」，聖人的意思，雖然是難，但是貧窮的人，也要把這個難去掉，孔夫子的弟子、顏回就是例子。顏回算是貧窮，但是顏回有什麼怨，沒有怨；不但沒有怨，而且還有樂，回也不改其樂。聖人意思講，貧窮，聖人知道這個因果：貧窮是過去沒有種福報，現在才貧窮。了解這個道理，怨也不能起來，趕快要轉變，意思在此。「富而無驕」，只是無驕不算數，孔子也曾經說，「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富的人不但不要對人表現驕傲，而且要好禮。禮是什麼呢？禮是自己有能力幫助人家，就要幫助人家，這是好禮。我們今日之下，貧窮的人當然也不少，大財團的老闆、富人也不少，他如果了解孔子學術思想的話，他要會用孔夫子的道理，他在世間作大的事業，

中間沒有什麼問題。不但對員工不能有驕傲之色，更須要把員工當作事業團體的一體。你既是到我公司裏面來、到我工廠裏面來，我就把你看作是一家人，消除勞資中間的隔閡，他就沒有任何障礙。這就看現在這些大老闆，他捨得捨不得；捨得的話，真正好禮的人，他對於其他的人，人家有了災難，他都要救濟，何況自己的工廠裏那些員工。果然有這個心理，有好禮之心，其他問題沒有的。所以孔夫子講這兩句話，我們從這個方向去研究，你這樣研究，你學道就能成功，就把這個煩惱先把它壓伏下去，進一步把這個煩惱種子斷了，那你就證果了。

我們研究《論語》，每一章我們都是從這個上面去研究，這樣你才能夠得到受用。在沒有證果之前，你只要能夠把煩惱壓伏得住。你在家庭也好，到社會上也好，人事上面沒有一個怨家，你在有生之年，所到之處，沒有任何一個敵對的人。所以仁者無敵，仁就是我們要關心人家、同情人家，這是仁心。你有這個仁心起作用，人家不會找你麻煩，你辦任何事情人家都會來幫助你，這兩句我們這樣去學習。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現在看五七三頁，這是評論孟公綽。孟公綽是魯國的一位大夫，孔子就了解孟公綽他的人品，和他辦事的能力，在這裏就講了。「孟公綽」這位大夫，他「為趙、魏老」，為就是作，作趙國的、魏國的老，「則優」，優是很優秀的。趙、魏到了戰國的時候，把晉國分成為三家，這個時候他們還是晉國的一個卿大夫。如果孟公綽作趙家的、魏家的，趙、魏都是晉國的卿大夫，作卿大夫家裏的家臣。家臣在那個時候，人家稱呼他叫老，老者的老。那就是說，在趙家作家臣就是趙家的老者，叫趙老；在魏家作家臣叫作魏老，魏家的家臣。他要作趙家或魏家，這兩家卿大夫的家臣，則優，作得好，很優秀的。「不可以為滕、薛大夫」，滕是一個小國家，薛也是一個小國家，你要作這兩個小國家的一個大夫，作不好。為什麼作不好？古人注解很多，但是不必細考，為什麼呢？任何一個人，他的品德、才能，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孟公綽他的長處，他可以作趙、魏老，他如果要作滕、薛兩國的大夫，作小國家的大夫，不是他的所長，孔子說到這裏為止。

孔夫子講這句話，不是對孟公綽的人有所批評。他教一個有用人權力的人，你要用人，用其所長，不要求全責備。他是辦教育的，你就讓他來辦教育；你不能說，他來替你辦教育，你也叫他幫助你理財，或者叫他來幫助你發展農業，這些都不是他的所長。你要是一個人，把所有的事情都要責備他，都要他替你辦，那你這個人太苛刻了，用意在此。所以我們讀這一章經書，要知道，大家將來你有這個權力用人的時候，你不要要求全責備，用他的所長，那麼天下人都可以用；你要是求全責備，沒有人能為你所用，你找不到這樣的人。脩道的人也是如此，你度化眾生，你看這眾生從那一方面，可以啟發他的道心，雖然這個人他有很多惡的習氣，不好；你暫時不管它，你就能夠啟發他的善心，一步一步誘導他，這些眾生你都可以度得過來；你要認為這個人，惡習氣太壞了，那種人我暫時不要教他；你找那些有善根的人讓你去教，只要他有一善可以啟發的話，你就啟發他。道理都是一個，了解這個道理，你就可以用人了。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請看五百七十四頁，「成人」，我們到人世間來，我們都是人，怎麼叫成人呢？也不是說，古人講的，從小孩子一直到加冠之年，那就是成人了，到了二十歲那是成人了，這個成人都不是那個意思。這個成人，指成就人格，作人有作人的人格，就是成人。作人的人格有淺有深，標準不是一個。從淺的方面來講，學個正人君子，人格就樹立了；講到深處，人作到圓滿了，那就是一步一步走上成聖人那個路，就是成人。聖人也在人世間成就的，學佛成佛，也是在人世間成佛，所以成人，人圓滿成就了，那就是成聖人、成佛，所以成人這兩個字，有淺講、有深講。這是從淺處講。子路問：怎麼樣作人，成就人格？成就人格的話，就講作人之道，孔子告訴他，「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若，這個字就把後面這幾個人舉出來，假設的話。假若有臧武仲這個知，智慧。公綽就是前面講的孟公綽，不欲，貪欲之心很少。

還有「卜莊子之勇」，再加上「冉求之藝」，冉求是孔夫子的弟子——冉有，他的才藝。這四個人，後面《論語講要》裏面都說出來，臧武仲為什麼有智慧，孟公綽之不欲，他有他的事實，卜莊子的勇敢，後面《講要》裏面也有，各位自己看，冉求之藝，他辦事的能力、才藝。有這四個人的智慧、不欲、勇敢、才藝；這還不算，「文之以禮樂」，再加上禮樂，禮是要學禮，樂就是孔夫子的教育，辦政治都注重禮樂。

孔夫子曾經講，「博學以文，約之以禮」，學問要廣泛的學，用工夫在實行的時候，就在禮；禮、樂、射、御、書、數六藝，六藝禮、樂兩個字就是在前頭：禮要講規矩，講辦事一切的次序；樂是講和諧。所以禮樂很重要，要學禮樂。禮的本質，禮讓，遇到任何與自己有利害關係的時候，把這個利益讓給人家。樂就講和，跟任何人都要和平、和諧相處。它這個原理就是從太極、就是從本性起來，陰陽兩儀，然後就生出金木水火土五行。所以音樂五個音聲，宮商角徵羽就是配合五行出來，它調和到最完美的境界，就是陰陽二氣調和。陰陽二氣調和就是完全跟本性裏面、就是《易經》所講的太極，完全一致的，就從音樂這方面，就能證果。在理上面跟

各位說，禮讓，我們任何人都遇到自己有權利的時候，就不肯讓人，果然能夠讓人的話，你讓出去什麼東西呢？讓出了世間那些名與利，名與利就是遮蓋在我們本性上面的障礙物，能夠把這個名利讓出去，就把這個障礙物揭開來，本性就出現了，這是原理。懂得這個原理，才知道為什麼孔夫子要講學禮，禮要你禮讓人家，這一讓就把那些障礙物讓出去了，自己證果了。所以我們研究這個道理，孔夫子在這裏說，「文之以禮樂」，有前面四個人的長處加在一起，再加上禮樂，這就是成人了，開始人格樹立起來了，沒問題。脩行到最高的境界，他就成聖人、成佛。這章書是這個樣子，懂得這個道理，我們學了這一章，我們在世間跟人家相處，在家裏跟家裏的人相處，甚至於在世間，你遇到那些最討厭的人，那些犯罪的人，你也可以把這個關係改善，所以這樣可以為成人了。當然這個成人，這個標準定得很高。

「曰」，下面就說，「今之成人者」，臧武仲、公綽、冉求他們都是在孔夫子同時候的人，但是各人有各種不同的特性，今之成人者，這一句話，這個「曰」是子路說的，子路說，上面講這些成人，再加上禮樂，現在人恐怕要具備這樣的話，不

大容易，所以今之成人者。下面「何必然」，這是孔夫子的答復。孔夫子答復在文法上講，何必然上面應該有個曰字，但是文言文裏面，這個曰字不必加，可以省。你看文章這個脈絡、章法，你可以看出來：這個何必然跟上面問的今之成人者，有問，下面就是答復，古文的造句法，有這個例子的，所以說何必然，先答復子路問今之成人者。首先孔子就說：不必然，就是不必像上面講的，有四個人的那種各有各的專長，再加上禮樂。

那麼現在成人者，要具備怎樣的條件呢，孔子說「見利思義」，見到任何有利的要想一想，應該不應該取，要想一想這個義。比如說，過去讀書人都知道，你無論在公家作事情，在社會上作一般事情也好，你沒有對人家有任何功勞，人家送一分利益給你，不能接受，無功不受祿，這是作人最基本的條件，所以這裏講見利思義。人家無緣無故的送你一筆財產，或者是請你作一個部長，你要自己想一想，我這個能力能夠作部長嗎？再說，我作你的部長，我可以作，那你可以作我的長官嗎？義，要想一想，見利思義。再，「見危授命」，你比如說作臣子，君主有危險的

話，授命，你要接受這個命令。再危險你要接受、授給你的命令；你眼裏沒有危險，只有這個命令。還有，「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要是邀約。久要，老朋友，過去是朋友，結交為朋友，既然成了朋友，在五倫之內，作了朋友的時候，不忘平生之言。平生之言是什麼呢？在結交的時候，將來不論自己是多麼發展，不要忘记老朋友；當初結盟的時候。結交的時候，彼此平等的；將來的地位、財富差距很多的時候，不要忘记當初結盟之言。能夠這樣的話，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就是念舊，一個人能夠念舊，這人品德是不錯的。「亦可以為成人矣」，這就是孔子說，能夠這樣也可以算得上是有成就的人了。

論語講要講記【憲問第十四】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請各位找出《論語講要》五百七十八頁。《下論》跟《上論》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過去雪廬老人也講過，在《下論》裏面評論人物很多。比如說，這一章經就是評論人事。評論人事就是教我們學《論語》的人，知道認識人，誰是君子，誰是小人。我們學道的人就要親近君子，跟他學；也要遠離小人。這些小人雖然他在世間書念得很多，作官也作得很大，或者發財，財產也很富，但是我們了解他，根據聖人所評論的，認識這個小人，我們就不要跟他學。不但不要跟他學，也不要親近他，這是這章用意。

這一章是「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孔子問公叔文子這個人，於公明賈。公叔文子是衛國的，在衛國是一個大夫，這個人，一般對他有很好的評論。公叔文子

當時獲得一般人讚譽他，讚譽他什麼呢？「不言不笑不取」，孔夫子聽別人是這麼說的。孔夫子不完全相信，就問公明賈。問公明賈：「信乎」，信乎就是說，一般人說公叔文子不言不笑不取，這是可信的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因為公叔文子是衛國的一個大夫，他是衛獻公的孫子，他在衛國是個大夫，他既是大夫地位，在稱呼上，別人都稱呼他夫子，這是那個時候一般人稱呼人的禮節都是如此，大夫以上的人，別人都要稱呼他夫子。孔夫子問公明賈：「夫子」，就是指的公叔文子，別人說他不言不笑不取，這是實在的、可信的嗎。「公明賈對曰」，對，也就是對孔夫子講。就是對聖人的話，對長者的話，叫對。不能講答曰，講對曰。他就對孔夫子說了：「以告者過也」。這時他跟孔夫子說：你老人家聽人家說：公叔文子不言不笑不取，這是人家告訴你老人家的，是過也，過是什麼呢？言過其實，說的言語裏面跟他事實太超過了、過分了。那麼不要過分是應該怎麼呢？「夫子時然後言」，夫子就是指公叔文子，說話的時候，在什麼時候該說什麼話，說的正是時候，這叫時然後言。這個時然後言，是正好說得其時。所以「人不厭其言」，對於他說的言語不會厭惡。那就是說，時然後言，不是隨便說話。這個我們後代的人，尤其現代人

要注意，不是說，遇見任何人滔滔不絕的自己多說話。孔夫子在《易經》的〈繫辭傳〉裏面講：「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吉祥的人他的言辭不多，就是該說話的時候，他就說，不該說話就不說；相反的，躁人、浮躁之人，之辭多，他的言辭多得很多，見著別人就滔滔不絕的在那說話，發表自己的言論。這種人一方面表示他浮躁，再方面就表示傲慢自大，儘管講自己的事情。他這個時然後言，就是屬於吉人之辭寡這一類的，人家聽他的話，說的正是時候，應該說的，所以不厭其言。

「樂然後笑」，樂是快樂的時候，笑，一般人有時候笑。笑，過去有人專門研究這個笑，笑有很多種。笑的時候，有的人、古時候的奸臣笑裏藏刀。表面是笑，心裏面就有一把刀，他對某人笑的時候，心裏的刀就要準備殺那個人，這叫笑裏藏刀。有冷笑，就是對於對方也是一種輕視的意思，有譏刺的笑，那多了。還有最近有一位說學校裏面媚俗，用裝扮來招待的，那講皮笑肉不笑，種種的很多。還有諂媚的笑，所謂諂媚的笑，想取得對方對他有好感，他是一見面就對他生出一個笑臉出來，叫諂媚的笑。所以過去雪公講的時候，他就直接告訴我們學《論語》的人，

我們平常言語，說話就說話，不要隨便笑，一邊說話一邊笑，這就是有些諂媚的笑。而且對於比自己年尊輩長的人，你對他講話更不可以一邊講一邊笑。把對方、把長輩看作與自己平等，就不尊重，這是過去雪公常常講到的。所以笑不是隨便的，要在什麼時候呢？樂然後笑，不是不笑，就是我們一個人無論在什麼場合，遇到大家都感覺得很快樂的時候，這個是會心一笑，這是可以的。沒有到樂然後笑，那就屬於很多不正常的那個笑，那個都是要不得的。所以他這個人講的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反過來講，不是樂然後笑，人家一看，就有一種厭惡的心在那裏。

「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取這個字，就是一絲一毫的不義之財都不能夠取。過去的讀書人都知道，無功不受祿，別說這個祿是多，就是一介之祿，很微細的一種禮物，人家無緣無故送過來，也不能夠接受，一接受的時候，後患就來了。所以古時候讀書人都是講，一介之微都不能夠取。如果是不合乎道理的話，再微細的東西都不能接受。他義然後取，義就是合乎道義，就是自己有所貢獻，人家拿些禮物來，你還要看這個禮物有多少，太過了，還是不能收。人家拿禮物來，表示你對

他的貢獻，他有種感謝的意思在裏面，但是不能太多，太多了，還是不能接受。這就是合乎義。合義才能夠取，不合義的時候，再微細的都不能夠取。他講公叔文子義然後取，他不是不取，取都是合乎義，這樣，人不厭其取，人對他取了、收了，不會厭惡他。

這樣說起來，孔子說「其然，豈其然乎。」一聽公明賈這樣解釋，孔子明白了，其然，原來是這樣的。其然，是讚美公叔文子。再說，公明賈講到公叔文子那種義然後取等等，這個真是不容易。別說我們一個人能夠作到，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能夠這樣作到，別說看別人，我們回想自己。我們的言語，跟人家談話也好，我們在學校裏當老師教書也好，是不是每一句話都是說得合乎時宜，要完全作到，不容易的。無論是教書，或者跟朋友一般平常的談話，或者自己發表演講，能夠作到時然後言，說得恰到好處，真不容易的。我們自己回想過去所說的話，說得不是時候，說得不是恰到好處，多得很。言多必失，失言的時候很多，這是在言語方面。樂然後笑，我們也有譏刺人家的笑，也有不當心的話，見著長輩，這跟家

裏不同，兒女見著父母那沒問題，笑這是天倫；我們在外面，見到年齡比我們長，他的道德學問比我們高，我們一講話就笑的話，這就失了言了、失了禮了，笑得不是時候，但是我們往往犯的毛病很多。義然後取，更不必說了，我們凡夫眾生的心裏，只要有人送東西來，送禮物來。這不但是財物，包含名位，人家恭維你——你是了不得的一個人，是一個有道德的人，大賢人，我們大概一般聽了都很高興。人家無緣無故的找你來，他一個大官給你作，這在一般人看起來，了不得，我求都求不到，一般人都有這個心裏。沒有說，人家請你作一個官的時候，你先考慮該不該去作，一般人沒有這個想法。所以這三者完全作到，真不容易。所以後面講，「豈其然乎」，對於公明賈講這公叔文子，講這幾種的話，前面其然很讚美公叔文子，後面這一句話，豈其然乎，是很活動的話。對於公叔文子，既不懷疑他，也不肯定的承認是完全作得到。因為完全作得到，實在不容易的。所以後面講：豈其然乎，這是一種活動的語氣，意思就說，希望他能夠完全這樣作，就是豈其然乎。

這一章經，我們從孔夫子，從不信而到後面其然、豈其然，我們要學。尤其是

後面豈其然乎，孔夫子還是希望公叔文子，完全能夠作到這個樣子，真正完全作到這樣，那就是了不起的人。你想想看，言語、歡笑、取名利，這三者都不隨便、都要恰到好處。一開始作的話，就是由世間法貫通到出世間法，由世間法作得很習慣了，到最後就是出世間法，能學成聖人了。成聖人就是從這地方開始學，開始學都是通達人情世故，人人都可以學的，學到最後，那就是出世法。在這裏就是學個中道，學出世法必須學中道，不能偏的。

論語講要講記【憲問第十四】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請看五百八十頁，這是孔夫子就臧武仲作的這一樁事情來評論。前面講學成人，有臧武仲之知，這是其中的一種。那是很讚歎臧武仲有智慧，這裏就是評論臧武仲作了這一樁事情，他有要挾國君的這種事情。

這裏，各位先看看《講要》五百八十一頁。先講防，防是臧武仲他食采的縣、邑，食采邑。邑就是等於現在一個縣，這個縣是當初魯君給他家裏前輩的人、他家的祖先，給他食采的一個地方。這個地方就是在現在山東費縣，當地方人都是讀費，後來讀畢，在費縣東北六十里。魯襄公這個時候，臧武仲被魯家的三家卿大夫有個孟氏，說了他的不好的言辭，然後得罪了國君，犯了過，然後出奔到邾這個地方去，後來又從邾回到防這個地方來，這個防原來是他食采的一個縣。他犯了過，逃出國外去了，後來又回來。回來之後，他就叫他的異母兄——不同母親的哥哥，送了一分很厚的禮物給魯君，要求魯君答應他，念在他祖先的功勳，祖先有功勳，魯君才給他食采的一個地方。現在他本身犯了罪，他希望魯君，給他祖先立個後，守他先人

的祭祀。因此魯君就把他異母的哥哥、臧為，把他立在那裏，也就是說，叫他異母兄還是立在防這個地方，繼續享有這個地方的食采，魯君答應之後，他又回到齊國去了。

就這樁事情來講，記在《左傳》裏面，還有其他的歷史記載裏面，一般人都說，臧武仲這個作法，送了禮，然後請魯君來替他先人立後，不算是「要君」。這個要讀邀，要是挾人家，要挾是用自己的力量，壓迫對方，也就是挾持的意思。挾持對方，叫對方答應他的要求，所以這要讀要君。要君在古時候，是犯了大罪，是不得了的事情。當時一般人都說，臧武仲這個作法不算是要君，明明他也送了一分很厚的禮，而且派他異母兄去向魯君求情，這是一般人的講法。但是孔夫子看法，不然。他說，雖然別人說臧武仲不是要君，但孔子說：「吾不信也」，我不相信。孔子說不相信一般人所說他不是要君，為什麼不相信呢？後面注解裏都講到了，你要是不要君的話，臧武仲你就在齊國，你不必回到防這個地方，你繼續在國外，你送禮也好，或者用什麼方法表示也好，你請求魯君為防來立後，這是說得過去的。但是

你先回到防這個地方來，這個當中有文章了。怎麼呢？你回到這個地方來，你還可以擁有你原來這個地方很多的能力，就包括很多你可以利用的那些資源，萬一魯君不答應你的要求，你可能就叛亂，你藉著你這個地方可以在魯國叛亂，這個一般人看不出來，他是程序問題。所以一個人在世間辦事情，你要是按照正當的程序，不要先回到防這個地方來，那就不算是要君；但是你先回到防這個地方來，就表示萬一魯君不答應你的要求，你就可能要發動叛變，這種程序不合禮，孔夫子看得出來，聖人看得出來。

所以我們學了這一章經的話，我們了解孔夫子評論人、評論事情，不是一般人的知見可以能夠了解的。我們學《論語》，我們就是在這些地方學聖人之言。學聖人之言就是學聖人講的道。所以這章書，我們要了解孔夫子的話，評論這個人和事，那不是一般人能夠了解，我們學《論語》就要了解這個道理。了解這個道理，我們看看，我們在世間學道、辦事情，你有權力用人的話，你可以認識人。

論語講要講記【憲問第十四】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請看五百八十二頁，這兩句話。在春秋時代創霸業的，開始就是齊桓公，後來接著創霸業就是晉文公。這在春秋時代講霸業的話，兩位都是非常有名的人，我們讀歷史、讀《春秋》、《春秋經傳》，都會知道。什麼叫作「譎」呢？根據《集解》鄭康成的注解，譎是詐也，詐欺。《說文解字》裏面講，譎是權詐也。這個加一個權字，比鄭康成的注更詳細一點。鄭康成注這個譎就是詐字，就是詐欺的意思。《說文解字》裏面講的譎，這個詐有權謀的意思在內。權這個字，我們學道的人都知道，用在好的地方，就是方便。比如說，釋迦牟尼佛在說法的時候，有方便說法，這叫權，權法，講智慧是權智。這個權字用在不好的這一方面，那就是權謀，權謀就是用謀略來奪取人家種種的名利，這叫作權詐。為什麼孔子講，「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字了解之後，跟譎相對的就是正字。「正」字按照鄭康成的解釋，就是不欺詐人家。按照《說文解字》講的話，不講權謀，不用權謀來欺騙人，這叫正，不講權謀欺騙人家，這個是正。這個正字，講到好處，世間法是正人君子，

出世間法，這個正字就不只是方便的權智。方便就是方便智，有方便說法。他這個正比方便還要進一步，佛經裏面講開權顯實，這是真實語，智慧呢？是實智，所以正字就很重要。

為什麼孔夫子說這兩位都是創霸業的人，一個是譎而不正，一個是正而不譎呢？這在經傳裏面舉出兩樁事情來講。齊桓公開始創霸業的時候，他有一個創霸業的道理在那裏。這個道理是什麼呢？「尊王攘夷」，尊就是尊敬，王就是周天子，尊王就是一切都是尊重周天子；攘夷，周天子治理之外的四夷，不受中國文化教化的，中國以外的那些四夷之人。攘夷，攘就是抵禦、抵制，抗拒外邊的外族來侵略，叫尊王攘夷，所以他這個霸業是一個正的。晉文公不是如此，晉文公他作盟主的時候，要周天子到他這個盟會上來接受禮遇。齊桓公開始創霸業的時候，他是要尊王攘夷，一切都是尊敬周天子。比如說，齊桓公作盟主的時候，所謂盟主在春秋時代，是召集各國的君主，參加一個盟會，這叫葵丘之會，《講要》五八二頁裏面有。他在葵丘之會，他當盟主，他就帶了參加盟會的各國諸侯，來朝拜周天子，這在禮上

面真正是尊王，尊周王。到了晉文公的時候，晉文公也有盟會。晉文公作盟會的會主，他沒有帶各國諸侯去朝見周天子，他是邀請周天子到他這個盟會來，接受禮敬，叫作踐土之盟。在踐土之盟的時候，他要周天子到這個盟會來，接受盟會的各國君主來行禮。這兩種作法，在孔子看起來，齊桓公是正的，真正是尊敬周天子；你這晉文公就把周天子邀請過來，接受你這個禮。在晉文公的眼裏，對於周天子沒有敬意，沒有尊敬的意思。就按照是一個普通的人，我邀請一個人到我這裏來，接受我的招待，是這個意思。所以一個是正而不譎，一個是譎而不正。就從這兩件事情來看，孔夫子拿一個正，一個譎字，定出這兩個人的不同。《春秋》就是以一字來褒貶，用一個正字來褒齊桓公，用一個譎字來貶晉文公，這是《春秋》的大義，就從這裏看出來。

所以我們看世間一般人辦事情，他的行為，他的言語，根據孔夫子這個《春秋》大義的話，我們可以得到正確的，論人論事的知見。我們對於世間人與事，不從孔夫子這裏學，說實在的話，我們得不到正知正見。正知正見都沒有，別說脩道，我

們就是在世間辦事情，跟一般人來往，就處處得罪人，處處跟人家結了怨，我們自己還不知道，學道更談不上。所以這樣看起來，我們學孔子，要學正知正見。正知正見，孔夫子聖人講的話，就這麼簡單，一個字就是給人家褒揚，一個字就給人家貶斥。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請看五百八十二頁，這個要講到齊國的那一段歷史，這個很複雜，各位可以在《講要》裏面自己看，現在我把大要的意思說一說。齊國到了齊襄公的時候，國內亂的現象就慢慢出現了，管仲跟召忽他們兩個人是輔導公子糾的，輔導公子糾到魯國去。後來齊國正式內亂出現了，鮑叔牙擁護小白，小白就是後來齊桓公，擁護小白搬到莒這個地方，莒就是後來那個莒縣。後來亂平了，這兩方面都要回去，公子糾也要回去，小白也要回去。公子糾的母親是魯國人，魯國人就派了軍隊，加上管仲、召忽送他回齊國，準備作齊國的國君；另外小白他也要回去。回去的時候，在路上遇到了，就發生作戰。管仲在這一場戰爭之中，一箭就把小白射中了，可是沒有射中他的身體，只射中他的帶鉤上面去，小白這個人裝死，就是雖然沒有射中身體，假裝就死在地上。公子糾、管仲一看，小白已經死了，然後就回報魯國。好了，對方已經死了，不要那麼快，就慢慢回到齊國，準備作齊國的國君。沒有想到小白

原來是裝死，卻偷偷的先回到齊國。先回到齊國，他就先作了齊國的國君，就是後來的齊桓公。這個時候他已經作了國君，等到公子糾大軍，慢慢的將到齊國來的時候，齊桓公就帶著軍隊，來跟他正式作戰，當然公子糾這方就打敗了。打敗了之後，鮑叔牙就告訴齊桓公，他說管仲雖然射中你，但這個人是人才，你要好好的用他。說要用管仲的話，恐怕魯國人不給他，他教齊桓公說：管仲這個人，他曾經企圖要殺我，把我射得半死，我要你交給我，我要親自來殺他。公子糾呢？我們究竟還是兄弟，我不忍心殺害他，就交給你處理，這是齊桓公這一套。當然魯國打敗了，那就照齊桓公這樣講的，公子糾就回到魯國去，當然，死了。召忽呢，就跟著公子糾也自盡死了。管仲呢？到了齊國來，馬上就得到齊桓公重用他，而且是用他作相，這個相就是等於後來宰相，是這樁事情。

所以子路就說了，「桓公殺公子糾」，為什麼不說是魯國人殺呢？這時魯國戰敗，不得不接受桓公的那種交代，講到原來這個殺害還是歸於齊桓公，所以桓公殺了公子糾。召忽陪這個公子糾死了，「召忽死之」，在子路看起來，這是對的。公子

糾死了，公子糾是召忽輔佐的一個人，公子糾死，他跟著死，這是成仁取義的事情。管仲不然，「管仲不死，未仁乎。」前面把事實舉出來，後面這個「曰」字還是子路講的。事實提出來以後，子路就問孔夫子曰，這個曰字是子路講，未仁乎，管仲他不算是仁吧！召忽死之，他可以算是個仁，成仁；管仲不死，不能說他是仁。子路自己沒有確定，管仲未仁乎，來問孔夫子。「子曰」，孔子說，「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齊桓公有九次來召集天下各國的君主，國君叫作諸侯，是周天子封的諸侯，九次來召集那些諸侯。這個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不以兵車不是用武力。這個盟會是什麼呢，在歷史上講是衣裳之會，衣裳，指參加盟會各國的君主，穿會盟的禮服，穿著禮服叫衣裳之會，不講武力，不是用戰爭的方法，那叫衣裳之會。不以兵車，兵車就是戰爭，他不用戰爭，九合諸侯都是衣裳之會。這個是誰的能力，「管仲之力也」，桓公能夠這樣的話，九合諸侯，他是靠管仲這種能力。這樣看起來，「如其仁，如其仁。」如，就是按照子路所想的——召忽死之，召忽稱得上是個仁者。那麼孔夫子一分析，管仲這樣幫助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這個，如其仁，跟召忽死之比起來，照理來說，應該超過召忽，現在答復子路的疑問，就是

不但不如你所想的，未仁乎，反而可以說，跟召忽死之這個仁，沒有兩樣，召忽成為仁，管仲也是如其仁。如其仁就是指的他這個功勞，按照事實來講，是超過了召忽。召忽是他對於公子糾私人的道義，管仲幫助齊桓公九次衣裳之會，不用兵力，避免戰爭，那個對於天下的安定，這種功勞召忽比不上。想想看，一發動戰爭，不管是勝是敗，要死多少人，不參加戰爭的那些老百姓，所受的災難更多。所以他九合諸侯，就能把天下的君主結合起來，尊重周天子，避免戰爭，這個功勞大得很。後面還講到，最重要的是尊王攘夷，保存中國的固有文化，不受外來四夷的那種文化，他們沒有君臣父子這個倫常觀念。尊王攘夷，後面就講到，他能夠一方面是尊敬周天子，一方面抵抗外來的，那個違反五倫道統的四夷文化。所以孔子說，管仲如其仁，如其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請看五百八十五頁，還是講到管仲。前面是子路問的，這章是子貢問的。子路、子貢在孔門可以算大弟子、大賢人，他們都還不了解。可見得我們要認識一個人，我們能夠敢自己說，我們對於某個人真能認識嗎？不要有這種自信。有自信的話，那怎麼呢？我們要多學習孔夫子。孔夫子在《論語》裏面這些所有的言語，評論人的、評論事情的這些言語，我們都要學習。我們根據孔夫子的這種言語學習了，我們才敢講認識某人是君子，或是小人。不憑孔夫子這個聖言，叫作聖言量，不以聖人的言語作法則的話，我們的看法都是得不到正知正見，我們要想有正知正見，在世間上我們要把一個人看清楚的話，就必須要學孔夫子的言論。

子貢先問孔夫子，開頭就說「管仲非仁者與」，管仲不能算是一個仁者吧？為

什麼呢？下面就舉出事情來。「桓公」，就是前面講的小白——齊桓公，「殺公子糾」，這就是《春秋》之筆。公子糾雖然不是桓公親自殺的，但是桓公叫魯國人殺公子糾，這個主導殺的人，還歸於桓公，所以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管仲不能夠像召忽那樣，跟公子糾一同死，這還算了，不死就算罷了，「又相之」，而且又來幫助齊桓公，作齊桓公的相。這在子貢看起來，這個怎麼能夠說，管仲算是仁者呢？

下面是孔夫子跟子貢解釋，「子曰：管仲相桓公」，不錯，你說管仲不但不能夠像召忽那樣陪公子糾一起死，而且又相之。這個相之，正是殺公子糾的桓公，這個道理你很難說他是個仁者。孔夫子說，不錯，是又相之，而且是相幫助殺公子糾的那個齊桓公。但是你要知道，他相齊桓公、幫助齊桓公創霸業，「霸諸侯」，霸諸侯就是行霸道。霸道不是我們現在講，某某人橫行霸道，現在一般人講橫行霸道，沒有什麼是非的，完全是欺負人家，用力量來欺壓人家，那叫霸道。齊桓公這個霸道不是這樣。他有他的道，他的道就是尊王攘夷，那個霸業有霸業的道理，所以說稱霸諸侯，以這個霸道來領導各國的君主。他這一領導各國的君主，「一匡天下」，匡

當正字講，把天下這個政治、教育、文化，都把它扶正了。一匡天下，一正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齊桓公、管仲那個時候，到孔夫子這個時代，時間已經很久了，民到於今，於今就是周家東遷之後，所以在春秋時代，到了於今，那個時候創霸業，到後來春秋這個時候，「受其賜」，還能夠受到管仲幫助諸侯創霸業那種惠賜。

這個惠賜，賜的是什麼呢？下面就講，「微管仲」，微當沒有，假如沒有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吾，孔夫子講我們大家，我們這些在春秋時代的人、天下人被髮，這個被當披字講，頭髮散下來。古時候男子的頭髮要把它束起來，束髮。四夷的文化，沒有受到中原文化教化，他披髮、頭髮散出來，從頭上披下來，這是野蠻人，被髮。左衽，古時候穿的衣服，鈕釦右邊，四夷之人是左邊，衽就是前面那個衣服。我們現在一般人穿的唐裝，無論是短的也好，短的還是對開的。長的唐裝是右衽，左衽是左邊。衣服就表示文化，右衽是代表中國的固有文化，從衣服上面可以表現出來。不是中國固有文化，那個野蠻人他的衣服是左衽。所以說假如沒有管仲幫助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我們現在大家都是披髮，穿左衽的衣服了。這

樣看起來，我們現在就講到，民到於今受其賜。我們現在沒有披髮，還是束髮，還是右衽。從束髮、右衽的衣服來講，就是講到我們中華文化，保存到現在沒有滅亡，這是誰的功勞，這是管仲的功勞。「豈若匹夫匹婦」，那裏像，豈當何字講，若就是當像，何如、何像。那裏像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匹夫匹婦是個人、私人的關係。私人講究信用，諒就是講究信用。私人之間講究信用，說一句話算一句話，像召忽那樣對待子糾，他跟著子糾一同殉職，在孔子看起來，那是匹夫匹婦之為諒。「自經於溝瀆」，這個雖然不是講召忽，講一般人。一般人只講匹夫匹婦之為諒，他到那個時候自經，經就是古人吊死，就是叫經，自經就是自己吊死在溝瀆之間。溝瀆就是在沒有人知道的一個地方，不必是在那個溝壑裏面，凡是在無人之處，沒人了，解那個偏僻的地方自經死了。「而莫之知也」，死了就死了，沒人知道。在他本人來講，他是匹夫匹婦之為諒，守住私人的信用。這種信用跟管仲比較起來，怎麼能夠比呢？與管仲比較起來的話，管仲保持住了周家的文化，周家的文化就是五倫道統。

這個五倫道統從那來的，從伏羲氏來的。伏羲氏畫八卦，八卦裏面就有五倫，

有天地、有父母、有六子——三男三女，這是家庭的倫常。外面就是君臣，還有一般的朋友這一倫，這是平等的，這個五倫原始的就是伏羲氏。什麼叫五倫？五倫從數目字出現的，數目字從陰陽二氣出來的，陰陽二氣又從太極出來的。現代有學術界的學者講到，我們學校教育裏面，他是講科學這一方面。科學要講基本科學的研究發展，國內講尖端科技重要的發明，要從物理、化學、數學這三門學問深入的研究。深入研究才有創造發明，有發明，我們要造機器、造飛機，我們不用仰仗外國人的技術，我們自己可以創造出來。我們甚至要創造潛水艇，到現在還是仰仗外國機密的文件、機密的零件，我們自己不能創造。他認為要創造必在這三方面，物理、化學、數學，他只管會講，他就不知道物理、化學、數學來自那裏？中國文化講三皇五帝，五帝也不是五個人，是拿五帝作代表。講物質、講數目字必然講五、講五行，孔夫子在《周易》〈繫辭傳〉裏就講，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來自天一生水、地二成之，然後有一陰一陽兩個數目字。陽是一三五七九，陰是二四六八十，分配在五方，然後一者是生，一者是成之，這是數目的來源。數目的來源就是來自陰陽兩個數目，陰陽兩個數目就是陰陽兩個氣分而已。你這個氣分原來就是太極，太極不動、

不起作用的時候，如如不動的。一起作用，它就要動了，一動就是陰陽兩儀，就相來講就是兩個儀，就是一明一暗，就氣分來講就是一陰一陽，它來源就是太極。五行用在物質上面也就是物理、化學。你講物理，你就從五行上面追究，講化學千變萬化的，有了五行，由那個數目字變來變去，那就是世間萬法都從這裏變。你要懂得變化的道理，懂得它的來源，你學世間的物理、化學、數學，你可以造就世間。目前全世界最秘密的尖端科技，都是掌握在外國人的手裏。外國人雖然掌握這種尖端的科技，他不懂得原理，他是用在來殺人放火這一方面，對於天下人沒有利益。

我們學這個，懂得這個原理，我們用在和平這一方面，用在道上面。用在道上面，就教人家成就聖人、成就佛，所以我們在這裏研究《論語》，跟外面一般人，研究《論語》不一樣的。這是過去老恩師、雪公講，外國人有能力造原子彈，我們有能力造維他命；維他命就是養人的，原子彈是殺人的，老師講的是比喻的話，原子彈是殺人，他們這個尖端科技，我們能夠把它造成維他命，在世間辦事情都能辦得通，脩道就一定能得到這個養分，能夠直接成就聖人。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論語講要》五百八十七頁。公叔文子他的家臣，大夫之家用的臣子叫作家臣，原來在他家裏作家臣的就是大夫僕，後來呢，由公叔文子向國君推薦，就到國君的朝廷裏面去，作了諸侯的臣子，「與文子同升諸公」。同升諸公，公指的國君的朝廷，這個不容易的事情。原來是他的家臣，他把他推薦到國君的朝廷裏面，而且跟他同等的，升到同等的地位，這個一般人很難作得到。所以「孔子聞之」，孔夫子聽了這樁事情說：「可以為文矣」。後面在五百八十八頁裏面有解釋，根據《禮記》〈檀弓〉篇記載這一段，這個各位自己看。這一章經書，孔子特別讚佩他的，就是能夠認識人才，認識人才之後，自己有那種心胸。原來在他的家裏面作家臣，他能夠把他推舉出來，跟他同等的在國君朝廷裏面，作國君的臣子。所以孔子說：這是可以為文矣。

文是一種諡號，古人在命終之後，有地位的人都是有人給他取一個諡號。這諡號有一定的法則，合乎那一條才得到這個字。公叔文子命終之後，他的諡號是誰給

他的，就是衛靈公。衛靈公給他取一個諡號叫文，是因為他對於國家有貢獻，給他一個文字。但是按照諡號，古時候有六種，他的內容合乎那一個字，就給他取這個字。這個文字按照諡號的法則，叫作「錫民爵位」。錫當賜字講，賜給人的爵位，合乎這一條可以諡號就是文字。衛靈公當時不按照這個，他另外一個意義給他一個諡號是文字；孔夫子就按照頒贈諡號這個制度，也就是這個規定，他說合乎錫民爵位。因為公叔文子把他家臣推薦給國君，而且跟自己地位同等，等於這個爵位是他給他的家臣的。孔夫子這一解釋，完全合乎這個諡號，是個文字。這章經書最可貴的，就是公叔文子符合文這個諡號。可貴的是他有這種心胸，沒有嫉妒，不但沒有嫉妒心，而且是為國家推薦真正的人才，所以他合乎錫民爵位，這是非常難得的一種善舉，特別在《論語》裏面記載下來。我們學道的人，學中國文化，就要學這樣的心胸，心胸有多寬大，你的智慧就有多寬大，是這個意義。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請看五百八十八頁，這一章是孔夫子跟康子提到衛靈公無道，康子就是季康子，魯國的三家卿大夫之一，這個三家卿大夫之一，季氏家裏是掌握政權最重的一家。孔夫子跟季康子說，「衛靈公無道」，這個人是沒有什麼道的。季康子就說：「夫如是」，如是就是指的無道。衛靈公既然無道，「奚而不喪」，奚而，而在這裏按照古人的解釋當為字講，奚而，奚為，奚為當何為？既然無道何為不喪？喪是亡國，奚為就是倒裝句，是何為，為什麼沒有亡了國呢？孔夫子就說了：「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有這三個人。這三個人在《論語》裏面別處記載，他們三個人都有缺點，雖是有缺點，可是衛靈公能夠用他們的專長。

比如說仲叔圉，仲叔圉就是孔文子。衛靈公的太子蒯聵當初跟南子、衛靈公夫人，相處得不好，得罪了南子。南子在衛靈公面前就說太子一些不好的話，蒯聵後來害怕了，就跑到國外去。孔文子就是娶了蒯聵的姊姊作太太，孔文子在衛家是這

個身分。衛靈公死了以後，國君的地位由出公輒，就是衛靈公的孫子，也就是蒯聵的兒子繼承國君。這個事情過了以後，蒯聵的姊姊，就是孔文子的太太，後來跟蒯聵合作起來，又回到衛國來，發生父子爭國的這種大事情，所以孔文子有些缺點。「仲叔圉」就是孔文子，但是他能夠「治賓客」，能夠辦理外交。「祝鮀」，祝鮀是前面講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所以祝鮀他的品德也不怎麼好，但是他能夠「治宗廟」，治宗廟的話，懂得宗廟的禮儀就可以治理國家。再講「王孫賈」，王孫賈曾經問過孔夫子，「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所以王孫賈這個人在孔子看起來，也不那麼好。但是他能夠「治軍旅」，軍事他是專長的。所以孔子就跟季康子說，你問衛靈公無道，為什麼沒有亡國？是因為他能夠用這三個人，這三個人雖然都有缺點，都不是那麼完美，但是衛靈公能夠用他的專長，這個專長一個是辦理外交，一個是治宗廟、就是辦理國家的內政，再呢，就是辦國防、軍旅的事情，有這三個人，「夫如是」，這樣他能夠用這三個人，「奚其喪」，其就是指的衛靈公的國家，他怎麼會亡國呢？

這章經書，要知道：一個無道之君，衛靈公雖然是無道，他能夠知道用人，用一個人的長處。這就啟發我們後代有用人之權的人，不要求全責備。你要求一個很完備的人：他又能辦事、品德又好、而且什麼事都能辦。這個你到那裏去找，找不到那種完人的，這是一層。再呢，一個無道之君，他能夠用人，國家還不會亡；如果是有道之君，那更不得了了。有道之君能夠用人的話，不但是不會亡國，他可以王天下，所以這是我們學這一章經要了解這個道理：用人不能求全責備，只要某人有他的長處，可以用的話，就可以用其所長。再說，無道之君用人得其人，他可以不亡國；那麼我們又有道，又用人用對了，你想想看，這就是可以行王者的事業。這章書我們學到這裏，雖然這裏講的是政治上面，我們學道的人要知道，我們要親近善知識，遠離惡知識。除了親近善知識，我們要看清楚之外，跟我一起同學、同脩的，也要注意，同脩的時候，你不要因為，某人他脩行的工夫還差得很，你不要選得那麼嚴格，只要他可以，能夠一步一步的引導來脩道，這就好。聖人教我們的，只要某人有一種善行，我們就一步一步引導他，循循善誘。所以我們無論是脩道、無論是在世間辦事，都要向孔夫子這樣學。

論語講要講記【憲問第十四】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請看五百九十頁，怍，這是一個入聲字，現在入聲字一般國語裏面就沒有了，普通的念法就念怍。不怍就是不慚愧。「其言之不怍」，一個人話說出來，然後感覺對人對自己沒有慚愧，「則為之也難」。根據馬融的注解，他說，「怍是慚也，而內有其實」，所以這個言語說出來，沒有慚、沒有愧的話——本來慚是慚，愧是愧，馬融注解，怍就是當慚講——他的言語說出來沒有慚的話，內有其實是什麼呢？他所講的這個言語，就有事實跟他所講的言語，完全相合，就是內有其實。那麼內有其實，他言語說出來就不慚了。

「積其實者為之難也」，這個實怎麼樣積其實，比如說，說這一句話答應一定給人家作某樁事情，就要完全兌現，這就是信。既然用言語說出來這個信，信就是實，積這個信用、這個事實，那不容易的。你要說出這個信用的話，你這個事實就要跟言語配合，言語一說出來，就有那個事實跟言語在那裏配合，不能說言語說出來有信，然後人家叫他來兌現的話，不能夠兌現，那就與事實沒有積起來。但是要

積這個事實可不容易的，比如說：我們答應人家作一樁事情，我們確實能夠辦得到，這才能說出來；說出來以後，到後來不能兌現，這個就慚，慚就是對不起人家。連著起來，不但對不起人家，對於自己也愧疚。所以馬融注解，積其實者為之難也，這是解釋孔子講，你要言語說出來沒有慚愧的話，要以事實跟這個言語完全符合。

這個事實照馬融的注解，就是平時在脩養方面，就要把它累積起來。一個人有信用，沒有信用，不是單指某一樁事情。一個人長期的，無論對任何人，說任何言語，都有事實跟這個言語一致，這就是長期的在那脩養。這個信實是累積起來的，不是一個時候造假的。造假也有的是故意的，我說出來，後來我馬上辦得到，你就這一樁事情特別設計的，這個不是長期累積起來。長期累積起來，積其實的話，那是平素對於任何人、任何事情，不說則已，說了之後，就跟事情完全符合，這就要平時脩養。重要的就在平時脩養，跟言語完全相符。所以孔子講：「為之也難」，難在那裏？難不只就某一件事情，對某一個人來講的，而是平時就要養成，說出話來，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這是孟子所講的，就要養成對別人、對自己沒有慚

愧，不是說作出慚愧的事情，而沒有慚愧心，不是這樣講。這個言語說出來完全與事實相符，這才是不忤。這個不忤就是平時脩養這種品德，難在這裏。就佛法來講，《百法明門論》裏面，慚愧是一個善法，惡法就是無慚無愧，有慚愧是屬於善法，善法就是要平時養成的。

論語講要講記【憲問第十四】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請看五九〇頁，「陳成子」，成子是諡號，就是陳恆，他的祖先就是陳完。陳完原來是陳國的公子，後來在陳國發生問題了，他就到了齊國來，齊國那時齊桓公，認為陳完是一個人才，就重用他。陳完就是陳公子，原來在陳國曾經卜筮過的，用占卜，陳完這個人五世其昌。將來他不得了，可以作人君，但是這個人君不在本國，在他國，在別的國家；這人君也不是他本人，經過五世之後，他的子孫在他的國家可以作人君，這是陳完原來的事情。一到齊國，齊桓公就重用他。後來傳到陳恆，就是陳成子，「弑簡公」，就把齊簡公殺了，他就作了齊國的國君。他原來姓陳，後來到齊國改為姓田、種田的田。所以陳恆弑齊君以後，齊國不是姜太公的齊國，而是田齊，這時候還是叫他陳。一發生弑簡公，在春秋那個時候，國際上還有一個禮，

就等於現代國際上政治的制度。那一個國家發生弑君這個大事情，別的國家都可以出兵，把這個亂臣賊子平下去。而且這個時候，齊國跟魯國是關係很密切的。所以齊國發生弑君這種大事情，孔子認為這個趕快要出兵，要討伐陳恆。

孔子就「沐浴而朝」，洗洗澡，沐浴，因為這是大事情。朝見魯君，這時魯君是魯哀公，他就見魯哀公。「告於哀公曰」，就報告魯哀公說：「陳恆弑其君，請討之。」請魯哀公趕快出兵去討伐陳恆。「公曰」，這時哀公就說，好，你先「告夫三子」，三子是魯國那時候三家卿大夫，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三家卿大夫，你去告訴他們三個人。「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魯哀公叫孔夫子去報告三家卿大夫，孔子就說：「以吾」，以是因為，我是從大夫之後。孔夫子這個時候，已經不在魯國作官了，但是他大夫的爵位還在，有重大的事情，還可以上朝直接報告國君。所以在這裏講，以吾從大夫之後，我現在雖然不在魯國作大夫的職務，但是我還是個老臣子，還是大夫爵位，以這個名位的話，不敢不告也，我不敢不來報告國君，請國君來出兵討伐。「君曰：告夫三子者」，是國君告訴我，要去向三家

卿大夫報告這一樁事情，請三家卿大夫出兵去討伐。這是孔夫子講的，講的意思就是說：我以大夫的這個名位，應該來告訴國君，不應該告訴三家——三家是卿大夫，我也是大夫。而且這種大事情，我只能告訴國君。而現在是國君叫我去告訴三家卿大夫，既然有國君的命令，我不敢不去報告他們三家。所以「之三子告」，之就是到，就是前往。前往三家卿大夫那裏，把這樁國君交待的事情，向三家卿大夫來報告。結果呢？「不可」，三家卿大夫不准出兵。

這個沒辦法，既然不可，孔夫子有什麼辦法呢。「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後來，孔夫子又跟他的弟子，又講，也是在當時就跟三家大夫這麼講：因為我是從大夫之後，我不敢不告。不敢不把這個事情來告訴國君，是國君叫我來轉告你們三家，我也不敢不來轉告。這個意思就是說，以孔夫子是個大夫的地位，從禮制上面不應該去告訴三家大夫，他現在不得已，不能不告。這樁事情是說孔夫子當時主持國際之間的正義，孔夫子要主張正義，然後不能夠達成願望，那是不得已。魯哀公政權掌握在三家，三家不出兵，無可奈何。但是不管怎麼講，孔子

這種作風、這種主張、這種正義感，在歷史上對後代是一個正面的教化。

世間萬事無常，就剛才我們研究的那一章，想想看，陳公子到齊國來，齊桓公那是正在創霸業的時候，轟轟烈烈的，想不到傳到陳恆這個時候，齊簡公被陳公子的後代弑君了。陳恆弑君也沒有很久，這時齊國變成田齊，田齊以後到了戰國，沒有好久就亡了國。所以過去雪公教我們，要多多讀一讀歷史，歷史上一看的時候，世間萬法無常的。佛經裏所講的，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確實是夢幻泡影。這樣看起來，我們處在世間，當然要學孔子一樣，要主持正義，不能同流合污，孔子報告魯君要出兵討伐，就是主張正義。魯國那時候政權操縱在三家大夫裏面，孔子都是不跟他們同流合污。奉了國君的指示，要去告訴他們，告訴他們還是義正言辭。言辭非常嚴正的表達，這是國君叫我來告訴你們的。

就世法來講，必須這樣。雖是這麼作，心裏有出世法的脩養，自己不會有煩惱。為什麼沒有煩惱？世間萬法都是無常，隨時在那變動，我們學道就是這樣，在世間它隨時在變。就今日之下來講，看看這個時候，只有一直變壞下去，不會變好的，

雖然變壞，我們不能同流合污。同時我們也知道，世間萬法都是無常的。我們心裏要求道，知道有個常道在那裏，它是不變的。我們學道、學聖人，就是學這個道。因為有這樣，我們才能夠在世間，不跟世間同流合污。因此看見世法，世間怎麼樣變化，我們自己心中還是很安然自在，這就是脩道的人，你要這個學法子。不然自己跟著世間法來煩惱，那你還學什麼道，這一層，我們要有這樣的啟發。

論語講要講記【憲問第十四】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請看五百九十四頁，子路問孔夫子，如何來「事君」？事君就是在國君朝廷裏面，作臣子替國君作事情。孔子告訴他：「勿欺也，而犯之。」「勿欺也」，不要欺騙國君。怎麼樣不欺騙國君？既然幫助國君辦事，在國君朝廷裏面作臣子，那就要作一個忠實的臣子，老老實實的把事情辦好，不要作假，這就是不欺君。但是，辦事情是替國君辦好的事情，如果國君叫你這個臣子，替他向民間搜刮錢財來自己享受，你就不能幫他辦這種事情。不能幫他辦這種事情，你怎麼辦呢？要諫勸他。諫，諫就是言字邊一個東，諍就是言字邊一個爭。諫勸國君，諫一次，國君不聽；再諫，還不聽；你找時候還要諫勸，這就是「而犯之」。犯之是什麼呢？你諫勸國君，不要把民間錢財搜刮來自己享受，你在諫勸與他心裏相悖的，他顏色顯得不好看，你還是要諫，犯顏而諫，叫而犯之。這是指一樁事情，國君犯的過失很多，不管國君有什麼過失，你要不欺君。所謂欺君，就是完全迎合國君所好，不管是對的，或是不對的，就是你替他辦那些不對的事情，這都是欺。你要不欺，就要犯顏而諫。

不過有一個限度，三諫不從則去。一諫，不聽；二諫，二諫不聽；要三次犯顏而諫，三次還不聽，那就改不過來了，要去。這個國君給你再高的官位，你也不能幹了，你幹的話，就是替他私人辦事情。這種國君不會太長久的，他亡國，你跟他一起亡。

就因果來講，亡國事小，他造了這些罪業要墮落的，再想保持人身，那保不住了。這樣不諫勸、不離開，就世間法來講，他亡國，國君自身都保不了，平常跟他一起造罪惡，到亡國的時候，陪他一起死。這還不算，造了這些罪業，死是一個花報，果報還在後面。果報的話，失了人身，再想得人身，得不到了，到三途裏面去了，這個很嚴重。所以三諫不從就要去了要離開，不要貪戀這個官位。這一章書要知道，孔子聖人講話很含蓄。你要一層一層往裏面分析，往裏面去研究的話，這裏面很嚴肅的。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請看五九五頁，「上達」、「下達」這個達字就是通達，這裏沒有具體的說出來那一樁事情通達，既然沒有具體說出來，它的含義很廣泛。上達，上指的是什麼？下達，下指的是什麼？上、下這兩個字含義就很廣。這裏根據何晏的注解，上是本，下是末。本、末，這個解釋很好，上、下這兩個字既然是沒有具體指明那一種的話，他這裏就用本末這兩個字來解釋。辦任何事情，學道，都要知道本末。本是根本，末就是枝末。拿教育來講，教育的根本是要教人家學作聖賢，這是根本。憑甚麼學聖賢？先要明瞭自己能夠成為聖賢的本性，就是《中庸》裏面所講的：「天命之謂性」。先要了解這個本性，本性了解之後，人人就憑這個，把本性開發出來，就成為聖人、成為佛。所以教育上，得到這個根本，明瞭這個根本，你教學生，你就得其教育的根本，其餘的教學生學那些謀生的學問，增加財富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那不是不重要，雖重要但它是枝末，不是根本。再講政治方面，古人尤其儒家講政治，就是要實行仁政，仁政就是一步一步的引導人家學道。你一個國家，分開部門

來講，有財務、有內政、有外交、有軍事，知道要實行仁政了，分在各部門，他都有仁政來指導他。比如說，講國防、講軍事，軍事講武力，武力這個武字，武是什麼呢？止戈為武，有外面的人侵犯過來，我們抵抗他，把這侵犯的力量，抵過了，就算了，這是一個講法。再深入的一層講法，這個武力，根本上來講，武字就是要動武，就是以文治，以仁政，仁者無敵，天下沒有任何敵人，這是真正的武。軍事方面如此，財政方面、各部門都是以仁來指導，所以仁是根本，其餘的是枝末。不用根本來指導的話，枝末就是一用就偏了。所以講「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上是根本，下是枝末。

再講，我們脩道最重要的，就是先要悟自己有天命之謂性。悟了之後，我們怎麼脩法子？就要把障礙本性，世間生生滅滅無常那些東西，那些東西是無明。什麼叫無明，把我們本性迷了，使我們認不得自己，那就是無明。我們要脩，就是把無明破除掉。所以悟也好、脩也好，都要知道這是根本，至於其他的，與這個相關的，那都是枝末。這些相關的事情，必須要和根本能夠配合在一起。離開這個根本，你

那個善事情作得再多，與這個成聖賢，格格不相入，不知道根本就是認識自己本性。脩就是把無明脩掉，什麼叫無明？自私自利的這個心理，不把這個去掉的話，我們就是在世間作善事情，慈善救濟的事情也要明瞭這個根本，順著根本作這個慈善事業，才是相順的，如果不明瞭這個根本，慈善事業作得再多，與這個道沒有相關。而且愈作自己愈驕傲起來，我是個大慈善家。而你這個大慈善家是藉著把世間資源、財富資源蒐集來、表現出來，成就自己的名聲。你沒有把慈善事業結合在根本脩道方面，你就偏了、就錯了。所以要明瞭什麼事情叫作本末，要知道清楚，所以這很廣泛的。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要知道本末，無論世間辦事情，無論脩道，都要知道本末。所以在《論語講要》裏面講，雪廬老人在最後就是教大家，你無論是學儒、學佛，應當知道希聖希賢是根本，財富利益是枝末。雪廬老人講完了這一章，開示我們：學儒要學聖賢，是根本；如果不把聖賢放在根本上來學的話，只講世間怎麼賺錢，怎麼樣來追逐世間那些名利，那都是枝末，學佛也是如此。這一章經，就學本、末這兩個字。

論語講要講記【憲問第十四】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請看五九五頁，根據《論語集解》裏面孔安國的注解，漢學家不承認這裏的孔安國，是古時候那個孔安國，是後來冒名的孔安國，所以漢學家叫作偽孔，偽是假裝的、冒充的孔。但是我們在這裏，不管漢學家怎麼樣說，我們這裏還是依法不依人，就說是孔安國注解的。他注解的不錯，他說，「為己，履而行之。為人，徒能言之。」

孔夫子講：「古之學者為己」，怎麼為己？就儒家學儒的人來講，學儒的人，五經是一定要讀的，孔夫子那時候講五經，到後來才有四書。宋儒把《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編成為四書。孔子那時候，儒家的基本經典就是五經，學儒的人要讀五經，五經裏面都是聖人所講的話，聖人所作的的事情，你讀了五經之後，「為己」，為什麼呢？就要照經典裏面所講的去學習，成就自己。聖人所講的要學成聖人，在家裏要作孝子，對於兄長要盡到悌道，在外面交朋友講究信用，君臣之間各盡其分，盡到道義，這樣學成就自己。就從五倫上面學，一步一步的成就，先學成

為君子，然後成為賢人，最後成為聖人。聖人從那出來的，就從五倫上面學的，五倫就是配合金木水火土五行的。《三字經》裏面講，「此五行，本乎數」，數目字，五行就是從陰陽兩個數目字出來的。《易經》裏面講太極，太極就是本性，太極一起作用的時候，就有陰陽兩儀。陰氣、陽氣，發展成數目字，陰的，二、四、六、八、十，陽的是一、三、五、七、九，陰陽兩個數目字互相配合，生成的就是金木水火土。所以金木水火土五行是從陰陽二氣來的，陰陽二氣就來自太極，來自本性。五倫就是配合五行的，從五倫上學，學成就了，一步一步的就是佛家講明心見性，就證到自己本性，為己，就是這樣。讀了聖賢書，覺悟自己有這個本性，然後按照聖賢所講的這個言語，聖賢所表現的那個事實，我們就從五倫上去學，這是為己，成就自己。

「今之學者為人」，孔夫子那個時候還是春秋時代，為人怎麼呢？把五經也讀了，讀得很熟，也可以跟人家講，也可以寫文章。但是自己沒有下工夫這樣學習，沒有從五倫上面，一步一步的來開發自己的太極。只把經書念得很熟，也會講，也

會寫文章，卻只是拿出來給人家看的，表現自己有學術，這叫為人。這是孔夫子講這兩句話，拿好懂的話，為己，我們讀聖賢書的話，就要學成聖賢；為人，他雖然讀聖賢書，不是來學聖賢的，而是拿這個來求自己的名利。這個相差太遠了。孔夫子在這裏教我們，必須學著要為己，不能拿這個來求名求利。

論語講要講記【憲問第十四】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請看五百九十六頁，蘧伯玉是衛國——就是衛靈公那個國家，他是衛國的大夫。魯、衛這兩個國家很親近，是兄弟之邦。孔子那時候跟蘧伯玉有很深的交情，是老朋友。孔夫子曾經到衛國去的時候，也曾經在蘧伯玉家裏住過，他們兩個是老朋友。

這個時候，「蘧伯玉使人」，派人到魯國來拜訪孔夫子。蘧伯玉本人沒有來，派人代表他來拜望孔夫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既然老朋友派人來拜訪，孔夫子就請他坐，然後談話。問，當然就是問候的意思。蘧伯玉派人來問候孔子，孔子當然要問候那個來的人。「曰」，孔子說：「夫子何為」，夫子，因為蘧伯玉在衛國是一個大夫的地位，稱呼大夫，禮貌上都要稱為夫子，這個夫子指的就是蘧伯玉。蘧老夫子現在在家裏，何為，他現在作那些活動，生活狀況如何，何為，包括這些事情，就是問候的話。

「對曰」，使者就對孔夫子。雖然蘧伯玉跟孔夫子是平等的，是朋友，但是由蘧伯玉派人來的這個使者，他有禮貌，他對孔夫子不講答曰，講對曰。對曰是對於長者講的，所以使者就對孔夫子說：「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你老人家問到蘧夫子，在家作什麼呢？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他想寡其過，過失一天一天減少，減少到沒有過，還辦不到，這話是確實的，《講要》後面有講，《淮南子》有說到，還有《莊子》也有這些記載的。說是「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蘧伯玉到了五十歲的時候，他回頭一想：就在五十歲以前的四十九歲，哎啊，我今年五十歲了，我去年還有犯了很多過失呢。這句話印光祖師常常舉出來的，就是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可見得這個使者講：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這是實實在在的話。這一句實在的話，就把蘧伯玉他平時這樣脩養、脩道的工夫，用很簡單的一句話，把它表達出來。所以使者出，然後孔夫子就說：「使乎。使乎。」很讚美這位使者，也就是說蘧伯玉，你派這個人派得對了，派得非常適當。

這一章書說到這裏，我們要研究，為什麼蘧伯玉這個使者講：欲寡其過而未能

也？過失，我們知道，我們任何一個人，你說沒有過失，誰敢說沒有過失。別說我們在六道裏面輪迴生死的凡夫眾生，人人都有過。就是孔夫子也講，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孔子這裏講，「加我數年」，再加我數年，「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孔子是說，希望沒有大過，小過，孔子還不講呢。一個人真正的說，大過、小過都沒有了，那就成聖人了，成佛了。所以這一章書裏面講，蘧伯玉他是這樣條行的，天天要反省自己，有過就要改。但是凡夫過太多了，沒到成聖人的這個地位，就是不斷的改過，然後一直把這大過小過通通去掉了，這就成就了。就儒學來講，聖人成了。就佛法來講，佛成就了。從這樣一研究你就知道，這一章，蘧伯玉用工夫實實在在的。

論語講要講記【憲問第十四】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請各位看《論語講要》五百九十八頁，「不在其位」這個位字，指的是職位、職務的一個位子。在政治上講，比如在政府裏面各級的職位，除了政府裏面各種官職職位以外，一般也可以廣泛的講，這個位子包括地位等等。

這兩句話孔子講：「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就拿政治作代表，比如說，無論古時候、無論現在，在政府裏面無論在那一個部門，你就是作你本位上的工作，不要干涉你本位以外、他人的那個工作。比如說，我們就拿地方政府來講，在縣政府裏面，各科局很多，你是教育局的，就作你自己教育局之內的事情，其他社會局、工務局，你不必去干涉他的事情；同樣的工務局也不必干涉教育局的事情，只要自己各盡其本位、各盡其分就好。雖然讲政治，包括古時候天子朝廷裏面，國君、諸侯的朝廷裏面，以至於地方政府裏面，彼此各部門的工作人員，就是不謀其政很重要。謀就是你不在那個位子上，你不必去替他計畫這個、計畫那個；你替他著想，人家有人家工作的一個辦法，你不必代他思想，這是就政治方面。就一般民眾團體，

也是這樣。你在任何一個民眾團體裏面工作，你跟你的同事，你站在你的位子上；其他同事，他有他的職位，你只管你職位之內的事情，你不要干涉同事他們職位的事情，這就保持一個安定。講禮上面，禮講規矩，這就合乎規矩，合乎規矩才不會亂。否則的話，我要干涉你，你要來干涉我，那就是謀了，這就亂了。各人有自己的專業，不把自己本分事情作好，要干涉別人，那就是不務正業，這在世間任何事情都作不好。脩道人更不可以如此，我們一舉一動，藉著世間的任何事情，幫助我們來學定工夫、守規矩。守規矩就是戒定慧這個定工夫，基本的一個脩養，假如禮上面所講的規矩都不能守的話，那個道也沒辦法學了，定工夫就更談不上了，自心中就是一團亂糟糟的，那學什麼道，這兩句話很重要。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這是《易經》裏面，六十四卦之中有艮卦，艮卦裏面孔夫子寫的〈象傳〉，〈象傳〉有〈大象傳〉、有〈小象傳〉。在每一爻後面是〈小象傳〉，卦辭後面是〈彖傳〉。卦辭就是彖辭，象辭就是卦辭，後面有〈彖傳〉，〈彖傳〉後面有〈象傳〉，這是〈大象傳〉。一般《易經》的經文沒有說〈象傳〉曰，

只說是〈象曰〉。艮卦的〈象曰〉、就是〈象傳〉裏所講的：「君子思不出其位」。所以曾子在這裏面講，君子思不出其位，就是從那裏面引用出來的。等於注解孔夫子這兩句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這樣說起來曾子引用艮卦〈象傳〉這一句話，就是來解釋孔夫子這兩句話，就是一章。但是朱子在《論語集注》裏面，把它分作兩章。我們雪公老師在講這一章的時候，根據古人的注解，古人就是在朱子以前的，認為這還是一章。要是作兩章看起來的話，曾子曰，這是憑空出來這個君子思不出其位，這用意在那裏，講不通。所以作為一章講，順理成章，很好。

我們學了這一章經，這是孔夫子聖人的話。在《易經》〈象傳〉也是孔夫子親筆寫的，可見得聖人的話，非常重要。他教我們在世間辦事情，學聖人、就是脩道，都要在這上面好好來學習。如果違背這個道理的話，在世間做任何事情不能成功，在機關裏面就會妨害同事，妨害別人；在古時朝廷裏面，就往往發生互相攻擊，演成的禍患更難收拾了，這還是講在世間作事情。至於你脩道的時候，也是這樣，不能夠守住聖人所講這個話來學習，那個道乾脆不要學，沒有辦法學了。名義上在學

道，就拿我們念佛來講，念佛要得一心不亂才有成就。這樣作的話，處處妨害別人，從心裏上就是一團紛亂，一心不亂什麼時候才能得到。所以從世間法到出世間法，都要認識孔夫子講這個話，對於我們非常重要，必須這麼學。但是我們自己要了解，不必管他人，我們先看自己，我們都是凡夫眾生，從無始劫以來，我們的心充滿了見思惑，心裏的思想雜念紛飛，起的念頭都是妄念，妄念那裏是一念呢，妄念都是亂的。這個妄念都是處處要損人利己，妄念它所以這麼亂，要干預人家，他的心裏就是要損人利己。你這樣一想，你看孔子講這個話重要了，我們脩道，這一方面要好好的體驗體驗。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請看五九九頁，「君子恥」，恥是羞恥，羞恥什麼呢？他的言語超過了他的行為。先從自己來講，就拿脩道來說。自己脩行的工夫，作到幾分就能說幾分；如果是自己沒有作到，就先說出來了，這是「言過其行」。

真正是一個君子，君子包含學儒、學佛，凡是學道者，在這裏都是稱為君子。一個學道的君子，無論自己脩行的工夫，或是給人家承諾，替人家辦事情，比如說，作到一分，你就只能說一分。如果說，只能作到一分，就先答應人家：沒問題，我保證一定負全部責任，結果只作到一分，沒有完全辦到，那就是羞恥了。古人真正在學《論語》，他實實在在脩行的話，不會講百分之百的保證，我一定能夠替你辦得到。只能夠講：我替你辦，我盡力的辦，辦到幾分，自己不敢保證；這樣留一點餘地，到後來才好辦。你要說沒問題，一切由我來負責任；世間事情變化很多，外在的因素，你就是答應替人幫忙，到後來，這中間有很多變化，將來不能兌現，那怎麼辦？怎麼向人家交代。所以言語不要事先說得那麼肯定，答應替人家辦事，所

辦的事情，在言語上所講的，沒有照言語上所講的兌現，叫「言過其行」，這個君子就感到很羞恥。所以古人知道這個道理，他先替人家幫忙，事情辦到了，然後再說出來，這個是最妥當的。我們學道的人，幫忙人家一樁好事情，甚至於古人，事情作完了，說都不要說。我們當然也不一定那樣學，所以孔子在這裏講，要言行相符，不能言過其行。

君子恥，這恥字重要。古人講八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恥是最後的這一個字。雖然是最後的一個字，可是如果沒有恥的話——這裏講言過其行、就是沒有信用，孝悌忠信的信字；信，你說他沒有信用，是可恥。他恥的心沒有的話，你說他沒有信，沒有信就沒有信，那有什麼問題，現在人就是這樣。至於講到古人，你說他不是個孝子，在家裏對於父母不能孝順，那是最大的恥辱。現在人你想想看，你說他不孝，他也無所謂。孝與不孝在他認為沒有什麼大作用，這都是無恥才會這樣。有羞恥心，才會注重你說他不孝，他就感覺到很羞恥了。孝悌忠信禮義廉，上面這七個字都要有恥字在那裏，它才幫助人脩養這個德，才脩得好；恥字沒有了，其他都談不上了。

廉是廉潔，廉潔是指貪污這方面，現在那些貪污的人，你說他貪污，他也不在乎；而說他貪污，他也後悔，後悔什麼，貪污得少了，為什麼不多貪一點。貪污雖然是犯法，我貪污少了，是犯法，不如貪污多一點，也都是犯法，現在一般人心裏就是這樣，這都是沒有恥。

論語講要講記【憲問第十四】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請看五九九頁，「君子道者三」，君子，脩道也好，辦事情也好，脩道有脩道的辦法，辦事有辦事的辦法，這叫作道。君子辦事情、脩道是君子道，這個道是講道理。君子辦事情、脩道的道理，在那裏呢？有三種。「我無能焉」，孔子說，這三種就是下面這三句話，我無能焉，能，這三種道理都能實行，都能辦得到；無能焉，孔子說我還辦不到呢。這三者，第一是「仁者不憂」，第二是「知者不惑」，第三是「勇者不懼」。知、仁、勇三者，這裏先講仁者。

「仁者不憂」，憂是憂愁、憂患。我們在世間辦任何事情，不只是一個人辦。你是一個企業家，你作這個企業的大老闆，下面有員工。這個企業規模很大的時候，在你下面有各級主管，主管下面有一般員工。你辦這個企業，除了你自己，還有各單位的主管，各單位主管下面還有一般的員工，就不只一個人。那麼一般人都有一些憂愁，憂愁什麼呢？我這個企業之內，從各單位的主管，和下面所有的員工，是

不是對你這個企業團體，要求得過多了，他們的薪俸一天一天要求太多；工作方面，是不是能夠盡力去配合來工作，你心裏只想到這些事情。或者，就平等的關係講，你對事業裏面，你的股東，跟股東相處是不是也在想，那些股東對於這個事業團體，有沒有作違反你事業的一種利益，你都想到這些事情，恐怕那些股東來傷害；仁者不是這樣想法。仁者就是，你處處是為他人利益來想。你既然是事業團體的一個老闆，你當然要為你下面這些員工、這些主管，替他們想；你這個事業的股東，你也為他們想。有時候自己未免吃一點虧，吃虧就吃虧，只要利益他人，自己在事業上就能順利的推展；你要虧待你的員工，虧待你的股東，你這個事業要想順利的發展，那很困難。想到這個道理，自己吃一點虧，沒有壞處，只有好處，在脩道方面那更好講了。

脩道方面，過去我們雪公老師常常講，吃虧就是佔便宜。為什麼吃了虧就是佔便宜呢？明明人家把你的利益爭取過去了，把它奪取過來，你吃了虧怎麼還說是佔便宜呢？要知道，無論學聖人，無論學佛要想成佛，就是要相信孔夫子講的話，「毋

意，毋必，毋固，毋我。」不要一切為我，這個我是什麼呢？這個我就是佛法所講的我執、法執。我執是人我執，法執是法我執。一切事情都是為我，這是我執。一切事情看人家，都不合我的意思，只有我的意思才對，別人的意思都不對的，這就是法執。這個我執、法執就是執著，執著就是不對的。執著就是障礙，把自己的真如本性障礙起來。真如本性是萬德萬能的，有了我執、法執，萬德萬能的一德一能都沒有，發生不了作用。所以雪廬老人講，吃虧就是佔便宜。為什麼呢？吃了虧，人家認為那些名也好、利也好，他爭取，我們就讓給他。讓他爭取這個名利，我讓給他，在世間人看起來，我吃虧了。實際上，我讓給他，我把這個我執、法執讓出去了。我執、法執讓一分，自己萬德萬能的真如本性，就顯出一分來；讓得徹底，全部把我執、法執讓出去，我成功了，我就是聖人了，我就是佛了。所以雪廬老人講的話，含義很深、我們要記住，吃虧就是佔便宜。人家拿這個名利，始終在生老病死，六道輪迴裏面，輪迴不停，不能了。我們把這個名利讓他，他要，我們就給他，我們讓出去。讓出去，我們萬德萬能的這個真如本性，就一層一層的顯出來，這個多麼好，所以是仁者不憂。仁者，仁是什麼呢？仁在佛法裏面講，就是慈悲，

在儒家講就是仁者。這個仁者，上論裏面，我們雪公老師作的「志於道、據於德」那一張講表裏面，那個仁就是從道德裏面出來的，這個仁者就是本性裏面起的作。從本性起來這個仁者，他有什麼憂愁？憂愁是患得患失，就是恐怕那個名利被人家奪去了。仁者認為，萬德萬能一切的事情，我們自性中完全具備，絲毫沒有欠缺。一般人講的名利，那是虛假的，那是生滅法。所以我們懂得這個道理，在世間作任何事情，沒有憂愁的時候。跟任何人相處，不怕人家來陷害我，我是絲毫沒有憂慮的，這在心裏就平安了。平安，這是了不得的事情，脩道能夠心裏平安，這就是最好的感應。

「知者不惑」，知，這是單獨的講，包括慧；分開來講，智是智，慧是慧。單獨講智就是智慧兩個字，意思都在當中。慧是看世間任何事情，看得清清楚楚，辦事情，什麼事情能夠辦得成功，什麼事情辦不成功，把多方面的因素要看清楚，這就是慧。有了慧的時候，還要什麼，智，智就是下決斷的能力。這就是又能夠看清事情，又能下定決心來作。不惑，那就沒有疑惑的事情。我們眾生都有見思惑，見

思惑整體的就叫作惑。分開來講，見思惑裏面有貪瞋癡慢疑，疑就是惑，疑惑。這些疑惑，整體的講，那些是煩惱，煩惱就是惑。這是什麼呢，自私自利的心，有自私自利的心就有惑。學道，知道這個自私自利的心要不得，有自私心一定是損人利己的。損人利己，就是這個惑把我們本性障礙起來了。這個惑存在，沒辦法把它破除掉的話，你就是把儒家的五經文字都研究通了，意思也明白了，但是沒有照講的道理來實行、來學習的話，一點用處也沒有，惑還是在那裏。說佛法，就是把三藏十二部的經典都研究了，經文也能講，自己不能照經文所講的道理去脩行的話，也是一點用處沒有，頂多是向人誇耀一下我的學問很好，學問好，不能了生死，所以有自私心就有惑。

學道，我們這是講《論語》，《論語》最重要就是教我們學道。了解這個道理的時候，認為這個私心要不得。要去私心，不是一下就去得了，遇到私心起來的時候，馬上就把它制伏住，不讓它再繼續往外發展，這就是伏惑。把這個惑能夠把它壓制下來，不要讓它傷害別人，不要讓它傷害一切眾生。所以雪廬老人過去講，我們學

道的人，不要惱害眾生，只要作的事情，不要惱害眾生。眾生都不能惱害，當然對於人更不可以惱害。這樣的話，你就是有智慧的人，知者不惑，你就不會有疑惑。

「勇者不懼」，前面都有了，有不憂、不惑，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勇敢的去作，沒有什麼懼怕的。也是沒有自私自利的心，即使他自己私人的利益受傷害、受損失，認為這個事情應該去作的話，也毫不畏懼，這是勇者不懼，非常重要。這三句話連在一體，缺一不可。

孔子講：「君子道者三」。這個三種，仁、知、勇三者是連環的，缺一不可。說到最後孔子講，在前面講，「我無能焉」，這三者我還沒有辦得到。最後子貢講，「子貢曰：夫子自道也。」自道，這個道字就是說，自己說自己。子貢恐怕別人聽了孔子這句話，認為是孔子真的辦不到，有這個誤會，所以講自道。這三者就是孔夫子自己，他說：「我無能焉」，實際上是只有孔夫子才能夠這三者都作得到。普通人能夠作到幾分之幾就不錯了；完全作到，那只有孔夫子。我們現在讀這一章經，就是照孔夫子所講的，這樣去學。想想看，我們都是凡夫眾生，雖然是又學儒又學佛，

但是我們在世間有憂愁的時候，有疑惑的事情，遇到有些事你認為應該作的時候，有時就不敢作，沒有那個勇氣去作。所以一般的事情，某某人說是想作這個好事情，沒有道德的勇氣，他想作很多合乎道德的事情，那就不行了。而我們就要這樣學，這三者都要學。果然這三者都學，雖然還沒有到孔子這個境界，我可以保證各位，你只要這樣學，你就在這個世間不憂、不惑、不懼，你想想這個世間，你就是有道之人，你辦任何事情都沒有任何障礙；就是有障礙，與你自己沒有任何損失，那是別的因素，那是眾生沒有福報，被那些外在的因素，把他影響了。那麼對你沒有任何損失，所以你還是成功的。脩道更是如此，這三者子貢講，這是孔夫子，是夫子自道也。

論語講要講記【憲問第十四】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請看六〇一頁，「方人」，古人有兩種解釋，孔注，就是孔安國的注解，把方人作比方人講，拿這個人跟那個人相比較，這叫方人。另外一種講法，就是鄭玄的、鄭康成他的注解，這個方作謗字講，毀謗的謗字講，方人就是謗人。清朝劉寶楠的《論語正義》，他引用一位盧文弨《考證》講，《古論語》這個謗字就是作方字，換句話說，這裏方字跟這個謗字是通用的。

這兩種講法，我們雪公老師就採用謗字講，毀謗講。為什麼呢？我們先看一文字。「子貢方人」。孔子說：「賜也」，賜就是子貢的名字，老師可以稱呼學生的名字。「賜也賢乎哉」，好啊，你很賢，賢人，那是很了不得的一個人，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是個語助詞，它沒有實際的意思，就是說話用這個字，幫助這一句話發起，這叫語助詞。夫我則不暇，孔子講，我沒有這個閒工夫來方人。這樣研究這個方，是作比方講好；還是作毀謗講好。比方人，孔子不反對。因為在《論語》裏面也曾記載，孔子也問過子貢，「女與回也孰愈」，你跟顏回兩個人，孰愈，孰當

誰，誰比誰優秀。愈是當優秀講，勝過對方，或是優勝的意思。你們兩個那一個比較優勝，這就是比方，所以孔子不反對。因此在這裏講比方，如果拿孔夫子問子貢，女與回也孰愈，在這裏講，兩者一讀起來，這前後就不對了，所以應該作毀謗講。毀謗是毀謗人家，說人家那裏不好，那裏有什麼過失，這叫毀謗，所以方在此就作毀謗講。子貢毀謗人，孔子講，賜也，你毀謗人家，你比人家賢，你是賢乎哉，乎哉是問話。夫子講：我可不是這樣，我自己管自己都管不了了，我那裏還有閒工夫來毀謗人家，說人家這裏不好，那裏不好，我那有工夫來謗人家，這個講得通。

夫我則不暇，這句話重要。我們學道的人，處處要學著能夠反省自己。我們不要看到別人，說別人這裏不好，那裏不好。要知道任何人都是凡夫眾生，不學道的人，他不知道。一條道，要研究儒家的經典，才知道無論那一個眾生，都有見思惑，都是要損人利己，人人都如此，我也是人，我不是這樣嗎？這樣一反省，孔子講：夫我則不暇。反省自己什麼呢？改過。損人利己就是過失，小的，言語之間傷害了別人，自己宣揚自己，讓人家心裏不愉快，這就傷害人家了。言語行動，我們作任

何事情，自己認為好，實際上，影響他人，我們往往不知道；自己不知道，這是無心之過，還是輕微的。最重要的，有心思跟人家爭名奪利，我們凡夫眾生人人都是如此。尤其現在講一切都要保護自己的權利，除了保護自己的權利以外，還用不正當的手段，來把人家的權利奪過來。我們看人家這樣，我們學道才知道不能這樣。學道就要學著反省，一反省自己，我們還有這樣，那就跟人家差不多了。既然學道了，我們要解決生老病死的問題，解決世間一切、那些障礙要撤除。世間辦事情、跟人家相處，都有種種的障礙，把這些障礙撤除，那就要時時刻刻反省自己。看人家的過失，我們自己就有這種過失。我們自己要改過，要撤除這些障礙，自己時時刻刻在用工夫，都還感到來不及呢，那裏還能夠管到別人，這句話多麼重要。要反省自己，特別在這個時代，人人見思惑一天一天增加得更多。我們如果不學著反省自己的話，我們處在這個人世間，煩惱把我們壓迫得喘不過氣來，我們看一切人待我，都是對我有傷害的，人家都是對不起我，這個心理這樣一想，成天的都是在苦惱之中，這種人的生活沒有一點樂趣，脩道更沒辦法講，所以要學反省。

看人家，反省自己，要先從改過開始。凡是跟我們有緣的人，我們跟任何人相處，在機關裏作事情，在任何團體裏面跟人家作同事，這都是有緣；在家庭裏家裏的人更不必說，這個緣分更深。我們懂得這個道理，跟家裏的人相處，看看家裏的人，言語行為給我們的感覺，假如有讓我們自己很深的壓迫感，不要這樣想。我要想想對方，對方對我也有這樣想法。我們一反省，我們自己先改過，改到一定程度——誠於中，形於外，對方就能夠受到感應。你自己不說，他應該就能感受到，你對他沒有惡意，言語行動對他沒有任何傷害，你就能夠把家庭裏面造成和諧的氣氛。這就是因為你自己能夠反省，才能作得到；自己不反省，完全執著我的意見才對，你的意見不對，那好了，就跟現在一般人造成很多家庭分裂的現象一樣。社會上也是如此，凡是跟我們有來往都是有緣，我們要把我們看到的、所接觸的有緣之人那些過失，我們不要想用教化來教他——他不會受你教化的，我們自己先改過，自己作得非常好，然後，讓他慢慢的看，他會看得出來，要感化，不是教化。教化是老師對學生講的，家長對兒女講的；對於別人，都是用感化的。自己要學著反省，對於一切有緣的人，我們要時時感化他，那你在世間，你就是個學道的人，是個有道之人。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請看六〇二頁，先把經文我們看一看。孔子說，「不患人之不己知」，經文，文言文往往把主詞，就是主語省掉不用，不患人之不己知。孔子就跟他的學生講，你們，這個你們就是主詞，你們不要憂患人家不己知，不己知是倒裝句法，不知道你自己，不己知是不知你自己。「患其不能也」，你要患自己不能。能是什麼呢？脩道是實行的工夫，把自己的能力表現出來，智慧、學問這都是能。一般辦事情，你要有那個能力。就是你們不要憂患著別人不知道你，你必須要憂患自己不能辦事情，不能夠把自己的能力施展出來。這個意思在〈學而〉篇裏面就講，「人不知而不慍」，講得很清楚。你自己有能力，人家不知道沒關係，「不亦君子乎」，這是君子。君子有能力，人家知道，你就有施展能力的機會；人家不知道，施展不出去，自己在那享用，所以不必有怨恨。

這一切的能字，我們要研究一下。能是能力，能力一般人講，在學校裏面，學那一門的學問，就培養那一門學問的能力。你學會計，會計講數目，這個能力培養

出來了；學教育的，教學的方法、教學的道理，你有能力了，你可以教學生。辦政治和民間各種的各行各業，都有他的能力，這在學校裏都要學，但是這個能力是學來的嗎？不錯，是學來的。學來的，它根本的本源在那裏，這一般人就不去研究它了。你不研究它，真正的作用，你就用不上；你要研究它的來源，明瞭之後，你的用處廣泛得很。你就拿會計學數目來講，數目怎麼來的？《三字經》裏面講，「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數。」水火木金土，就是世間萬事萬物基本的這些象，天地間的萬事萬物都是象，象這個基本的象，金木水火土。這金木水火土本乎數，從數目字來的。你再追問，數目，這些數目從那來的，那個編《三字經》的人，學問了不得的。本乎數，這個數是在孔夫子親自寫的《易經》〈繫辭傳〉裏面就講到了。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地就是陰陽兩個象，天是陽，地是陰，陰陽兩種氣分，陰陽兩種氣分合起來，生出水火木金土，配合五方。舉一個作例子，比如說，北方，北方是水，北方水怎麼生出來，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天一，一是奇數，六是偶數，代表陰氣，一是陽氣，陰陽二氣生成水；其他東南西中，就是陰陽兩種氣分生出來的。陰陽二氣從那來的？陰陽二氣從太極裏

面出來的，太極就是我們眾生本有的本性，這就是能力的來源。由陰陽二氣，由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生出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生出無窮無盡的能力，這些能力，你說從外面學來的嗎？是從本性中出來的。了解這個道理的時候，我們在世間跟人家辦事，都是用理性來跟人家共事情，不要起情緒化。脩道更是要如《中庸》裏面講，「率性之謂道」，就是順從自己本性。順從自己本性，從那裏開始順從？就是鄭康成注解《中庸》，就拿這個金木水火土裏面，含有仁義禮智信，解釋這個天命之謂性。現在有人也講《中庸》，他說這樣講法講得含糊籠統，他就特別注解，引用這個講法，引用那個講法，引用一籬筐，引得太多太多，都是文不對題，他根本就不懂鄭康成所講的，金木水火土那個數目字，是從本性裏面出來，他不了解。

我們引用這些話，就是講到這個能，就是從本性裏面生出的本能。我們運用這個本能，在世間辦事情沒有障礙，脩道沒有障礙。就拿我們這個身體來講，你懂得這個道理，陰陽二氣讓它自己順乎，這個本能在那裏運轉，你這個身體大概生病的機會很少，有一些，難免。一個凡夫眾生都沒有病，那說不過去，總是有病，你懂

得這個道理，有一些病的時候，你請醫師來給你慢慢調理一下，最重要的，你還自己能夠知道怎麼個調理，很容易就會好，沒問題。所以在這裏，「患其不能也」，最患的是自己不知道，自己有這個本能。有了本能的話，人家知道，你可以用出來；不知道自己，那責任不完全在自己，那要看世間的一般人，他有福報，有這個因緣認識你，使你這個能力施展出來，給他們、造就他們的福利，讓他們得利益。最重重要的是讓他們能夠明心見性，能夠知道道；假如世間人不知道，我自己也在那裏自受用。自受用的話，我們正在學聖人，與我絲毫沒有損失。懂得這個道理，人家知道不知道，與我都沒有任何損失，我們自受用。自受用什麼呢？我們脩道完全自己來脩持，自己要斷煩惱，自己斷除見思惑。所以在《論語》裏面也講，「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己就是自己好好用工夫，為人什麼呢？我研究學問，一發表出來，贏得人家很敬佩，人家認為你的學問很豐富，那是為人。作學問為人，那一點用處沒有，與了生死更是談不上。這一章這兩句話，患其不能也，要在這上面好好的來學習。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請看六〇三頁，「不逆詐」，逆這個字，中國這個字往往有反義，相反的兩個意思在一個字裏面。一般講逆是違背，另外意思跟違背相反的，當迎合、迎接講，迎與背這兩者是相反的。又如那個亂字，亂字就是亂臣賊子、作亂。但是，亂又當理字講，把它治理，兩個字相反，兩個意義相反的，都在這一個字裏面。所以這個不逆詐，詐是詐欺、詐騙。逆字，在這裏講，當迎字講，迎字是什麼呢？這個人你跟他一見面、一談話，在你的心裏，就覺得這個人是一個詐騙的、不可靠，這叫逆詐。孔子講，不要有這個想法。不要逆詐，人家是不是詐騙，還沒有表現出來，你的心裏不要存著這個人是不是詐騙，這叫不逆詐。「不億不信」，不信也就是詐騙，詐騙很嚴重，不信是沒有信用。這個億字當推測講，或是當預料講，也跟那個逆是意思很相近。不億不信，不要推測這個人是不信者，是沒有信用的人，你不要先這樣推測他。「抑亦先覺者」，抑亦，這個抑字，上面這個抑字，語氣一轉。那就是說，原來上面講，你不要逆詐，也不要億不信。抑是不用逆詐，不用億，那就是不逆詐，

不億不信。就一般人來講，不逆詐，不億不信，誰也辦不到。比如說現在有詐騙集團，拿起電話來想詐騙，你接到那種電話，你就知道，這是個詐騙的人。你經驗多了，社會的人士來跟你共事情，你心裏就提防他，他沒有信用。但是，「抑亦先覺者」，不用逆詐，不用億不信的話，自己就先知道，先覺悟到、覺察到這個人他是詐的，或不是詐的；是信的，或不是信的，你就能先覺，「是賢乎」，這是個賢者。

這個先覺跟上面的有些抵觸，就我們一般人講有抵觸，怎麼抵觸呢？你要是覺察這個人是不是詐，你必得要逆，事先要對他有判斷；你要認為這個人是有信用或沒有信用，也要億測，你不億測你不會知道。但是這裏講抑亦先覺者，不用逆詐，不用億不信的話，你也能夠覺察這個人，他是不是不信，是不是詐騙，這在孔子講是賢人。賢人，我們一般人誰辦得到，那就要逆詐，就要億不信；但是億不信、逆詐，孔夫子不贊成，這叫我們怎麼辦。而且一般人講，「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我們在人世間，防範人來害我，這個心不能沒有，防人之心就是要逆詐，就是要億不信，你怎麼辦呢？這個要學，我們雪公老師過去講到這一章，最後

舉出來，解決這個問題。後面有一句話重要，在六百零四頁，《中庸》上講，「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中庸》講我們用心法，把這真心用出來，就是至誠。至誠之道，你果然用至誠之道，就是先覺，就是先知。你平常不要防範人家，不要逆詐，不要億不信；我以至誠心待人接物，我一切都是用至誠心跟任何人相處——誠於中，形於外，人家一見面，你跟他一見面，你就看出來了，他還沒有跟你共事，你就看出來了，這就是至誠之道，就是前知。在這裏講就是先覺，用至誠。我們在世間跟人家共事情、脩道，那就是要用至誠心。

論語講要講記【憲問第十四】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請各位翻到《論語講要》六百零四頁。「微生畝謂孔子曰」，就是對孔子講，丘，這個字本來是丘字，因為我們尊敬孔夫子，這個字就缺少一筆，在讀音的時候不讀丘，讀某。「丘，何為是栖栖者與。」何為就是為何的意思，文言文有倒裝句法，為何是，為何就是這樣。這樣栖栖者與，栖栖，也讀棲棲，就是木字邊，右邊是個妻字、夫妻的妻，在這裏栖字，就讀棲，意思是一樣。它的本字就是東西南北的西，篆字一看就明瞭，下面是個鳥巢，上面是個鳥在上面，栖本來是那個意思。到後來把它借用了東西南北，指的方向這個西字，我們現在這個栖就是指著西方那個西字。它本來的意思就是一隻鳥在牠的鳥巢上面，是這麼一個字，那就是說鳥在鳥巢上要休息了。這裏講栖栖就是匆匆忙忙的，那就是在古書裏面講的棲棲遑遑，好像居住得沒有那麼安定，到處跑。因為孔子那時候周遊列國，不固定的住在那一個地方，這叫作棲棲遑遑的意思。微生畝他的疑問，孔子為什麼這樣棲棲遑遑的到處跑？

「無乃為佞乎」，就是莫非是為了佞，佞是到處去演講，表現你說話的口才。佞，本來這個字是一個好字，說話說得很好。佞有兩個意思，辯論得很好，有辯才，辯才無礙，這叫作佞；說不好的是巧言令色，這字有兩面的意思。他這裏講，你到處跑是不是要表現你的口才，你才這樣作。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孔子說我不是，我不敢到處賣弄我的口才，「疾固也」。這個疾固也，後來我們再講。微生畝這個人，他對孔子直接稱呼孔子的名字，可能這個人比孔子的年歲要長，不然的話，他不能夠直呼其名。所以他問：為什麼這樣棲棲遑遑的，是不是為了佞？孔子答復他，就說：不是為了佞。孔子周遊列國，他為的是什麼？為的是行道。把自古以來，聖人所傳授的這個道，他想找到一個機會，能夠行得出去。可惜那個時候，無論到那一個國家，當時雖然各國遇到孔子，都很恭敬，但是對於孔子想來實行的道，各國的君主都不採納。這時孔子周遊列國，找不到把這個道行得出去的機會。所以非敢為佞也，佞也並不是說，到那個國家，想巴結那個國君，不是這樣的。

「疾固也」，到處奔走的目的，他是希望像周公那樣，找到一個真正好的君主，他能夠把聖人之道行得出去，果然有這個機會，孔子就把這個道傳給他們，由他們來推行，這是孔子的理想。可惜當時的國君以及朝廷裏面那些臣子，都不懂，所以孔子講疾固也。疾固也，各位看看疾固這個字，《講要》後面，六零五頁第四行，疾固，包咸的注解，他說：「病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包咸他注解說：病，當作一種憂慮講、憂患講，憂患世間固陋，這時候那個世間，各國的君臣都是固陋。換句話說，把這個固解釋為固陋，病就是解釋這個疾。疾固，他解釋病世間的固陋，欲行道以化之，希望把聖人傳下來的道，來教化他們，教化這時候各國的君臣。這個解釋看起來好像沒有問題，但是我們雪公老師就講了，案：案這是雪公他的解釋。他說，固陋，這陋字是什麼呢？陋是一個人他的學問、見識不廣而已，一個人學識不夠廣，這個不足為病，談不上一個疾。應該怎麼講法子呢？當時各國的君臣大多是固執一己之權利，這是我們雪公老師的解釋，固當固執講，不能當固陋講。固陋，比如說，世間不念書的人很多，就是念書念得不多的人也很多，那個不算什麼大毛病。這個固應該是固執，固執是怎麼呢？就是固執一己的權利，當時是春秋時代，

君主和他朝廷的臣子，都是很牢固的執著自己已得的權利。君主怕人把他的地位推翻掉了，臣子要繼續保持作臣子的職位，各人執著自己的權利。因此，各國的君臣是這樣；還有講到各家的學術界，各家的學說又各固執一端的思想。在孔子那個時候，學術界的人也很多，各人執著自己的學術思想、一端思想，那個學術思想，只是在某一方面、一端而已，這是他的固執，這才是孔子引以為病。引以為病是疾的意思，也就是憂患的意思。而欲行道教化，為了解除君臣固執自己的權利，各家的講學又各執各家一端的學術思想，孔子一想，這個對於世間的影響太大了，所以要教化，孔子教化就是要行道。

道是什麼？我們現在世間講的哲學，其實在中國古時候，就是學道。講學術思想、講哲學，就是學道。行道是什麼？道，上論裏面講，孔子講：「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這一個系統，才是聖人教人學作聖人的一個很明顯、一種道的系統。道講到徹底的話，就是指我們人人都有的人性，必得要明瞭自己本有的真如本性，然後才能談到怎麼樣把自己的本性能夠開發出來，中國講的道是這個意

義。大家要學道，要把自己的本性開發出來，那就跟這個固執自己的權利、固執自己一端的學術思想，這個都不合乎道。固執自己的權利，這個影響得怎麼樣呢？就是人人都是爭名奪利，爭取自己的權利。學術思想、一端學術思想，他偏了，一偏之後，也是對於世間沒有好處，教人家走上偏見，一種偏見的話，都是教人學好不成，學壞很容易學到了。所以孔子講的行道，人人學道，這個社會風氣就能淳厚了；人人學道，就不講這個權利，他的學術思想就是宏觀，宏觀就是全面的來觀察，他不執著某一點，因此他要行道來教化世間。所以講這個固字，要解釋為固執，當時那些人都有固執。

我們現在是研究儒家的學術，研究儒家的道，要用佛法比照來研究的話，固執這個執，在佛法裏面講，就是我執、法執。「我執」就是把我們每個人現在的身體、心理，我們每個人現在的身體是什麼呢？就佛法來講，地水火風四大假合的。心理方面，受想行識，這個心理、這個思想也都是一種妄想，不是真的思想。所以我們現在一個人，以及其他各道的眾生，都是五蘊和合。五蘊就是色受想行識，和合的

才有我們現在這個生命的現象，這個現象是假的，這是五蘊和合起來的。說我這不是真我，真我就是指的真如本性。一般人把假的，執著為自己，以假當真。所以它是引起世間的人，沒有一個人不是為自己的名利，來跟人家互相爭奪。這樣你想想看，世間這個風俗不會好。在學術界上，只堅持一家的學術思想，這個也不行，養成偏執的一種見解。所以固執在佛法裏面叫作我執、法執，我執就執著這假我當作真的，以假當真，真我它就顯不出來。你要學聖人的話，必得要明瞭這個真我。明瞭之後，就把掩蓋在真我上面那個假我破除掉，不要執著它。一執著這個假我，永久這個假我就不會破除的，不但不能破除，在六道裏面的眾生生死輪迴、永久不能解脫，它有這麼嚴重。「法執」，就是執自己的意見是對的，別人的意見都是不對的。那就是學術界、當時的一端之見，這個一端之見，他所見的不見得是真的，不能算是真理，真理的話，他不會只執著那一端。所以比照佛法來講，這個固執就是我執、法執。必得要懂得：學聖人就要把這些固執破除，這就正好跟世間的講權利、講學術的一偏之見，這個都是與道相反。所以孔子講，這個要以道來教化。

但是以道來教化不容易的，孔子也曾經講過，你講這個理論很難讓人家明瞭，你就必得從這個行為上指導他，從淺處到深處，一層一層的來脩行，行得一分，真知就知道一分，這就是孫中山先生講：「知難行易」。知，的確是不容易，但是你只要從行為上，照著聖人所講的那個方向定住了，去用工夫來實行，就能夠有成就。那麼實行從那裏實行開始呢？從五倫上面，五倫在家庭裏面：夫婦、父子、兄弟，外面有君臣、朋友。家庭裏面最簡單的、最基本的結構就是夫婦，夫婦明瞭這個道理的話，不要我執、不要法執，那就好辦了。無論是丈夫、是太太都是有道之人，這家庭的任何問題不會發生。父子之間、兄弟之間都是這樣，所以從五倫上面開始行。你要把這些道理講清楚，那可不簡單。道理講清楚，比如這個五字，就不容易解釋了，這個五從那裏來的？五是從五行來的，五行又從那來的？可不是短時間就能講得明白。現在我們知道，五是根據五行，金木水火土五行來的，五行是根據陰陽二氣來的，陰陽二氣是從太極，太極就是真如本性，從真如本性起來的，這樣追溯，追溯到它的根源，還是追溯到我們的真如本性。所以講五倫，從這個五，要明瞭就是由五行來的，一直一直往裏面追究，就追究到自己本性上，本性上沒有這

些執著，沒有我執、法執。而有我執、法執都是不明瞭自己有本性的人，就是我們這些凡夫眾生，我們才有這些我執、法執。

所以從這裏面講，孔子要以道來教化眾生，我們了解這個道理，你要研究很難，用工夫來脩行就容易。脩行在什麼地方，就從家庭裏面，從五倫上面開始脩。脩了之後，你脩得一分，就有一分受用。我們現在看見社會上，家庭有問題，父子之間有問題，兄弟之間有問題，外面不必說了，外面老闆跟員工之間有問題，老闆跟員工之間就是君臣，朋友之間那問題更多了。只要我們在這一方面，按照聖人所講的，我們老老實實在這裏講，從家庭到社會，現在所發生一切問題，我們真正在這裏按照孔子所講的，這樣脩行的話，我們一切問題沒有，夫妻是社會上模範的夫妻，家庭的話，整個家庭也是模範的家庭。你在社會上這樣的待人接物，你就是一個有道的人，推己及人，當下就能受用，受到這個大的用處。講到最後，就能成就聖人，成就聖人怎麼呢？了生死。我們人在世間的生老病死問題非常嚴重，一般人不了解這個問題，我生死是應該，死了就死了，什麼都沒有了，那是邪知邪見。學到最後，

從五倫開始學，放棄我執、放棄法執，就能明心見性，然後不要執著的話，我們一步一步的就學到聖人，就能了脫這個生死。

所以孔子在那個時候，疾固也，這個疾固也，在當時沒有人能夠了解孔子所講的這一句話。所以我們研究這一章經，我們既了解孔夫子他這個行道，為什麼要周遊列國，疾固，他就指導我們，從人人可以作得到的，這樣學，很容易。我們在家裏面，夫婦、兄弟、父子，把淺近的作用一說出來，你試試看，你照這樣作的話，你什麼問題都沒有，家庭裏一團和氣。所以孔子的孫子、子思子作的《中庸》，第一章後面講「致中和」。致中和這是非常不容易作，講到最深的話，就是成就聖人。開始作，看起來不容易，但是人人可以作的，它好就好在這裏。這一章經書必須要認識孔子所講疾固也。疾固也，普天之下的一切人，沒有一個人不是固，不但是春秋時代，一直到後來，到我們現在這個時代，固執得愈厲害，世間那些造惡業的愈嚴重。在這樣一個世間的環境之下，我們學到聖人這個教化，我們這樣作，作一步就有一步的受用，一直到了生死，成聖人，這是儒家的學術，必須這樣研究，我們

論語講要講記【憲問第十四】

才馬上就能夠得到受用。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請看六〇五頁，「驥」這個字，是指千里馬，普通馬一天能夠行多少遠路，不能跟這個驥相比。什麼叫驥，在《說文解字》裏面解釋，千里馬也，一天能夠走一千里這麼遠的路，這叫驥。在這裏孔子說，固然驥牠一天能夠跑到一千里，但是孔子認為，「不稱其力」，不在牠能夠日行千里這個能力上面來稱讚，「而稱其德也」，千里馬有牠的德，牠的品德，以此為主要的。孔子的看法，千里馬，不在乎牠的能力，而在乎牠的品德。品德是什麼呢，後面，清朝劉寶楠的《論語正義》，他引用好幾處，綜合起來講。鄭康成的注解說：「驥，古之善馬，德者，調良之謂。」講得詳細一點，「謂有五御之威儀」，五御在那裏講，劉寶楠《正義》引用《周官》，《周官》就是《周禮》，《周禮》〈大司徒〉裏面，司徒有保氏，他講到五御。五御引用鄭司農的注解，鄭司農比鄭康成要大一些，在鄭康成之前，一般講鄭司農叫大鄭，鄭康成是小鄭，或者是前鄭、後鄭。鄭司農的注解，五馭是什麼呢？「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古時候馬拉著車子，人坐在車子上面來駕馭著

馬，馬有順從在車上馭馬的人，他怎麼指揮，馬就怎麼樣順從、聽從馭者的一種指示，這種指示就有五種，表現在五種牠的品德。這五種不能完全講，比如說鳴和鸞，鸞是什麼呢？是車輛上面一種配置的，古時候車子前面有個式木頭。你駕馭者駕馭這馬的時候，一指揮，馬一鳴的聲音，跟這個式木，很能相應，和就是跟那個很相應，其餘的不必細講了。換句話說，牠都能順從駕馭的人指揮，這是牠的品德。

孔子在這裏講：「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品德重要。這裏講的是驥、講的是千里馬，這跟作詩一樣的，用這個比喻，拿這個千里馬比喻人。人，他的才能好，當然是好，但是才能好，品德不好，那怎麼呢？他是危害人類的。雪公在講這一章經書，他就舉出例子，王莽、曹操他的學問好，他辦事能力也強。王莽，比如說，一般在歷史上講，他是篡位的，實際上，你講他的學問、能力，好得很。曹操更不必說，曹操，武的，他能夠帶著多少軍隊到外面作戰；文的這一方面，他治理國家這個學問他都有。文學方面，曹操的文學，你看看，你要研究、讀讀古詩、古體詩，曹操的文學，現在一般人比不上他。別說現在，就是唐宋以下、唐宋以來的一般人

作的古體詩，也很難跟他相比。但是這樣的人，結果怎麼樣呢？王莽篡位，曹操他本身沒有篡，到他兒子的時候就篡位了。有才能沒有品德，結果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研讀孔子講的這一章經，無論你教學生，或家長教子弟，品德非常重要。固然在今日之下，求學，各級學校的學術當然要求，但是品德不能不講，這個非常重要。在這裏講，馬都要注意品德，何況人，人更要注重品德。沒有品德的人，才能愈高，他害人的本領愈大，危害人類愈嚴重，這一章經書是教我們往這裏面去想。不但培養人，或我們自己求學，一定要注重品德的脩養，唯有脩養品德，你才能學成聖人。

論語講要講記【憲問第十四】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請看六〇六頁，「或曰」，有一個人，姓名沒有說出來，有一個人就問孔子：「以德報怨，何如。」何如，問的人自己不確定，就問孔子。以德報怨的意思，就是人家作的事情對不起我，我不但不要怨恨他，我還要用這個德來報答他。問孔子：怎麼樣呢，這樣作好不好？孔子就反問他一句，你說以德報怨，假如說，人家對於你有德的話，你怎麼報答他？這個人他原來是以怨，你用德報答他；那個人他對於你有德，你還是用德報答他，那個怨與德之間就是不公平。所以孔子問：「何以報德」。那應該怎麼辦呢？孔子接著就講，「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對於怨恨的人，以直報怨，對於有德的人，拿德來報答他，這就平衡了。「以德報德」好懂，他用種種的恩惠來對待你，你也拿相對的一種恩惠來報答他，就是以德報德，好懂。古人不是這樣，還加重一點，比如說，人家送你桃子，桃就是吃的那種桃，你回報他，用李子回報他。為什麼用李子回報他？在過去講，李子比桃子好吃，李子比桃子要貴重，這叫「投桃報李」，古人都是這樣作法，拿這個以德報德。

「以直報怨」，這直怎麼講法，過去雪廬老人就舉例子說，比如說你作了法官，審理案子的時候，犯法的人正好是你的冤家。這個人犯法，按照法律條文來講，可以判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這中間有伸縮。如果說遇到你一個冤家來了，好，我是個法官，就把這個冤家判上足足七年，這沒問題，這在法律條文是不違背的，但這就是不對了。要知道，這個三與七中間，還有很多伸縮的地方。作法官的人，要從犯罪人的立場來著想；不問對方是不是冤家，或是與自己有關係沒有關係的人，一概不管，就從犯罪的人來想，犯罪的人總是要想判輕一點。你在三與七之間，衡量他，犯罪有犯罪的動機，有的是有意的，有的是無意的，這中間有很多衡量的餘地，你就按照犯罪種種的情況來給他判罪，這叫直，以直報怨。就是你作法官的時候，在審理這個案子的話，他雖是你的冤家，在審理案子的時候，你看不到他是冤家，只看見這個人是犯罪的人，這叫以直報怨。

拿這個例子讓我們在世間，跟任何人相處，你待人接物，遇到這些狀況，你就可以以直報怨。以直報怨，就不會在世間繼續跟人家結怨。我們常常說，某人有什么

麼障礙，甚至於一個學念佛的人，到臨命終的時候，有些冤家找來了。那個冤家固然有過去的，很多也是現在的，現在自己造成冤家，自己不知道。所以在這上面，你能作到以直報怨，在你跟世間任何人相處、來往的時候，縱然是冤家，你仍然以平常心來跟他相處，你不記恨他，這就是以直報怨。平時作任何事情，就沒有任何障礙。脩道的人，尤其是學念佛法門的人，到了命終的時候、要往生的時候，冤家就不會有。這個以直報怨很重要，以直報怨配合以德報德，你在世間這麼作的話，你就是脩道。這樣脩道，你可以減低在有生之年、在人世間的各種障礙，甚至自己自然就能解除了，沒有任何障礙了。

論語講要講記【憲問第十四】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請看六〇八頁，孔子說：「莫我知也夫」，莫我知，這是一個複雜句子。莫，指的誰，是沒有人。我知，是知我這兩個字顛倒過來講，沒有人知道我。莫是一個主詞省掉了，我知是主詞跟述語倒過來，就是無人知道我，夫是一個語助詞，沒有實際的意思。所謂語助詞，中國的文學、造句、說話，它都有種不是突然的，這話開始有開始的語氣，結束有結束的語氣，莫我知也夫，夫，這是這一句話結束了的語氣。這種語氣表示一個人說話很平和，所以中國文化我們往裏面研究，處處都顯示出來如此，這個造句法要了解這一點。「子貢曰」，子貢說了，「何為其莫知子也」，何為就是為何的意思，其是一個聯繫字，也是指定的語氣，莫知子也，沒有人知道夫子，子是夫子。孔子答復子貢的問，「不怨天，不尤人。」怨是怨恨天，尤，尤也是怨恨的意思，也不怨恨人。這是聖人說他自己，也是教化一般人。

我們一般人遇到自己受到不如意的事情，在人世間受人家的打擊、受到挫折，

往往都是怨天尤人。孔子不怨天、不尤人。天是天命，人是人事。孔子了解天命，更了解人事。人世間種種事情，孔子了解得非常透徹，他既是知道天命，對於人世間這些人情，也了解得非常透徹，人世間恩恩怨怨的，都有它的因果。了解這因果，就是遇到最不講道理的人，他也不怨恨他，自己當下反省：是不是我對不起他。我這一生沒有對不起他，但是，我們人是多生多劫就有我們這個生命，在六道裏面，這一生沒有得罪他，前世、還有前世。《法華經》裏講的，任何一個眾生都是從無始劫以來，就有我們這個生命。這麼長久的生命，在六道裏面，你說沒有得罪人，誰敢說。所以遇到人事，怎麼樣不講道理的人，你要反省，一反省的話，不要怨恨別人，現在遇到了，他要無故的找麻煩，沒關係。現在或者過去結了怨，現在就要解開，他不懂道理，而你是學道了，你懂得道理，你就要跟他解。怎麼解呢？第一個就不要怨，不要尤他。尤就是再怨恨他，你不尤人的話，一切怨親債主沒有了、解了。解了之後，還不算數，你是脩道的人，把這個怨解了之後，進一步結法緣，你還可以度化他。孔子懂得這個道理，所以他怨天，不尤人。孔子講這個話，有事實在那作根據的。過去雪公在講這一章經的時候，他說，孔子是聖人了，他的兒

子很早就死了，他最得意的學生、顏淵壽命也不長，他怨天嗎，不怨天，他知道天命。天命的講法很複雜，他不怨天。不尤人，孔夫子對任何人沒有怨恨的時候。他當時周遊列國，遇到那些想陷害他，像司馬桓魋這些人，孔子一概不記恨他，這是不尤人。

不但不怨天、不尤人，下面他講，「下學而上達」。依照皇侃的解釋，《皇侃疏》說，「下學，學人事。上達，達天命。」這是頂著前面不怨天，不尤人來的。「下學」就是不但現在不尤人，而且要繼續學人事。人事，就講我們人道的這些人，各人有各人的心理，各人有各人的習氣。習氣有善的習氣、有惡的習氣，非常複雜。普通人不知道，所以遇到任何事情，不是怨天就是尤人，就是世間的人對於人的習氣不了解，我們對於自己的習氣也不了解。所以孔子講：不怨天，不尤人。他所以不尤人，他遇到任何人事上的問題，他自己反省，反省什麼呢？人人都有不好的習氣，反省自己，我也是人道的一個人，我也有習氣。孔子是聖人了，他的習氣當然都是好的，不會有惡習氣。但是他教化人家，教人家知道，無論是他人、是自己，都有

這個惡習氣。有惡習氣，自己反省、自己要改都來不及了，那裏還能夠怨人家。但是這種人事上面，我們普通人不了解，就算是學道了解了，了解也不夠，必須繼續學。繼續學，就要懂得人人都有他的惡習氣，懂得人人有惡習氣，遇到世間任何那些惡劣的人，你都可以不會繼續跟他結怨，而且能夠解除掉。自己一改善，怎麼改善呢？不論別人拿惡意的待我，我照樣的以善意來對待他，也就能解，所以是下學。

「上達」是什麼呢，《皇侃疏》講，「達天命」，天命，不是我們一般人所能了解。天命，你看怎麼講法，淺講，就是上天的命令。天上有天帝，有上帝，他有他的命令。講到深處是什麼呢？《中庸》開頭就講，「天命之謂性」，天命就是寂照兩個字。天是靜態的，在那如如不動，是安安靜靜、是寂；命就是照，它要起作用了。拿佛法來講，佛法講的真如本性，真空妙有。本體在寂上面是真空，但是它能起相、起作用，這叫妙有。真空並不是說，我們看看天空什麼都沒有，不是的，就是真如本性在那裏、安安靜靜在那不動，我們看不出來有任何現象，看不到，不是沒有相；有相，那是妙有的，妙有與真空是一體的，就是圓融一體，這就是天命。所以下學

人事，上達天命。上達天命，要明心見性好不容易。這是孔子要告訴人家，下學人事也不是那麼容易，複雜得很。上達天命的時候，一直到懂得有天命，知道天命之謂性的時候，那更不容易。所以無論是下學、無論上達，學都是無止境。孔子成為聖人了，他是止境了，學到了，他告訴我們學的人，要知道學無止境。

孔子既是下學而上達，因為沒有人知道，就照應前面的，「莫我知也夫」，這種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誰知道。下面說，「知我者其天乎」，能夠知道我的，那就是天，其天乎。人世間不知道，莫我知也夫是指人，人世間沒有人知道孔夫子，誰能夠知道呢？是天，天知道。這個天就含義很廣了，從上帝到最究竟那個境界、就是自己本性。換句話說，孔子自己知道，別人知道嗎？別人要證到自己本性的人，他才知道孔夫子；沒有證到本性的人，我們說知道孔夫子，雖知道不能說不知道，但是這是從經書裏面來的，我們才知道，這個知道不徹底。知道徹底的話，我們脩道，在世間任何邪知邪見的人，想要把我們拿回去都拿不回去。我們有信心的話，我們就是要跟孔夫子這樣學，下學而上達。雖然沒有到這個境界，我們遵照孔夫子

所教化的、經上所講的話，我們照著這樣去作，就能夠相似的知道孔夫子，也相似的知道自己，相似就不得了；有相似的信心，一步一步的就能走到真實的路上去。

所以《論語》裏面，每一章都是孔夫子，從脩行這方面來教導我們。你要研究那個理論、研究知這方面，那你從那裏下手呢，就從行上面來學習。從行上面學習一分，你的知就增進一分，知與行這兩者是並進的。我們也不能說，我直接行好了，不要研究學問了，不要研究經的道理了，那也不行。只行而不研究道理，盲脩瞎練那可不行。但是只講理、只研究理論，不去實際脩行的話，那就跟現在一般學術界的人一樣，研究學問，無論是儒家的、是佛家的，他可以到處發表文章、發表演講，如此而已，對於了生死有什麼用處呢？在這裏只寫寫文章，著書立說，自己不實際用工夫的話，生死不能了的。所以孔夫子教我們，處處要一方面研究聖人教化的那些道理，一方面就要老老實實的去脩行。你愈是脩行，在人世間了解你的人不多，但是自己明瞭，知我者其天乎，自己知道。愈是自己知道，自己愈是有信心，就不怨天，不尤人，繼續的下學而上達。這最後一句，知我者其天乎重要。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請看六〇九頁，「公伯寮」這個人是魯國人，他跟孔子的弟子子路，都在季氏家裏作事情，作季氏的家臣。這個時候，「愬子路於季孫」，愬是當譖字講。譖這個字，比如潛在的潛、就是潛水的那個潛，潛水的潛左邊是三點水，把三點水換一個言字，言語的言字，叫譖。譖就是公伯寮在季孫氏那裏，說子路的壞話，這叫譖，這裏講愬，就是告狀的意思，公伯寮在季孫那裏告狀、告子路。「子服景伯以告」，子服景伯根據孔安國的注解，是魯國的一個大夫。他看見公伯寮來譖子路，他看不下去了，他覺得公伯寮不對，子服景伯以告，告什麼，來報告孔夫子，把公伯寮譖子路這個事情，來報告孔夫子。同時他也跟孔夫子說，「曰」，這個曰是子服景伯講的。「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夫子是指季孫氏，因為季孫氏是個卿大夫，所以稱他為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固有惑志，固，季氏原來已經聽信了公伯寮的話，

公伯寮在季孫氏那裏告狀，季孫氏被公伯寮說動了。惑志就是疑惑子路，志就是心裏，季孫氏被公伯寮一毀謗子路的時候，季孫氏就發生疑惑了，對於子路有懷疑的心，這個懷疑心就是指的季孫氏。雖然如此，「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服景伯跟孔子講，雖然季孫氏對於子路已經懷疑他了，但是子服景伯說，我還有這種能力，替子路來辯護。公伯寮能夠在季孫氏那裏毀謗子路，我可以在季孫氏那裏替子路辯護。不但能夠替子路辯護，還要讓季孫氏知道公伯寮是誣告。他犯了誣告罪，人家沒有這個罪，他來告狀說有罪，這犯了誣告之罪。能夠叫季孫氏把這個公伯寮判死刑，能肆諸市朝。判了死刑之後，把他在市朝裏陳列起來，示眾。他說，我可以辦得到。孔夫子講，不必這樣，為什麼呢？「道之將行也與，命也」，我這道將行也是靠天命，「道之將廢也與」，也是「命也」，一切都聽從天命，「公伯寮其如命何」，這為什麼呢？孔子弟子在季氏家裏作事情，與孔子有關係的。孔子在魯國辭職不作了，與子路有關的，陷害子路與孔子行道有相關的。所以孔子說道行，能夠行也是天命；廢，也是天命。既是都有天命，公伯寮他能夠違背天命嗎！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孔子為什麼講這些話？那個時候，子路是在季氏家裏作事情，公伯寮就在季氏那裏毀謗子路，文言文叫進讒言，讒言就是毀謗的意思。所謂毀謗，子路沒有的事情，公伯寮在季孫氏那裏說子路的壞話，季孫氏也就聽了公伯寮的話。子服景伯看得不對，他就告訴孔夫子。他說，這樁事情他可以替子路說公道話，不但如此，而且要讓季孫氏知道，公伯寮是有罪的、是誣告。犯了誣告罪，可以讓季孫氏把公伯寮辦罪，有這個能力。孔子說，不必。他說：我的道能夠行，也是命；道要廢的話，不能行的話，也是命。為什麼公伯寮想子路，孔子講自己的道行與不行呢？古人的注解上講到，大概那個時候，孔夫子主張要把三家不合規制的城牆改短，那時候三家大夫都很跋扈，他的城牆建築得很高。孔子主張，你這個卿大夫的城牆不能太高，要把高的一部分改短，歷史記載裏面叫作墮城，高的部分把它廢除掉，執行這命令就是子路。大概就是為了這個事情，三家對於子路、對於孔夫子都是持相反的意思。因此在這裏，公伯寮一說子路有那些不好，季孫氏被公伯寮這一說，心裏就起了疑惑了，就懷疑子路。孔子聽到子服景伯一講，這與他有關係。要是懷疑子路，對子路有不好的話，連帶的就

是對於孔子也是不好。所以孔子講：他這個道能行是由命，不能行也是由命。既然一切是由命的話，公伯寮其如命何，公伯寮他能夠違背天命嗎！意思就是說，孔子不主張嚴辦公伯寮，公伯寮他既然違背不了天命的話，他告狀也告不了，這是孔子講，命也。

在這裏雪廬老人告訴我們，所以孔子那時候，遇到有一些事情，都是講這個命。例如說，孔子在魯國作了幾樁事情：夾谷之會，使齊國原來侵佔魯國的土地還給魯國。後來齊國覺得不得了，這個時候，如果是孔子繼續在魯國辦理政治的話，魯國強起來的話，那一定對齊國不利，所以齊國後來送女樂給魯國，孔子不贊成。但是魯國的季氏暗暗的陪魯君到城外看看，然後就接受齊國的女樂。這個時候孔子就非常不贊成，就因為這件事情，孔子後來就離開了魯國。所以孔子在這時候也提到命運，一切都是聽從天命。在這裏我們雪公老師就告訴我們，孔聖人他在世間主要是脩道、行道，道行得通、行不通，都是靠天命。為什麼有的時候行得通，有時候行不通呢？行得通固然是好，行不通也不是孔子這個道行不出去，這個中間很複

雜。道行出去，那是天下蒼生都有福；行不出去，天下蒼生就沒有福報。聖人道行不通，這跟天下人也有關係的，所以這個很複雜。但是就孔夫子來講，無論道行得通、行不通，他都是聽從天命。聽從天命，這個天命淺講就是天帝的命令；深講，天帝這個命是根據那來，講到最徹底的是本性、性命，所以孔子講，一切都是要聽從命。

我們在這裏學這章經文，我們要知道，遇見任何事情，都知道這是關乎天命。關乎天命，講到最深切的時候，直接就講到真如本性。真如本性，很容易能夠教化人家，這是天下人他的福報好，能夠接受。講這個性命之學，有的時候講不出去，或者講，天下人都不能接受，這也是天下人的福報不夠。福報不夠，在今日之下來講，天下人他的惡習氣太深了，這個與道行不行，沒有關係，是關乎天下人多生多劫以來的惡習氣太深，所以使得聖人之道行不出去。我們這樣一了解的話，就覺得孔夫子講的，一切都講命運是有道理。不管世間能不能夠接受這個道，我們要學聖人的話，把這個道推行出去。這個不能灰心，天下人雖然很多惡習氣太深，但是還

有好的習氣，也有；要不然的話，孔子那時候，還有那麼多的學生跟他學。可見得天下無論過去、現在，就拿現在來講，現在全世界人都在講功利，講功利就是自私自利，惡習氣太深。雖然太深，我們在這裏研究這部《論語》，還是有人學，除了在座的我們這麼多人，對於孔夫子這個道，我們相信，大家能夠到外面講給人家聽，人家歡喜聽的人也有。既然這樣，我們不要因為有很多人歡迎、不接受這個道，但是也有不少人，他還歡迎這個道，我們就要發心，把這個道弘揚出去，這是這章書，過去雪廬老人是教我們這樣學。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

請看六一二頁，「賢者」就是有品德、有脩養的人，這是賢者。如果拿聖賢對待的來講，他比聖人要次一等，這是賢者。「辟世」，這個辟字跟我們現在所學逃避的避字，是同一個字。賢者辟世，他逃避世間。「其次」，除了辟世以外，再次一等，「辟地」；再次一等，「辟色」；再次一等，「辟言」。這樣從辟世、辟地、辟色、辟言，講賢者怎麼樣辟。所謂「辟世」是什麼呢？亂世，世間很亂。在古時候那個君主時代，遇到昏君，把世間弄得天下大亂，整個世間都是亂的。賢者辟世，辟世怎麼個辟法？就拿天子來講，像夏桀王、殷紂王這就是暴君，也是昏君，天下大亂。怎麼辟法子呢？就一個國家來講，一國的國君，也有昏君，治得全國都亂，這個世是就天子來講，天子弄得天下大亂，賢者要辟世，你怎麼辟法子？天下都亂了，你不在這天下，到那裏去。就是說，在天下大亂的時候，不要出來作官就是了。在世間除了不到天子朝廷裏面作官，就在民間，在民間什麼事都可以作。只要會作那樁

事情，有機會那樁事情都可以作。最小的事情，給人家看看門，後面有晨門這一類的，還是作作農夫，那很多。或者作更好的事情，能夠對於人家都有利的事情，什麼事都可以作，但是不要名，只把事情作出來。一般人家作這樁事，對人家有名了，這就有利了。辟世的人，雖然作了很多對人有好的事情，他這個名都不要。所謂辟世就是說，儘管很多事情可以作的，作了之後不要名，要逃名，古時講逃名，逃避這個名。這是一個賢者在亂世，辟世，就是這個辟法子。並不是說，我辟世，我什麼事情也不作，那不是辟世。什麼事都可以作，作了之後，不要名，這才是辟世。

其次一等，「辟地」，這跟辟世是不相同，辟世是天下大亂，你沒有地方可以去，《皇侃疏》裏面就講，「天地閉，賢人隱」，那是乾坤兩卦、坤卦的〈文言傳〉裏講，天地閉就是天下大亂，賢人隱，隱居起來，怎麼隱呢？就是在人羣之中，儘管作事情，不要名，這是辟世。辟地就不是這樣了，辟地，這裏不好，就到那個地方去。春秋有很多國家，那一個國家亂了，或者那一個國家，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這一個國家當然是亂，出了亂臣賊子，這地方不能住，他就到別的國家去，這是辟地。

再次一等的，「辟色」。辟色是表示這個人，他在國君那裏作事情，到後來老的國君不在世了，換由國君下一代的、他的兒子來繼承國君位子。這是新來的、新作的國君，他對於這個賢者顏色不對的時候，賢者就趕快要離開了。所謂顏色不對，是國君的態度對他不同了，這時就是趕快要離開，辟色就是態度。原來的國君對於你很恭敬，新來的、新繼位的國君，他不認識你，他就對你態度，不像原來的國君那樣恭敬，就變了。這時候就要離開，再不離開，自己會有禍患，這是其次辟色。

其次「辟言」，言是言語。你跟那個國君在言談，或者是你對於國君有什麼建議的時候，國君在言語之間，表示不能夠接受你。你要怎麼知道國君是不接受你的言語、不接受你的建議呢？古人也常常講，王顧左右而言他。那時候國君也稱王了，你跟他建議某種事情，他對於你所建議的事情，不表示重視。他看看在他身邊的左右，說別的事情，這個就是言語不投機。一看就知道，他不會重視你，這個也要辟言，看看這個言語不對，你就要離開了。再不離開的話，自己後來的麻煩就多了。

這一章經書，孔子就告訴我們，在世間，賢者雖然還沒到聖人的地位，他也是

希望把聖人的道能夠行得出去。有時候環境不許可，行不出去，不能勉強。一勉強，自身就難保。所以賢者你自己要行道，要考慮這個道行不行得出去，這個當中因素很多。這就是我前面跟各位說，除了道的本身，還有世間一般人有沒有福報。世間人惡習氣深，還是善習氣深，這都有關乎道能不能夠行得出去。是賢者，他要了解這道理。行不通，遇到該辟世的時候，就要辟世；該辟地的時候，就要辟地；辟色、辟言都是這樣。應該要辟你不辟；不辟，不但道行不出去，反而招來很多的災禍。孔子固然鼓勵我們要學道、要行道，但是這個當中，這些應該辟的話，就要辟。

後面講：「作者七人矣。」作者，作，就是指的能夠辟世、辟地、辟色、辟言，能夠這樣辟的話，就叫作。這個有七個人，沒有指明那些人。大概在後面指出這些人，大部分都在其中。比如說，長沮、桀溺，這個在當時，一般人都認為這些人都 是隱士。為什麼作隱士，他或者是辟世、辟地，都是逃避那些應該逃避的世間、地方、國君的顏色、國君的言，就是這些人。後面七個人，有的是，有的也有些考據不是，大部分都在其中，這不必詳細考了。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請看六一三頁，「子路宿於石門」，石門，根據古人注解，是魯國的城門，魯國在南邊的一個城門，叫作石門。子路為什麼宿在這個石門呢？因為當時孔子周遊列國，後來要回到魯國來。天色晚了，子路就在魯國南邊的城門休息，就是住在城門邊。到了早晨，城門一開的時候，子路晚間到了石門，因為很晚，那個城門已經關起來了，子路就進不去，早晨開了城門。負責守城門的那個人，也沒有名字的，叫「晨門」。他一開門，就看見子路要進來。「奚自」，奚當何字講，自就是從。奚自，你從那裏來的？子路就說，來「自孔氏」，從孔氏那裏來。這個晨門一聽，喔，孔氏。孔子在當時是一位聖人，各國都知道，何況魯國，魯國人一聽到孔氏就知道是孔夫子。這個晨門一聽子路說：自孔氏。晨門就問了：「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你講的孔氏就是那一位，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孔氏嗎，這就是指的孔夫子，孔夫子就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

根據皇侃的解釋，他說，「孔夫子知世不可教化」，在魯國知道魯國那時候，沒辦法把聖人之道教化下去，很難了，「而強周流東西」，強是勉強，周流東西，東西代表東西南北，周流就是周遊列國的意思。所以孔夫子知道，在自己的魯國，拿聖人之道教化，是沒辦法再教化下去，所以他就勉強的周遊列國，這就是「知其不可而為之」。到了各國，所到之處各國的君臣，都沒辦法來接受孔夫子所講的那個道。孔夫子講道，孔夫子想藉著看看，那一個國家君主能夠實行王道。但是各國的君主，以及君主朝廷裏那些臣子，都不能接受。要實行王道，怎麼實行法？對內就要實行仁政，要愛護老百姓，對外也不要這個國家，侵略那個國家，這就是王道。孔夫子那個時候，跟這道相反的，雖然如此，孔子所到的那些國家，雖然勸這些國家要實行王道，各國的君臣都不肯實行王道。這雖不可行，雖然不可行，孔子還是要到處找、到處跑，周遊列國，這就是知其不可而為之。不可就是到各國君臣那裏去，人家都不肯接受他的建議，不肯實行王道，這是不可，雖然不可，孔子還是到處找機會，這就是知其不可而為之。

講到這章書，根據黃式三的《論語後案》，他就根據《皇侃疏》的解釋，孔子還是在周遊列國，他在國外，就先叫子路回到魯國來。《論語後案》裏面就根據《皇侃疏》解釋，「值莫」，值、正好，莫，這個莫是朝暮的暮。這是暮的古字，本來暮就是這個字，後來這個莫借用別的意思，因此在莫字下面加一個日字，那個就是後來的暮字。我們一般就認識那個暮字，實際上這個字就是原來暮字，朝暮的暮。為什麼呢？你看造這個字，上面是個草字頭，下面也是草，日就是落到草裏面去了。傍晚太陽下山的時候，山上都是草，太陽落到草裏面，就是傍晚、暮了，這莫字是它的本意，就是莫。所以在這裏，「值莫，而宿於魯之城門外」，宿於城門外，早晨要開城門的時候，就是前面一段問答。這就了解守城門的、叫作晨門，這位就是隱士。這個隱士也許就是前面講的，作者七人矣，七人之中，這個晨門就是其中的一個人。由這裏看，辟世、辟地等等，這個晨門就是，他看城門事情雖然很小，他就能夠隱藏他的身分，連他的名都不要，所以在經文裏面只能說是晨門，晨門就是守著這城門。晚上關門，早晨開門，就擔任這一分工作，就是這麼一個人。這個人，你不要小看他，他就是一位隱士。

論語講要講記【憲問第十四】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現在請看六一五頁，「荷蕢」的人也是個隱士。「子擊磬於衛」，磬是用石頭作的，古時候樂器的一種。孔子的教育，學聖人就是從禮樂開始學。禮是要講規矩，要講恭敬、講禮讓。樂是要講和諧，就是從禮樂上面學聖人。因此，孔子在衛國的時候，擊磬，磬是一種很好的石頭，近乎玉，還沒有到玉那樣好，這個石頭磨得很薄。它這個形狀，好像一個東西折起來，比如說，這個形狀，這一邊長，這一邊短，磨得很薄，上面可以吊起來，一個孔吊起來，敲起來，聲音很清脆，那叫磬。在衛國的時候，在他住的那裏，在門裏面擊磬。這個擊在古時候樂器，那一種樂器，有不同敲打的用詞，這個磬用擊，叫擊磬。要是其他的樂器，有別的用詞。任何一種樂器，它有五個基本的音，這基本的音就是宮商角徵羽。宮音在中央，其餘的分配在四方。分配在四方，連中間這個有五方，就是這五個音宮商角徵羽。為什麼講五，

五是根據金木水火土五行來的。各位要是研究《易經》，孔夫子在寫《易經》〈繫辭傳〉裏面，講得很清楚。五行來自陰陽二氣，陰陽二氣來自太極，太極就是真如本性。所以這個五音要配合得很和諧，那一個音也不能過分；過分，你這個音就侵佔別的音，那就不和諧了。所以五個音都不能缺少，一首好的曲子，五音不能缺少，五音都是和諧，在這種五音不能缺少，而且又能和諧的話，就能引導人心，由陰陽二氣見到自己的本性，這是用音樂來明心見性。禮也是，禮是講規矩，規矩也是從金木水火土這五行來講的。要守住這個形式不要亂，然後由這個形式進入到恭敬禮讓，那就是明心見性。所以儒家講的這個學術，這是整個說起來一個系統，跟佛法是一致的。所以我們研究《論語》，無論研究那一章，孔夫子都是指導我們，從經文所講的這樁事情，然後一步一步研究，研究到明心見性，它有這個作用。

所以孔子在衛國擊磬，「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荷蕢，荷，現在這個字有草字頭，原始字不要草字頭，就是何字。何字就是背在身上、負荷的意思。因為後來，這個何字，移作別的用處了，所以在上面再加一個草字頭，這叫荷。這裏荷就是背

在背上。蕢就是一個器具，有的是用草作的，有的是用竹子作的，這叫蕢。它是來搬土用的，大概這個人是種田的，他背著這個蕢去工作。這時候他過孔氏之門，經過孔夫子所住的門前。者，者就是指荷蕢那個人。「曰」，荷蕢的人就說了，一聽孔夫子在門裏面擊磬，他說了：「有心哉，擊磬乎。」這個擊磬的人是有心的人。只是講有心人，含意很多，他說孔夫子有心。有心人，有淺講、有深講。就普通人講，他還沒作那樁事情之前，那有什麼表示，他是有心人；對孔子來講，有心人，他是要實行道。儘管荷蕢的人，他的理解，是不是孔夫子要行道這個有心，那就不必管他，這個荷蕢的人只是說，孔子是個有心的人。說了之後，「既而曰」，既，說了話以後，說有心哉，擊磬乎，說完了以後，馬上就說了，「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鄙哉，是說硜硜乎，硜硜乎就是孔子擊磬的聲音。在擊磬的時候，硜硜，發出那聲音來，沒有變化，一直在那硜硜的敲。荷蕢的人講，唉呀，這聲音很鄙，為什麼呢？「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荷蕢的人講，他說，他的理解，說擊磬的人、指的孔夫子，「莫己知也」，沒有人知道他，沒有人知道孔子。「斯己而已矣」，孔夫子應該為自己、但為自己，不必為別人了。這是荷蕢的人認

為孔子應該為自己。

但是我們雪公老師不是這個解釋法子，那怎麼講呢？「莫己知也」，根據上面鄙哉，硜硜乎。從這上面看來的意思，荷蕢的人意思，雪公老師的解釋不像一般的古注解釋，古注就是前面講的那個意思。我們雪公老師解釋，莫己知也，這個己字，後來有人把這個己字改為已字，那就錯了，應該還是己字。己字是怎麼解釋呢？荷蕢的人是說，孔夫子這個擊磬，把這個磬擊得硜硜然，只知道在那裏擊磬，硜硜然一直在叫，莫己知也，而不自知，只把這個磬擊得硜硜然，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忘了自己，就是而不自知的意思。下面這一句，「斯己而已矣」，斯己這還是己字，荷蕢的人說，擊磬的人、指孔夫子，只知道自己而已。前面那個莫己知也，是把磬硜硜然在那叫、在那裏擊，擊得自己都不知道，莫己知也，而不自知。後面這一句，斯己而已，只是知道自己。那麼只知道自己，這是什麼意思呢？那個荷蕢的人就是批評孔夫子，你但知道自己，而不知道這個時代環境。這個時代環境，大家都是無道，天下無道，你在這個天下都無道的時候，你還是把這個磬，在那裏硜硜然敲擊，

擊著擊著自己都不自知，都忘了我。你這樣作，只知道自己要將這個道行出去，而不知道這個時代環境，是這個意思。後面斯己而已矣，你只管自己一心要想把這個道行出去，而行不出去，這跟時代環境很有關係。天下都無道，你這道怎麼行得出去，是這個意思。照這樣的解釋，符合經意。

荷蕢者說完了以後，再加上後面這幾句話：「深則厲，淺則揭。」這是荷蕢這個人引用《詩經》裏面，這在《講要》裏面寫出來了，他引用《毛詩》，《毛詩》就是《詩經》由毛亨傳下來的，而且加以注解，叫《毛詩》。《毛詩》所注解的《詩經》，在《國風》裏面有《邶風》，《邶風》裏面有《匏有苦葉》這一篇詩，這一篇詩裏面就是這兩句，深則厲，淺則揭。根據毛亨的注解，《毛傳》、就是毛亨的注解，再根據《爾雅》，《爾雅》是古時候一本字典，《爾雅》裏面有《釋水》、解釋水的。綜合這兩者的注解，淺則揭，揭是什麼呢？就是把衣服提起來，這在什麼情況呢？古人要過水的時候，比如說，這是一條河流，你要過這河流，水要是淺的話，可以把衣服、用手把它提起來，那個衣服不會被水沾溼了。揭就是揭衣，這是講衣服提起來，

這是過淺水可以提衣，免得衣服溼了。如果上面一句話，深則厲，這水、河流裏面的水比較深，深到什麼程度呢？我們人的膝蓋以下，水在膝以下就算淺，你把衣服提起來可以；如果水深到膝蓋以上，衣服提起來就不行了，衣服提起來還是溼的，就不如把衣服放下去，不用提起來了，衣服溼就溼了，就將衣服垂下來過這個河。荷蕢的人引用這兩句詩，意思就是說：一個人遇到什麼環境，你不要固執一成不變。一成不變事情很難行得通，你要把一樁事情辦得通，而沒有阻礙，那就要認識環境。所以後面這兩句詩，就是教一個人，你在世間要適應環境，遇到那一個環境，你要有適應的方法。他是這個用意，舉出這兩句詩來印證他所講的，你不要只顧自己，照應前面有心的人。你雖然有心，要把這個道行出去，但是這個世間的大環境，使你這個道行不通。荷蕢的人是個隱士，他的意思，就是孔子你在這個環境，道既然行不通，那就不必勉強，你還是跟荷蕢的人一樣，我就隱藏起來算了，他是這個意思。但是要知道，前面那個晨門講，孔氏，是知其不可而為之，雖然當時天下都無道，孔子要想找一個國家，能夠實行王道，找不到，雖然找不到，孔夫子還是不願意作隱士。不願意作隱士，這在荷蕢的人講，你好像是徒勞無功，荷蕢的人他是不

了解聖人。

孔子聖人到世間來，幹甚麼呢？到世間來，就是教世間人學道、學成聖人。學成聖人幹甚麼？就是要解決天下任何人都有的生老病死問題。天下不管是那一種人，官位作到天子那麼高，或大財富，古時候，遠古不必說，就說石崇，石崇家裏錢財多到多少，他自己也不知道。就拿現在來講，全世界每年都有統計，全世界最富有的大企業家、大財富的人，排名起來，從第一個富有，到第二、第三、第四一直排下去，臺灣也有，臺灣在全世界富豪名單之內也有好幾位。你說古時候的那些大皇帝，以至於現在那些大財富的人，他們該什麼時候死，他就在什麼時候死。皇帝說，我命令閻王小鬼不要來，命令得了嗎，那個閻王小鬼要來抓他，他就乖乖的跟他去，天子的權威到那個時候沒有用處。不但死的時候作不了主，天子生病的時候也不行。古時候或現在的大財富，他有病的時候，他還要找醫師來給他治療，醫師治療得好、治不好，還有問題。這個大財富要死的時候，想說我有這麼多錢，拿這個錢來向閻王、向這個小鬼來交換。我把這個錢來交給你，讓我多活一個時候，

閻羅王也不會跟他交換、也不接受他的，這些沒用處。大學問家或在世上是世界級的學術大師，他的生老病死，他自己也敵不過。雖然說你有學問，而有學問生老病死問題你解決不了。所以孔夫子到世間來，目的就是教人家學道，學道學成功，聖人學到了，就能解決生老病死的問題。只要開始學，往這個道上去學習，有生之年，他的障礙就去了很多，我們必得這樣來研究的話，才知道孔夫子聖人，他也是在世間來教化眾生，這樣看起來，那裏像荷蕢他所了解的。

我們學孔夫子，就要學孔夫子，這種一心的來學道。一心學道，我們就是學聖人，穩穩當當的，就能一步一步學得好。所以儒家的學問好在那裏，就拿這些事實來告訴我們，我們照這個事實來學，就能學成聖人、就能成佛。這章書要這樣去研究，我們在學的時候，不要怕世間任何的環境不好。環境雖然不好，很多人之中，他有好的，前面講過了，他惡習氣比較少，善根多的，你跟他一講，他就能接受。這在你來講，你就是君子儒。孔子教他的學生說，「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小人儒就是看看世間環境不好，我就是隱藏起來、獨善其身，君子儒是要兼善天下，

一方面自己學，一方面要把你所學的來勸告他人。這就佛法來講，就是行菩薩道、自行化他。這個自行化他在《論語》裏面，處處都是教我們這樣學，《論語》每一章經書，就是從經文所講這些事情，就從事情來往這個道上去學。我們在學《論語》的時候，大家要發心把這個道弘揚出去，你要跟別人講的時候，把這個道理講出來，你就是孔夫子的好學生。

論語講要講記【憲問第十四】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請看六一八頁，「高宗」，根據《皇侃疏》，皇侃注解《論語》，他說，這個高宗就是殷家、殷高宗。殷朝的高宗他是中興之帝，他把殷家、曾經有一度是衰下去，到了高宗，他又把它中興起來。他的名字叫作武丁，武丁為什麼叫高宗呢？就是他的道德很高，人家崇敬他，稱他為高宗。「諒陰」，諒陰有時候讀梁庵，兩種都可以。諒陰，根據各家注解，採納鄭康成的解釋，是指天子居喪的時候，所住的凶廬。凶廬本來字是梁庵，諒陰這是同音假借。本字是梁庵，梁是屋梁的梁，庵是簡陋的一個房屋。所以在這邊講諒陰，或者是講亮陰，都是假借字。梁庵，古時候講父母之喪的時候，孝子一定要守喪三年，守喪三年不是住在自己平時住的那個房間裏面，他在房屋外面。比如說，這是一棟房屋，這棟房屋這是長方形的，古時候房屋外面有一道牆，他用一根木頭，從屋頂那個牆頂上撐下來，這是梁。兩邊用草把它遮蓋起來，這個孝子就住在這裏面，這叫梁。那個草覆起來，外面遮遮風雨，那是庵，

叫梁庵，住在這個簡陋的地方叫凶廬。

這個時候，子張就問了，問什麼呢？「書云」，書云就是《尚書》裏面、《書經》裏面講的，「高宗諒陰」，或是諒陰都可以，「三年不言」，三年，住在梁庵守喪三年。高宗他的父親死了，按照喪禮，他要守喪三年。住在梁庵裏面，飲食要很簡單，是住在這個地方。不言，就是不要管這個政治，不要隨便說話。子張就問了，像這樣的情形，三年不言，就是不去治理天下，「何謂也」，這個意思怎麼講？天子父親死了，他繼承天子，守在梁庵裏面，三年不理政治、不過問政治的話，天下怎麼治，他問這個意思。

孔夫子就講，「何必高宗」，看下面這一句話，「古之人皆然」。你拿《書經》裏面所講的這兩句話，你對它起了疑問了。不但是高宗這樣的，古時候的人皆是如此，古時候天子、諸侯都是這樣。「君薨」，國君薨了，古時候要分清楚，天子死叫崩，國君死叫薨。薨總的意思包含了無論天子、諸侯。「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朝廷裏文武百官，各人辦各人的事情，聽於冢宰。冢宰就是宰相、後代的宰相，在古

時候叫宰。由他來指揮，聽他總指揮。三年，這個時候守喪三年，他一切政治事務都交代冢宰，冢宰指揮百官，各人辦各人的事情。這樣的時候，三年之喪沒有問題。

這章書孔子講，一定要立著古時候這個禮來行事。而武丁、高宗特別重視這個禮，大概到後來，孔子那個時候、春秋時候，大家不重視禮了，所以才有這一章經書。我們學《論語》，禮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前面講，禮樂，就是從這裏學聖人。

論語講要講記【憲問第十四】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請看《論語講要》六一九頁，「上」，這是指在上位的人，古時候就是指君主，包括天子、各國的國君，都是上。在上位的君主要是「好禮」，下面的「民」，一般民眾就容「易使」，這個使是包括派他去作事情、叫使用，最重要就是治理的意思、好治理。注重的這兩句話在「好禮」這兩個字。禮，在六藝裏面，禮、樂、射、御、書、數六藝，開頭就是禮，這是孔夫子教一般學生，在脩行的工夫上，就從禮開始。這在《論語》前面也講過，「博學以文，約之以禮」，這是孔夫子講教育的一個要領。在學問上面要廣泛的來學，在理論上面能夠貫通，正式用工夫來脩行的話，要一門深入，這叫約。約就是選擇一個法門，從這個法門裏面來脩，就能成就，這一個法就是禮，約之以禮。

所以在這一章經裏面，講好禮，不但在上位的人要講究禮，而且要好禮。好是什麼呢？好，不但研究這學問、研究這個理論，了解這個理論之後，實實在在的去這樣學。照著這個禮所講的，一方面自己這樣學，一方面你是個人君、在上位的

人，也拿這個來教化一般人。這個禮怎麼樣去學習，怎麼樣去教化人家？禮有禮的形式、有禮的本質，形式就講規矩，不講規矩，這個學不好，不講規矩就亂了。有規矩，他能夠辦事情有一定的程序，跟人家來往也有一定的禮數，所以不講規矩這就亂了。講本質，禮就是敬字，敬字說的什麼呢？自卑而尊人。我們一般人多生多世以來都有一種習氣、自尊自大，這就是一種煩惱。現在講禮，就是對一切人都要恭敬。對一切人都要恭敬的話，那就把自己的自尊自大那種傲慢的心理、那種習氣，逐漸的把它除掉，除掉這個以後，才能看到自己、以及一切人的本性，本性是平等的。所以照孔夫子這種教育，從禮這上面下手，就能夠明心見性，就能破除自己的煩惱。以這個禮的本質，一方面自己往裏面用工夫，自己有了工夫就是身教。有了身教然後教化一般人，人家就能感受到你是個人師，值得他跟你這樣學。如果自己沒有好好的這樣學，不下工夫，那個理論講得怎麼好，人家一看，即使你是在上位的人，人家不會跟著你學。這就是儒家講成己成物，就在禮上面成就自己，在禮上面成就物，物指的一般人。所以好禮，好這個字重要。有人問孔夫子，你的學生之中，有那一些學生好學？孔子沒有講別的，他說，「有顏回者好學」，顏回怎麼好學

呢？顏回，孔子教他一門學問，他就一直就在那學，用工夫在那裏來實行，這就是好學，好學是包含真正的用工夫。

所以這章書，講在上位的君主，要好禮。你這一好禮，上下兩句都有因果的關係，上好禮為因，下面，則民易使也，就是果。你一好禮，一方面自行，一方面化他、教化他人的話，人家就容易受你的教化，這就是你的成果。就自己這方面來講，你好禮，一天一天的往裏面來學，你就一步一步的能夠見到自己本性、見到別人本性，這平等之法，你就能得到。所以易使，易使，就拿純粹辦政治來講，真正這樣作、好禮的話，你這個國家，無論是大國、無論是小國，國內那些民眾都會聽你的。為什麼呢？你這樣好禮，你所為老百姓辦的事情，要老百姓來跟你合作。老百姓知道，他們會感受到的，真正是為他們自己好，他們都會聽從你的指使。使就是你發布命令，他們會誠心誠意的來聽從你，政治上的一切指使他們怎麼作，他們就是會照你的意思來作，不會有什麼抗議的事情。後代，不管是君主也好、是民主也好，你作的事情，引起一般老百姓來抗議，自己要先檢點，是不是真正為老百姓好，這

個在政治上也很重要。這一章我們就這樣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要好禮。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
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
諸。

請看六百二十頁，先把文字看一看。「子路問」孔夫子，怎麼樣來學為「君子」、學作君子。孔子說「脩己以敬」，要成為一個君子的話，脩己，就是自己要脩行。自己脩行什麼？拿個敬字，脩己，以，就拿這個敬字來脩持自己。脩，這個字怎麼講呢？脩，就把自己不好的習氣、傲慢自大的這種煩惱，損人利己這些自私自利的心，把它脩掉，叫脩己。怎麼樣脩己，就拿這個敬，拿敬字來學、來脩。子路一聽之後，曰，下面是子路說的，「如斯而已乎」，如斯就是指的脩己以敬，這就已乎，而已，已就是止了，到此為止，就夠了嗎？如斯，脩己以敬就行了嗎，就夠了嗎？「曰」，下面這個曰是孔夫子說，「脩己以安人」，自己脩己以敬，同時以這個來安人家，來安人。「曰：如斯而已乎。」這個曰就是子路又問，這就行了嗎？「曰」，下面孔子講：「脩己以安百姓」。再把它推廣出去，來安百姓。講到這裏，孔夫子就

不等子路再問，孔夫子自己就加以解釋了，「脩己以安百姓」，別說君子了，就是古時候，「堯舜其猶病諸」。堯舜，那是在天子之位的聖人。其猶，其猶指的就是堯舜，堯舜他們，猶病諸，猶是尚且的意思，病諸是什麼呢？諸是之乎這兩個字，之乎這兩個字念得很快就是諸。意思就是說：脩己以安百姓，就像古時候在位的聖人、堯舜這兩位，他們也感覺得病諸，也感覺很難，病是當很難為的意思。病諸，就是病之乎，是活動的口氣，他們都還不能夠完全辦得到呢？

這裏我們要研究的話，一個敬字，一個安人、安百姓的安字，把這一章經這兩個字找出來研究，我們就能夠得到這一章經的用處，就好用了。先講這個「安」字，安是必得由自己來脩，脩了有工夫，才能夠安人。這個安，由近到遠，先講我們一個人都有家庭，自己脩己以敬，家庭就安了。今日之下，家庭有很多問題，從夫妻到父子、兄弟，這三種關係，今日之下都發生很大的問題，這問題怎麼發生呢？就是現在人不懂這個禮，不懂得互相尊敬。各人按照各人自己的習氣，認為自己都是對的，對方都是不對的，這就出問題了。反過來講，互相尊敬，那有什麼問題。這

個尊敬之中，包含要能夠原諒對方，對方如果有什麼過失，對方如果對我有不好的時候，我首先要反省。一方面反省自己，一方面要想對方，他為什麼這樣對待我，要用這個工夫，這就是禮。在家庭用禮的話，這個家庭沒有問題，夫妻之間、兒女之間、父子、兄弟之間，各人以禮相待，這有什麼問題，這家庭裏就是一團和氣的。推廣到社會上，你自己脩持的這個工夫，國君當然他可以教化全國的人。我們普通的一個讀書人，不在位，那怎麼呢？我們中國文化都是講人際關係，在佛法講，講緣分，中國文化也講緣分。凡是與你不管是短暫的時間、長遠的時間，與你相見、相聚的時候，都是有緣。家庭裏，那當然是長期的相聚，這個不必說，這個緣是很深厚的。就在社會上，能夠在一個機關裏同事，在學校裏面同時當老師，或者學生跟老師之間，都是緣分。你在民間作各種事業，你當老闆，你對於下面你的員工，都是緣分。有這個緣分，你就拿這個脩己，凡是你跟他接觸的人，你都能夠叫他們感染，接受你的身教。自己真正在這上面脩己，誠於中，形於外，外面的人看得出來。所以縱然你不是國君，你是個普通人。但是你讀書，你知道這個道理的話，你就能來教化與你一切有緣的人，都能教化他，這叫安人，大家都能安。脩己以安百

姓，在位的更不必說，當然能夠安百姓。

後面孔夫子講，「堯舜其猶病諸」，這個意思大家要研究。脩己以安人、以安百姓，脩己這一方面是無止境的，安人、安百姓也是無止境的，最後這一句話，你要這樣的研究。安人，安到什麼程度？中國文化講這個教育，古時候作天子、作國君，一方面辦行政，一方面就是辦教育，就是孟子所講，「作之君、作之師」，你是君主，一方面是民眾的君主，是人君；一方面你就是他的老師。就拿老師來講，自脩沒有止境，止境是什麼呢？有止的時候、那個時候，就儒家來講，作到自己真正的成為聖人了，在佛家來講，成就佛了。在佛家講成就佛，講到最高的境界，那就是把見思惑、塵沙惑、無明惑，全部斷得乾乾淨淨。天臺宗講究竟成佛，六即佛就是究竟即，那就成了佛了。但是再寬鬆一點講，別教菩薩登上地了，圓教菩薩登上初住了，他就是證到自己的法身，那就是法身大士了，證到自己一部分法身，他就可以在十方世界，表現八相成道。儒家學聖人能夠學到這種程度，也就成為聖人了。成到究竟的時候，那就是像孔子這樣的，那是成為聖人了。儒家成為聖人的話，最低限

度，比照佛法所說的，他能夠證到法身，比照別教菩薩登地、圓教菩薩入了初住，就可以了。我們是凡夫眾生，我們不了解孔夫子的境界，但是從孔夫子他注解《易經》，在《論語》裏面記載孔子這些言論，從這些學術來看的話，孔夫子一定是地上的菩薩，登地的菩薩沒問題。不是登地菩薩，《論語》裏這些言論的話，說不出來的。尤其是在《易經》裏面，他注的、親筆寫的〈繫辭傳〉，不是法身大士寫不出來。所以孔子在這裏講，脩己以敬，拿敬字來脩己，無止境的。安百姓的這個安，也是沒有止境的。自己用敬來脩持的話，我們普通的凡夫眾生，什麼時候才能夠證到自己的法身，不是這一生就能辦得到；再要教化別人，教別人也能夠見到、證到自己的法身，也不是這一生能夠辦得到，所以後面講，堯舜其猶病諸。各位要問，堯舜已經是聖人了，他怎麼還有感覺辦不到的事情呢？堯舜是聖人，但是要教化天下人的話，天下人，你叫他來學聖人，見到自己本性，那談何容易？教天下人、任何一個眾生，都不容易。就算你把天下人，教了不少人都能夠明心見性，但是天下人那麼多，都能把他們全部教化過來，誰能辦得到。說到最後，堯舜其猶病諸，這一句話，要從這方面這個意思來想。不從這個意思來想，最後這一句話，那就是我

們對它了解得不透徹。不透徹，自脩、度化別人，那就是有些障礙，這是最後一句。

再來我們就研究「敬」字，過去雪公講這個敬字，拿《禮記》《曲禮》，開頭就講這一句：「毋不敬」，接著講「儼若思」，再就是「安定辭」，這三句，下面再講，「安民哉」。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就是身、口、意三業，這個三業的話，包括言語、身體、意識——意業。身、口、意三業都要清淨。三業清淨，在佛家來講，身業清淨、口業清淨、意業清淨，從身體到心裏都是清淨。三業清淨與十惡業相對的，眾生在世間，造十惡業就是三業都在那裏造惡業。造這個惡業都是多生多劫以來那種惡習氣在那裏，使得這個人不由自主，起心動念就是要造殺、盜、淫、妄這些業。現在學《論語》了，學儒家這個學問了，就跟學佛法一樣的，就把凡夫眾生那個身、口、意三業，整個把它反過來講。凡夫眾生身體殺、盜、淫，口妄語，意業就是那些煩惱在裏面。意業重要，身業、口業都是意業在那裏來指揮。意業，任何一個凡夫眾生，起心動念就是要損人利己。所以三業清淨，身、口、意三業都不造業。不但不造業，不造惡業，這裏講清淨的話，清淨到一塵不染。淺的工夫把見

思惑斷除，見思惑還沒有斷除之前，把見思惑能夠伏得住。能夠把它壓伏下去，不讓它起作用。見思惑，貪瞋癡慢疑這些見惑有十種、十使，思惑由貪瞋癡慢分開來也有幾十種，凡夫眾生斷不了，這一生斷不了，能夠伏得住就是了不起了。工夫好，斷了見思惑，還有塵沙惑，還有最後的無明惑。這個三業清淨，我們開始學的時候，就是從伏惑開始，把見思惑能夠伏得住。

心裏想，自己雖然沒有造業，看那個大眾傳播媒體裏面的新聞報導，演藝人員演出來那些影像，無非是教人家殺、盜、淫、妄，自己沒有造業，看見外面那些境界，好像我沒有造業。眼睛看見，從眼睛收到裏面去，收到自己第八識——八識田裏面，變成種子。耳朵聽的那些音聲，那個不好的音聲聽進去，在第八識變成自己不好的種子。再過一個時候，遇到緣分，自己就表現了，在第八識裏面種子就出現了。出現的話，原來是看外面人殺、盜、淫、妄，等到自己八識田裏那個種子一起現行，就是自己在那裏造業，造殺、盜、淫、妄的業，你看看這個，我們講學術思想，這樣的「研究」，可怕了。所以孔夫子教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

動。」勿視、勿聽，不要看，不要用耳朵聽。勿言，就是不用嘴巴說出來，勿動就是不要動心，這就是三業。但是在孔夫子那個時候，可以作得到，今日之下，誰也作不到。你說那一家裏沒有電視、沒有報紙。重要的，看了以後、聽了以後，自己當下就把它消毒。根據這個理論，把外面的境界，馬上就等於消毒一樣，把毒消除掉，這就是不怕念起，就怕覺遲，所以這個敬字要三業清淨。在今日之下，看見外面一切境界，我們當下就能夠把那些境界消除掉，怎麼消除呢？自己提高自己的警覺。這一章書就是這樣的研究，這樣研究的話，最後才知道，堯舜其猶病諸，這是無止境的。不到成為聖人，佛家不到成為究竟佛的話，沒有止的時候。脩的時候，就要這個敬字，求其三業清淨。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現在請看《論語講要》六百二十一頁，「原壤」這個人，他的學術思想跟孔子不同，但是孔子還是跟他交朋友。這一次孔子到原壤那裏去，去訪問原壤，這就知道，不是朋友不會去訪問他。比如說，魯家陽貨，孔子決不會去訪問陽貨。這個時候，孔子到原壤家裏去訪問，「原壤夷俟」，他夷俟，夷俟是什麼呢？坐在地上。古時候，在孔子那個時候，一般人的坐，席地而坐。鋪上一個席、作墊子，那個席就鋪在地上，然後就坐在席子上，叫席地而坐。沒有像我們現在坐在椅子上面。雖是席地而坐，也有禮，也有規矩。怎麼坐法呢？古時候坐法，先跪在席上面，兩個膝蓋跪在上面，身體很直，叫長跪。然後身體往後面移動，在跪的時候，大家知道，兩個腳是在後面，膝蓋是在前面著地，膝蓋以下，小腿連同腳這個在後面，這叫長跪。正式坐的時候，身體移到後面，就是坐在小腿和腳後跟，坐在這個上面。那就是把臀部、古文叫作尻，尻就是自己的脊椎骨最末端，那叫尻，坐在後面那個

小腿上，那個是正式的坐法。跟印度不一樣，印度，你看大家都是盤坐，中國的不是那樣坐法。但是原壤這個夷不是這樣，夷就是直接把臀部就坐在席子上面，兩個腿不是在後面，而是伸到前面來。這樣一坐的時候，就跟畚箕一樣的，叫箕坐，這是不合禮數的一種坐法。原壤他的學術思想跟孔子不同，孔子講禮，他就是不拘那些禮。所以當孔子來的時候，他就那樣的坐法，坐在席上面，兩腿伸到前面來。俟就是等候，坐在那裏等候孔夫子來。孔夫子來了，看見他這種坐的形式。跟孔子來的人，就是跟孔子來的學生。孔子聖人他不在意，你怎麼坐那是你的事情，孔子不管。但是跟孔夫子來的學生、孔夫子的弟子，感覺是不對了，就跟孔夫子講，他這樣沒有合禮，你還要交這個朋友幹甚麼？

所以接著孔夫子講：「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這是孔夫子對他的弟子來講的。他說原壤這個人，在年紀幼的時候，不孫，孫是對人恭敬。不孫弟是什麼呢？這個弟讀悌，在家裏不能尊敬兄長，尊敬兄長叫作弟。孝悌，在家裏對於父母要孝順，對於兄長要尊敬，叫孝弟。把這個意思推廣到社會上，凡是比自己年齡要大幾

歲的話，都要拿兄長來待他、尊敬他。孔夫子跟他的學生講，像原壤這個人，年幼的時候對於兄長不尊重，就是不弟。不孫弟，孫是謙遜，自己沒有謙、不謙虛，也不尊重兄長。長而，年紀長了，無述焉，無述是什麼呢？求學，任何人都必須要讀書、要求學。求學有了成就的時候，要教人家，教人家拿什麼教，那就是以古聖先賢的那些書，拿來教化人家。聖賢的書，那就是四書五經，那時候沒有講四書，就是講五經。五經裏面，那些經的意思，都是聖賢所講的，推到極處，都是聖人所講的道理。聖人所講的道理，聖人在那裏創作，聖人作之；賢者、賢人述之。什麼叫述呢？就把聖人創作的、講的那些道理，你不是聖人，談不上作，你只能把聖人那些道理敘述敘述，加以解釋，這叫述。孔子說這個原壤，他沒有求學，所以在家裏不孫弟；到了年長的時候，無述焉，他拿什麼東西來教化人家。孔子的意思，原壤他自己教自己都來不及了，他還來教誰。教人家叫作述，無述焉，他沒有什麼東西教人家。原壤現在年老了，「老而不死」，幼年的時候，不孫弟，長而無述，這個人活在世間，對世間人有什麼貢獻呢？沒有貢獻，他還活到老年，活到老年還不死，這個叫作賊。賊是於世間人沒有用處，對人沒有好處，只有害處，有害於人叫作賊，

「是為賊」。這賊並不是偷人家、搶人家東西，而是對於人有害處，那就是為賊。講完了以後，「以杖叩其脛」，孔夫子手裏拄著拐杖，就拿拐杖敲一敲原壤的脛。脛是什麼呢？脛是他伸出來兩個腿，從膝蓋以下到腳這叫脛。叩叩他，你這個老而不死的人，還賊害世間人。這是一種老朋友的話，而不是一般注疏的人所說的，這是來攻擊原壤。一方面跟老朋友講，一方面把前面這些道理、這些話講給他的學生聽，講完了以後，以杖敲一敲原壤的脛，這是老朋友的表現。

所以依照雪公這樣的解釋，把這一章書原意完全解釋出來，也把孔夫子這種待人接物之道，也講出來了。孔夫子待朋友，就是這樣待法子。雖然學術思想跟孔夫子不相同，而且是相反的，孔夫子還是照樣的跟他交朋友。為什麼照樣的跟他交朋友，這在《禮記》〈檀弓〉篇裏面就講過。《禮記》〈檀弓〉篇裏面記載的另一樁事情，就是原壤的母親死了，孔夫子去到原壤家裏，幫助他治喪。這個時候原壤登上他母親的棺材上面，不但沒有哀慟的這種表現，而且唱歌。也是跟孔夫子一起去的學生，就講，像這種人，你還不趕快跟他絕交，還要跟他繼續交朋友嗎？孔夫子跟

他學生怎麼講呢？這就是說，「親者不失其為親，故者不失其為故。」親者不失其為親，就是講原壤，原壤看見孔夫子來幫助他治喪的時候，他心裏一歡喜，唱歌了，就自然的表現出來。他的唱歌，是因為孔夫子來幫助他治喪，他替母親這樣歡喜，這是親者不失其為親。原壤還是不失為對於母親的孝，盡其孝道，不過他表現得不同而已。後面這一句，故者不失其為故，故是老朋友。他說，我對於原壤，我繼續跟他作朋友，我是念在他對於他的母親，沒有失其孝順之道，雖然表現出來的，讓人看起來，這是不好。實際上，在孔夫子看來，他還是對他的母親還是孝的，就這一方面來講，我對原壤這老朋友，還不要絕交，跟他交朋友，他這個人是性情中人，很直爽。所以第二句話，是孔子對於原壤，一種交朋友的交友之道，交友之道不是完全注重形式。聖人教我們要注重真誠的心，所以他是故者不失其為故。

拿那一章、那一樁事情，來幫助了解這一章經，我們就好懂了。孔夫子對於原壤，上面講那幾句話，是對他學生來講。對他學生來講，還不是對於原壤真正有惡意，沒有什麼惡意。所以講到幼而不孫弟，只是不合乎儒家所講的這個禮而已，不

合乎禮的形式而已。也許原壤在家裏，跟家人相處，決不會像現代人，家庭裏面父子不和、兄弟不和、夫婦不和。在孔子雖然講的話，幼而不孫弟，實際上意思可能不是那個樣子，只是在形式上而已。長而無述焉，長而無述焉就是沒有符合儒家這種禮數來講說而已。原壤其實那裏沒讀書，他有讀書的。無述就是說，沒有照儒家、把經書、禮數來跟人家講，他有他那一套的學問，是這樣的意思。所以孔夫子對他，認為還是一個好朋友、還是老朋友。最後，以杖叩其脛，就是跟老朋友開玩笑。不是真正的用拐杖，真正來打他，不是那個意思。從這裏我們了解，孔夫子交朋友有交朋友之道，他一切都是注重他的本質。原壤的本質值得交朋友，孔子才跟他交朋友。形式上面、禮數上面，看起來跟儒家這個禮相反的，孔夫子不注重這個。對待原壤這個學術思想不同的人，他能從他的本質上面來跟他相處，這比我們現在的人，只注重形式，不注重他的本質，那個大不相同的。我們學孔夫子，就學這個，學這個道理，從這個意義來學習，我們所交的朋友，那才是真正的好朋友。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請看六二四頁，「闕黨」就是闕里，黨這個字是一個地理上面、行政區的這一個名詞，它不是後來的人講政黨，不是那個意思。闕黨就是闕里，也就是孔夫子的故鄉。在這裏面，住在闕里有一個童子，「童子」，是未滿二十歲的人，未成年的都叫童子。「將命」，這個家外面有客人來了，負責來招待客人的人，叫將命。客人來了，他要歡迎客人，客人要回去了，他要送客人，這叫作將命。將命，一般都是由成年人來擔任的。這個童子，他擔任將命。雖然擔任將命，你是童子、未成年，不能跟成年人那樣的。跟客人不能夠平起平坐，要按照童子這個禮來迎送客人。客人來到家裏的時候，怎麼樣招待客人？童子有童子的禮數，童子沒有按照這個禮數來將命。「或問之曰」，有一個人就問孔夫子。問之，就問闕黨童子將命這樁事情。「益者與」，益者就是，是不是這一家的主人，教這個童子藉著將命，來得到益處。得到益處就是得到教化的益處，學學怎麼樣接待客人，怎麼樣招待客人，學會了，對

童子有用處？就是益者與，與是問的人一種疑問的話。

「子曰」，孔夫子就說了，「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你問這樣對於童子，是不是有益處。孔子說，我看他居於位。童子、未成年的人，不能坐在成年人的座位上。居於位，他就是坐在成年人的位上。還有童子，與先生，先生就是先他而生的人，就是比他年紀大的人。照一般來講，他跟年紀比他大的人，不能夠並行。並行是並肩而行，比他年紀大的人走在那裏，他按照道理，要在先生的肩後，不能並肩。並肩是兩人並排的往前走。「隨行」，隨在先生的肩後，在他肩膀之後，跟他的先生這樣行，不能並行。孔夫子說，我看，其就指的闕黨童子。我看他，看見他與比他年紀長的人在一起並行、並肩而行。這樣看起來，你說他益者，他不是求益者也。求益者也，你就應該不能坐在成年人的位上。跟年長的人，比他年紀大幾歲的人，不能跟他並肩而行，要跟在他的肩後來行。我看他不是這樣，看他與先生並行，這個不是求益。要是求益的話，那就應該懂得這個禮。他沒有這樣作，所以非求益者也。而是「欲速成者也」，他這樣不講究禮貌，不知道

要謙虛，他怎會有什麼受益，不會有受益，只是求其速成。速成，一切不守禮貌，求其趕快成就一個人、作一個成年人。作成年人的話，不是這個學法子，你必得守住這個禮，他是欲速成者也。欲速成者也，不守住禮，他怎麼成呢？不守禮而求其成，那速成，欲速不達，愈想很快成，愈是不能成，孔夫子是講這個道理。

講這個道理，為什麼呢？孔夫子不是主動的講，是因為或人問了之後，孔子再表示他的意見出來。孔夫子雖然表示這個意見，是對於闕黨童子來講的。我們研究這一章經書，就要從孔夫子所講這個道理，我們就要學。我們自己雖然不是童子，但是我們家裏有子弟。對於教子弟，就不能夠像闕黨童子這樣，就要教家庭子弟。古時候有古時候的禮數，現代有現代人的禮數。雖然不能夠按照古時候禮數那樣教，最低限度，對於現代一般所講的禮，要讓子弟知道。決不可以放任子弟學習電視裏那些表演、那些言語。那些言語都是不三不四教人學壞的；那些行為，普通的也不講。就是學校裏面，舉行畢業典禮，現代人也提倡，不要規規矩矩在那裏舉行畢業典禮，換一個場所。或者就是舉行畢業典禮，你這校長、外面的來賓，也不要

那麼嚴肅的致辭，為什麼呢？免得學生在那裏打瞌睡，聽那個嚴肅的話，聽不進去。你要引起學生的興趣，最好由校長帶領老師唱一首歌，或者是舞蹈，這些學生就會打瞌睡了，他就有興趣了，現代人就講這一套。

你要學《論語》，你知道那個不能學，千萬要教自己的子弟，不要學那一套。你的子弟在學校裏讀書，讀中學也好，讀大學也好，學校它那樣作，你這個子弟要參加學校畢業典禮。回來之後，你就要消毒，告訴子弟那是不對的，你要學規矩矩的。學校畢業典禮，最後來教學生，把重要的教育，要告訴畢業的學生們。在這種場合，現在人提倡不要講了，不要講那些叫學生打瞌睡的話。在這種狀況，不講重要的言語、重要的教育不講的話。或者唱唱歌，或者跳跳舞，那個畢業典禮有什麼好的意思，不舉行也好。就是這樣舉行的話，你作家長的人，回來趕快教你的子弟，不要被那種破壞掉了。你的正知正見，你的教育，你應該要守得住。現代人很難，作家長的、作兄長的人都很困難。

所以我們從這一章經書裏面，學孔夫子的話，在現在雖然不是那樣教法子。最

低限度，也不要讓子弟受現代那種風氣，把他教壞了。你作家長的人，或是你真正是學校好的老師，有良知良能的老師。你對於你的學生、或家長對於子弟，還是根據這一章經，你還是要好好的教導自己的子弟，教導自己的學生，這一章書就要從這一方面來學。

論語講要講記【憲問第十四】

聲 明 書

徐醒民先生所講述之佛學及儒學經典，經整理成文字書籍或電子書（文字檔光碟），所有著作之重製、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及流通等行為，同意皆不受時間、地域、次數、對象等任何限制，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但任何人均不得加註版權所有，或任意更改內容，改變著作原意，影響大眾權益，亦不得作為營利為目的之用。

公元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恭印結緣（贈送品）

論語講要講記【憲問第十四】

講述者：徐醒民先生

出版者：雪明講習堂

住址：彰化縣花壇鄉長春村福德巷二號

電話：○九三二七○八四八七

承印者：昱盛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住址：臺中市西屯區永輝路八十三號

電話：（○四）二三一三八三七八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論語講要講記：下論 / 徐醒民主講. -- 彰化縣花

壇鄉：雪明講習堂, 2012.08-

冊；公分

ISBN 978-986-88660-2-7 (第4冊：平裝).

1. 論語 2. 研究考訂

121.227

101014887